

从《海峡华人杂志》（1897-1907）
看峇峇式中华性之塑造过程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BABA-STYLE CHINESENESS
THROUGH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897-1907)**

叶玉婷

YIP YOKE TENG (1100631)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EC 2017**

从《海峡华人杂志》（1897-1907）
看峇峇式中华性之塑造过程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BABA-STYLE CHINESENESS
THROUGH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1897-1907)**

By

叶玉婷

YIP YOKE TENG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
（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Dec 2017

摘要

新马峇峇娘惹族群以其文化背景之杂糅性见称，然而身份认同亦因此成为该族群反复思量的长期性议题。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嬗变，而精英分子亦试图通过报期刊的传播力量来探索、反思，甚至塑造族群在各层面之认同，《海峡华人杂志》便是显著例子。无奈，尽管峇峇在传播方面曾作出不少努力，但这些报期刊多不敌读者量之局限性而在短期内结业，故能够维系十一年的《海峡华人杂志》便更具其历史意义。该刊面世于十九世纪末，彼时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土虎视眈眈，这使身兼华族后裔与英籍公民双重身份的峇峇族群处于东西文化矛盾之高潮，对身份认同所感之焦虑亦达致沸腾点。《海峡华人杂志》虽是英文季刊，却充斥着编辑群对中国时局之关切，反映出当时峇峇族群中华民族意识之高涨。该刊在探索族群认同的过程中，选择以其中文化身份为依归，故通过各种方式多管齐下地强化峇峇族群的中华性。此举不仅是为了助族群抵御英国的文化殖民，更是对中国救国改革运动的热切支持。再者，此十一年之努力，亦助该族群塑造出一种以包容性与多元性见称的峇峇式中华性。

本文以《海峡华人杂志》为中心，探视海峡华人如何强化中华性以巩固其族群认同。内容主要以族群认同所触之议论范围分为四部分，即通过风俗、宗教、教育、性别观进行分析。第一部分讲述峇峇通过该刊对中华传统风俗之反思；第二部分观察该刊编辑如何在多元宗教的社会

氛围中推举孔教为最适合峇峇族群的宗教。接着，论文检视该刊的教育作用，观察编辑群如何通过语言、学制和伦理三方面灌输中华价值观。最后，本文分析该刊所宣导的性别观，并总结整理中国的革命思潮对峇峇族群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峇峇族群；海峡华人；《海峡华人杂志》；海峡殖民地；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族群认同

Abstract

The Baba and Nyonya community has long been known for its cultural plurality, but that is also the cause of a long-standing identity search. The community's identity and allegiance continue to evolve throughout history while Baba elites made multiple attempts to search for, reflect on and even shape that through the power of communications,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quarterly publication was one significant attempt. Regretfully, despite their best efforts, publications founded by the Babas, for the Babas, could not survive long due to scarcity of readers. This phenomenon mad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that had run for 11 years all the more valuable in a historical sense.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appeared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an ailing China faced threats from the western powers. Such international tension put the Baba Community - Chinese descendants who were British citizens - at the peak of their predicament, forcing them to confront their anxiety over identity ambiguity.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was an English-language periodical, but it was packed with the community's concern for the wellbeing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reflecting the heigh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mong the the Babas at this period of time. In its search for Baba's identity, the magazine's editors and writers had chosen to return to their Chinese roots a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ir ethnic group. As such, they embarked on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boost the community's Chineseness through this publication, an effort which not only helped to defend the community against cultural colonisation of the British, but also a show of passionate support towards China's revolution. Notably, this 11-year endeavour had also enabled

the community to shape a type of Baba-style Chineseness characterised by pluralism and inclusiveness.

The dissertation centres around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to observe how the Baba community heightened their Chineseness in an effort to strengthen their ethnic identity. Its content is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parts based on areas pertinent to the discourse of ethnic identity, namely custom, religion, education and gender view. The first part examines Baba's introspec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stoms through articles in the magazine, while the second part observes the undertaking of the magazine's editor to promote Confucianism as the best religion for the Babas in a multi-ethnic society. Following that, the dissertation studies the magazine's educational roles in inculcating Chinese values through language, schooling syllabus and ethics teaching. Lastly, it focuses on the magazine's gender view and in overall, the impact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ologies on the Baba community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Baba, Nyonya, Straits Chines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Straits Settlement,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谢词

本论文是导师廖冰凌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严谨督促之成果，若无导师不辞劳苦之教诲，相信此百余页之论文无面世之日。廖老师除了在学业上开拓笔者的思维以及传授研究学问的有效方法之外，更以身作则，让笔者见识并学习老师对治学的热诚、对学生的关爱、对身边人事物的慈悲，还有对社会贡献之抱负。在此仅向廖老师致以无尽的谢意与敬意，因为笔者所受益的，不止是学问方面的提升，更是待人处世方面的深刻领悟。

另外，笔者特别感谢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郑文泉副教授、林水椽教授和张晓威副教授的精心指导。老师们在教学上无私的奉献让笔者折服，更是笔者努力的榜样。

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感谢林雍信和谢宝駉两位同学，在撰写论文期间所给予的帮助。尽管他们工作忙碌，还是抽空分享学习点滴，并提供许多方面的协助，让笔者获益良多。

最后，笔者衷心感恩于中华研究院的成立，它让许多喜爱中文的学子能够在半工读的情况下获取中华方面的知识，向理想迈进。研究院的成立奠定中文教育在多元社会中的延续和发展，意义重大。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从《海峡华人杂志》（1897-1907）看峇峇式中华性之塑造过程》为叶玉婷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日期：26/12/2017

（廖冰凌）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 26/12/2017

硕士学位论文提交

此证叶玉婷（学号：1100631）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廖冰凌教授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从《海峡华人杂志》（1897-1907）看峇峇式中华性之塑造过程》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叶玉婷）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叶玉婷

日期：26/12/2017

目录

	页数
摘要.....	i
谢词.....	v
论文核实书.....	vi
硕士论文提交.....	vii
论文声明.....	v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2
一、中华性角度.....	2
二、传播角度.....	7
第三节 前人研究.....	13
一、关于新马报 / 期刊史的研究.....	13
二、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峇峇研究.....	14
三、文学视角下的峇峇研究.....	20
四、有关杂志主编林文庆之研究.....	22
第四节 研究范围.....	23
第五节 研究架构.....	26
第二章 《海峡华人杂志》的办刊背景.....	28
第一节 海峡殖民地时代的刊物发展概况.....	28
一、中文类报刊.....	29

二、英文类报刊·····	33
三、马来文类报刊·····	35
四、印尼伯拉纳干华人所办之报刊·····	37
第二节 海峡华人是谁? ·····	38
第三节 《海峡华人杂志》的灵魂人物 ·····	45
一、林文庆·····	45
二、宋鸿祥·····	47
三、伍连德·····	49
第三章 习俗——以理性思维追本溯源 ·····	52
第一节 以西方知识重新评估中华传统 ·····	53
第二节 殖民语境下对传统的调整 ·····	57
第三节 对中国救国保种意识之回应 ·····	63
第四节 小结 ·····	65
第四章 信仰——尊崇孔教为族群宗教 ·····	66
第一节 第一阶段（1897~1900）：强调峇峇拥有自己的宗教	69
第二节 第二阶段（1901~1904）：“世纪之交的宗教辩论”	72
第三节 第三阶段（1905~1907）：强调大同观的包容性 ···	76
第四节 小结 ·····	80
第五章 教育——多管齐下灌输中华价值 ·····	81
第一节 语言——学习中文联接中华属性 ·····	85
第二节 学制——弥补中华教育之缺席 ·····	90
第三节 伦理——遵循儒家教诲以自强 ·····	94

第四节 小结.....	98
第六章 性别观——呼应兴女学促娘惹求学.....	99
第一节 认为娘惹该发挥贤内助角色.....	99
第二节 踏出家门，接受正统教育.....	102
第三节 争取两性平权，甚至超越男性.....	104
第四节 小结.....	107
第七章 结语——塑造峇峇式中华性.....	108
参考文献.....	115
附录——《海峡华人杂志》篇目表.....	A1

第一章 绪论

新马峇峇娘惹族群在办报方面曾作出不少努力，无奈此类特为自身族群而设的刊物，多因族群文化之糅杂性而难逃早夭之命运，以致不只报刊史研究对它们视而不见，社会人文研究也无对之多加探讨。十九世纪末，中国维新思潮正炽，中国民族意识涌入海外华人社群，将定居英属海峡殖民地、长期被灌输西方教育的峇峇族群置于东西文化冲击之高潮。这种历史氛围让一直摸不着归属的峇峇族群不得不认真探讨自己的身份认同，特为峇峇族群而创办的报刊亦应时而生，《海峡华人杂志》为这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动机

由峇峇创办，又以峇峇为主要读者群的报刊是探索此族群之思想内核的重要途径。值得惋惜的是，学界对峇峇所办之报刊多只是纵向地记录其历史发展，选取其中较富代表性的报刊作深入研究的则微乎其微。在峇峇所办的报期刊中，《海峡华人杂志》是能够侥幸坚持的极少数，它撑过十一个年头，努力不懈地探讨族群之身份认同。该刊内容广泛且深入，记录了峇峇华人在面对内在（文化背景的多元）和外在大因素（东西方政治与文化之影响）所作出之回应。这段探索身份认同的漫长途径同时能够反映这个华人次族群的中华性如何嬗变，故《海峡华人杂志》在中华性之研究平台上无疑乃重要史料，却尚未获取更多的重视。

第二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

本文之研究方法为文本梳理，笔者沿着以下两个主要视角探讨：

一、 中华性角度

由于涵化程度高于新客华人，峇峇在我国华人社群中时被称“半唐蕃”，人口上的弱势更将他们边缘化。杨贵谊曾有这样的叙述：

以峇峇和娘惹为主的西化土生华人，往往把英伦看成是他们的“祖家”（福建话），即“祖宗国之意”。那个时候，如果遇到他们之中有人要到英国去，你问他要去哪里，他不说去英国，而喜欢说是回“祖家”；汉化华人恰恰相反，一般比较偏向落叶归根的意思，到英伦去对他们来讲是天大的事，但“回唐山”却是他们普遍的归属感。（1995：38）

这番话将峇峇华人的认同完全推向西方，却与林文庆所言相违。林文庆在《海峡华人杂志》创刊号之〈编者的话〉中说得斩钉截铁：“身为海峡华人，我们有幸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中缺憾，那就是我们将渐渐淡忘祖辈的文化。（1897（1）：3）”在《海峡华人杂志》语境中，“祖辈”为来自中国的先贤，“fatherland”指的是一直是中国。峇峇华人因为遗落了祖辈的文化而感觉心灵空虚，视之为生命中的缺陷。由此可见，杂志的创办有明显的亡羊补牢的意味，也显现该刊幕后工作者对其族群的中华属性之珍视。

《海峡华人杂志》是峇峇华人检视和探索族群身份认同的工具。当中文章将他们文化之杂糅性全盘摊开，中、英、巫文化各得篇幅，但是一经比较则难掩编辑群对中华文化的偏重，对此本文将提出佐证。缘于编辑群对中华文化这份特别的珍视，论文遂以之为线索加以剖析，观其中华性。再者，峇峇族群的杂糅性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模糊的身份认同也是热门话题，笔者以为，可以将有关此族群的讨论进一步推移，聚焦在他们对华人属性的维护上，看他们有无维护，如何维护。

“峇峇始终是华人，但是峇峇所呈现的华人身份（峇峇身份）则不断改变，而且会根据来自各方的影响力持续变化。”（Tan 1993: 18）英殖民时期，峇峇受英文教育，用马来语交谈，与殖民者关系良好，却依然坚持自己华人的身份，单看“海峡华人”这术语便不能漠视峇峇族群对中华文化之亲昵态度。但在这多元文化的交界面，他们如何展现自己的华人特质？如何沿袭数百年前父辈的文化特质？如何在从不间断的涵化过程中，秉持自己族群的特质，但要秉持的又是个怎样的特质？而正当西方文明欣欣向荣，中国节节落败之时，他们仍想继续传承东方文明吗？《海峡华人杂志》应势而生，谈论中华文明之文章贯彻杂志首尾，能够为解答这连串问题提供线索，也供我们探讨他们的华人身份如何经历变化。易言之，峇峇试图通过《海峡华人杂志》来找寻、塑整和捍卫自己的“中华性”。

“中华性”，Chineseness，学界也用“中国性”、“中国意识”、“华夏意识”、“华人属性”来表示，且各界持不同看法，讨论仍在延

续。王赓武表示“没有任何一种简明的答案能够让人满足”，“如果我们转而依赖更为宽泛的“文明”的观念，把所有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思想、价值和制度全包括在内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探究一种非常复杂的机制，这种机制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Wang, 1991: 1-2）既然难以定论，他继而提出：“所谓‘中国性’的精要，就是那种非同凡响的绵续性，它随着世代的推移，使这个文明的特征日益显著。”

（1991: 2）

美国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及文化学系教授涂经诒在《略论中国性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华人既已散布各地，各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地域文化，心理认同也跟着在调适，难以将所有华人挤入一个“大一统”的民族文化框架中。凡此种种，都在悄悄改变着“中国性”的内涵（2007: 157）。

黄锦树在《魂在：论中国性的近代起源、其单位、结构及（非）存在论特征》中有这样的描述：“以中国性论述实质上的多样性，其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作用而具有相当程度的可变性，仿佛并无统一或稳定的本质可言，而相当雄辩的论证了‘中国性’本身并不足以构成一种共同论述（如杜维明旧瓶装新酒的‘文化中国’论述）”（2000: 48）。朱崇科认同“中国性”实为“一个非常隐晦繁复又立体玲珑的概念。它自身的发展、更新与重点的不断转移更是增大了今人界定与厘清的难度。”（2003: 67）但他也强调中国性的概念中仍有“相对共同的论述可以在存异的基础上展开”，且以王赓武之言“总有一些相对恒定

的内核得以延续、传承”（1991：7）指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通论中国性的可能性”。

有关“中国性”观念之始源，涂经诒提出它可能并非来自传统文化，而是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自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人士撰写的探究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的作品充满批评和偏见，激发中国学者参与相关的探讨。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人物都对中国的民族性提出过他们的看法。虽然对“中国性”的解读彼此有别，他们都默认确实有“一种涵盖了全部中国文化的抽象的中国民族性”之存在。（2007：155-156）另外，“国粹”、“国魂”、“国性”之说也在那时候应声而起，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于此时在中国明朗化。

将焦点移到南洋，早在数百年前已经移居海外的峇峇没等到晚清才明瞭国家这概念。中国，那个祖先生活的国度，是遥远的。他们世代传承祖先从中国带来的传统和观念，中华文化在族群中沿袭，但是地域的距离和长久的涵化让这套中华文化经历自然的嬗变，亦因国度、制度之别而酝酿出不同的“中国性”。这点呼应以上所述，中国性一直是个变数，却也一直存在着它的绵续性，且可视之为谈论平台，看各地华人中国性之异同。峇峇族群中有中国性的存在吗？笔者认为这是肯定的。首先，在多元又模糊的环境中他们直言不讳的自称为海峡“华人”，这是他们之中国性最基础且最直接的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海峡华人也许承认中国是父辈文化之源头，但由于久居南洋，他们在生活上所沿袭的已经不是地理区域和国家体制层面的

中国之文化，而是源自古代的民族性习俗和信仰所衍生的中华，是文化、血统、甚至是想象和迷思的产物，依附于文献、图像和仪式上。换言之而言，此可谓异质之中国性，它所联接的并非中国这个国家，而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是以，本论文选用“中华性”，而不取“中国性”作为论述过程中的关键用语。

现年新加坡伯拉纳干协会主席黄万庆所著的《伯拉纳干之历史遗产》一书对当今峇峇文化有着详尽的叙述，书中处处可见该族群的中华特质。例如在新生儿的满月庆典上，家人会将婴孩抱到神台前，向祖先禀报孩儿的诞生；峇峇族群早期多信奉道教、佛教或孔教，所以家中设有神台供奉“三界”，即天、地、人。介绍峇峇族群的重要节日时，他讲述峇峇娘惹在农历新年虽以峇峇马来文相互祝福，但是一定不忘先向家中长辈请安并祝福他们长寿，郑重的遵守孔子所教导的孝道。在思想方面，峇峇先贤将多本中国经典故事翻译成峇峇马来文，让中华价值观得以传承后代。（Wee 2009: 70, 233, 218）这些例子都是王赓武所指的“得以延续、传承的，相对恒定的内核”，是峇峇族群经年累月所捍卫下来的中华性。再者，这些例子显示峇峇族群特质所联系的是精神上的中华，并非地域上的中国，故以“中华性”作为关键词来延续本文之讨论将比使用“中国性”一词更为恰当。

十九世纪末，当维新份子在沸沸扬扬地谈论中国民族性，身居南洋始终自称海峡“华人”的峇峇精英也深受激荡。虽然同是华人，却有着明显差异，而他们自己的民族性又是怎样一回事？此外，他们当时置身英国殖民地，西方思维不断灌输，清廷临危而革命呼声正烈，新客华人

大量涌入……这些历史事件皆在冲击峇峇，影响着他们在不同层面上的认同（如公民认同、种族认同、文化认同等），也使他们的中华性有更丰富、更敏感的展现。诞生于此时的《海峡华人杂志》，是他们对这些冲击的回应。他们通过该刊处理自己认同意识的同时，也在寻找自己的民族性，琢磨自己身为华人的中华性。

二、传播角度

英殖民时代的峇峇族群在人口上处于弱势，以 1881 年为例，海峡殖民地华人总人口是 173,861 人，峇峇华人只有 25,268 人，仅占少于 15%（陈志明，1984：178）。有鉴于此，峇峇族群除了需要在华人社群中巩固自身地位，在一片与马来人、欧洲人、各国移民共同分享的土地上，也极需要一把属于自己的声音在此多元社会中为族群争取权益。对此，峇峇须先团结，统合族群之心声，再把讯息传开。换言之，他们需要进行一个传播的过程，因此需要制造传播工具，团结族群、集合力量、整合舆论，再把族群所要传递的讯息发送给执政阶层及社会大众，以捍卫族群在社会中之一席位。上文提到，峇峇在英殖民时代中所创办的报刊期刊，都是这种背景衍生出来的结果。报刊这些传播工具都承载了传播者的使命，还有对传播受众的影响。而对于只针对固定社群的报刊，更是社群研究的重要资料库。

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者格伯纳 (George Gerbner)，在 1956 年发表的传播总模式中，提出一个传播过程所牵涉的十个步骤 (Werner J.

Severin & James W. Tankard Jr, 1992: 58), 笔者取之与《海峡华人杂志》的情况作个比较:

<u>格伯纳模式</u>	<u>以《海峡华人杂志》为例</u>
1. 某人	以林文庆为首之三位女皇奖学金得奖者
2. 感知某件事	族群之身份焦虑?
3. 并且做出反应	统一族群身份, 找出社会定位?
4. 在某情境中	英殖民政府统治的多元种族语境
5. 透过某些通道	国内订阅和传售的期刊
6. 将可得的材料加以制作	编辑和读者的稿件, 社团活动之演讲稿
7. 以某种语言形式	峇峇精英分子广用的英语
8. 在某种情况下	面对着与殖民者和其他社群的矛盾?
9. 传送内容	中西文化之衡量? 自我身份探讨?
10. 产生某些结果	团结峇峇? 巩固祖辈之中华性? 建立族身份?

由此可见, 一份《海峡华人杂志》, 在传播的观点下包含了多层面的探讨。其中“某人”、“某情境”、“某通道”和“某语言”是直接可得的答案, 而“感知某件事”、“做出某反应”、在“某种情况下”传送内容则言之过早, 也是我们需要在杂志中找寻的答案。

此外，格伯纳还提出图形模式（参考下图），带出传播过程的“感知”（perception）和“工具和控制”（means and control）层面，指出感知者（M - Man 或 Machine）、事件（E - Event）和形式及内容（SE - Style 和 Event）之间的关系。一项事件（E），通过感知者（M），必会参杂了感知者有意无意的影响，所形成的讯息（E₁）不会完全展示事件本身。当他通过传播工具传达给另一位感知者（M₁），又会因采取某种形式，而产生特定的内容（SE）。“感知”和“控制”在起作用，这样的传播过程一直延续（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得尔，1987：27）。在《海峡华人杂志》的情况下，我们需探讨林文庆等编辑所“感知”的是什么，如何尝试“控制”，如何利用“工具”，产生了怎样的作用，所诠释出来的“内容”又想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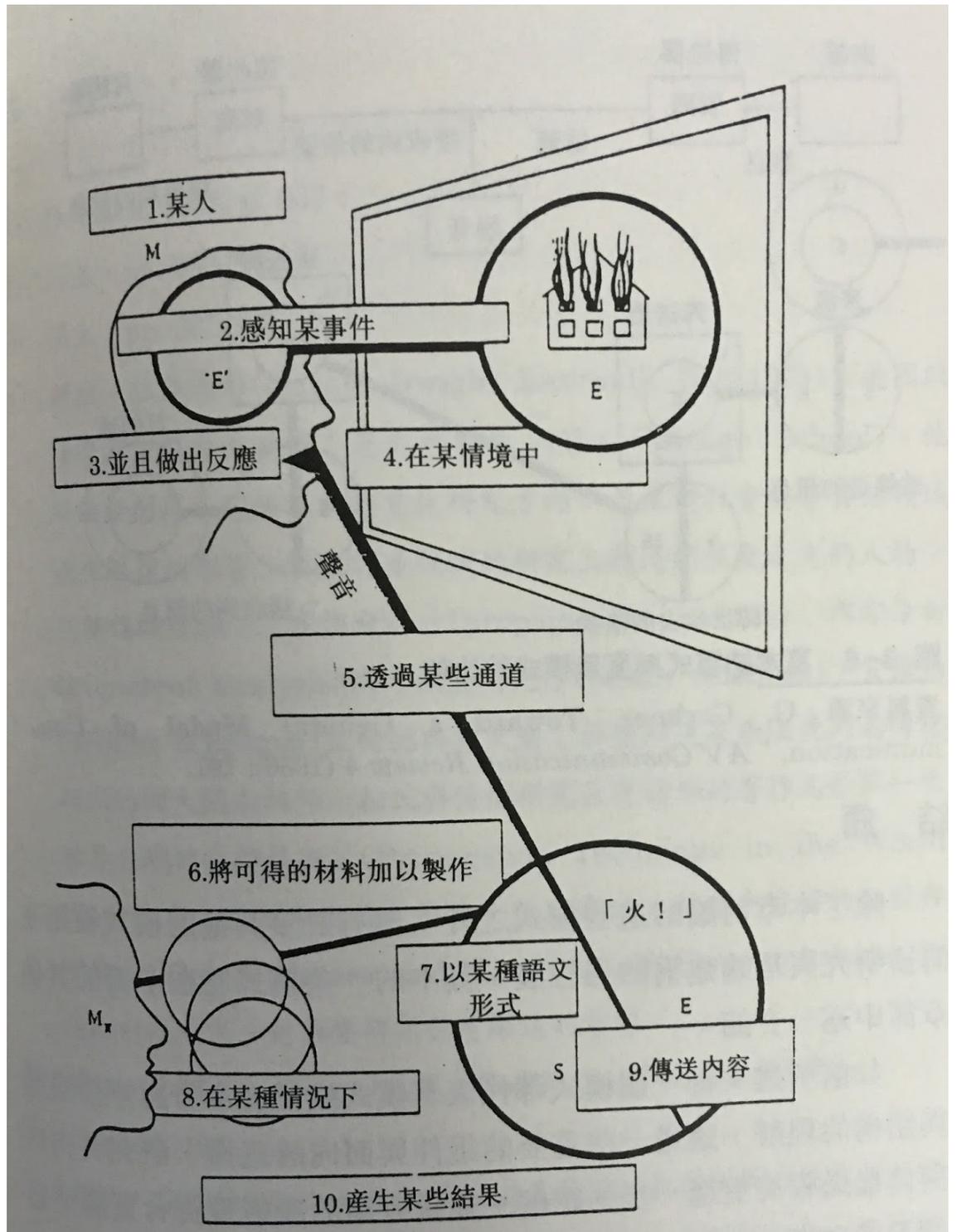


图 1：举例事件解释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取自罗世宏（译）（1992）。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原作者：Werner J. Severin 和 James W. Tankard J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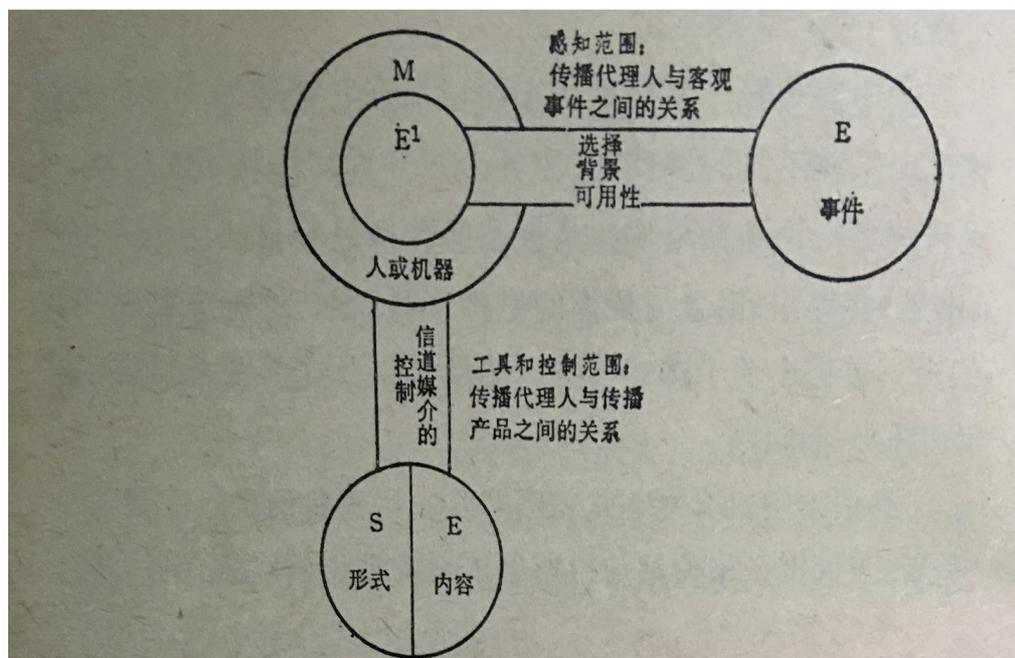


图 2：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取自祝建华、王伟（译）（1987）。**大众传播模式论**（原作者：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得尔）。上海：译文出版社。）

报刊、媒体、书籍……这些传播工具从来就包含了某些目的。朱国华在《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一书中指出，隐藏于传播工具中的操控势力，在传播史中的各个阶段不断重复着。以中国的“诗言志”说为例，儒家学士将文学作品都套上儒家观念，同时又不断将自身的话语体系扩张以容纳那些异己的话语，继续巩固着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凸显了文字印刷时代中文学家与统治者的同谋（2006：66）。如此类推，《海峡华人杂志》是否也有目的？幕后工作者和当时统治者处于个怎样的关系？峇峇是否尝试酝酿某种符号权力？而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立场是什么？对于这些，相信该刊存有许多蛛丝马迹有待发掘。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印刷资本主义”，便是有助成就“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媒介。（2005：8—9）印刷资本主义通过不停的复制和广泛的散播，以语言和内容在思想上联结了读者，逐渐的促使他们认为自身属于某个共同体，民族意识顺应萌芽。

《海峡华人杂志》是否试图通过文字的传播为峇峇族群建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杂志编辑的创刊初衷也许未有这般复杂的心思，但是无法否认的是杂志的发展乃依循此轨迹推移，原因是峇峇精英所深切体悟的身份焦虑，以及一个模糊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能够引发的文化危机，因此领导读者朝向某个民族认同靠拢。虽说杂志在峇峇族群所接触的中西知识之间自我探讨，却也同时指出中华美德、儒家思想、中国思想的逻辑思维等，便是峇峇族群所寻求的答案。显然，杂志编辑在传播他们以中华为本的民族认同，不断有意深化峇峇族群之中华属性，并以中华文化团结峇峇族群，使他们将素未谋面中国的同胞视为共同体，即使其最初始最直接的目的只是想自保，想引导族群一同走向一个能够与英殖民政府抗衡的社会优越阶层。

有鉴于此，论文将讨论该刊所扮演的媒体角色，针对其舆论背景、办报目的、意识形态、语言权利等方面作出分析，循此轴记录该族群探索身份认同之历程。更何况，他们在这方面做过的努力，实值得后世的记录与宣扬。

第三节 前人研究

本题目主要涉及期刊学研究，但是峇峇族群文化独特，故较得文化人类学者之垂注，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另外，《海峡华人杂志》中的文艺作品也获得新加坡英文文学研究的注意。

一、关于新马报 / 期刊史的研究

峇峇族群杂糅的语言使他们长期接触不同媒介语的报期刊，所以必须探究中、英、巫相关的报期刊史发展。目前有关新马报/期刊的论著多以纵向历史发展为视角。兰特（John A. Lent）（1982）所著之 *Newspapers in Asia*（《亚洲报刊集》）中记载了新马最早期的办报情况，他以语言媒介界分各类报刊，所以未深入谈及由像峇峇娘惹华人次族群所办之报刊的背景和特色，只是列出其中几份稍作介绍。陈蒙鹤（1967）的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 1912*（《1881- 1912 早期新加坡中文报章》）；朱自存（1994）的《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和王慷鼎（1987）的《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谈及了本地中文报刊的发展，也无特别提及峇峇族群所办之报刊。另外，亚当（Ahmat Adam）（1992）的马来文著作 *Sejarah dan Bibliografi Akhbar dan Majalah Melayu Abad Kesembilan Belas*（《十九世纪马来文报期刊史与书目》）对峇峇族群在报期刊方面的努力反而着墨较多，但对于其背景和动机之探讨则要到 1995 年才在其著作 *The Vernacular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ndonesian Consciousness (1855-1913)*（《现

代印尼民族意识与方言报章之崛起（1855-1913）》）才出现，当然其视角是印尼的峇峇华人，新马海峡华人的办报情况并未得太多关注。

由此可见，有关以上三种媒介语报章的研究皆未给予这份峇峇期刊应有之认可，尽管有所记录，亦只流于介绍层面。报期刊为编者和读者之沟通媒介，是大众的言论平台，能够反映所涉之社群的内核思想。它对于族群研究，更是主要的线索来源。坚持十一年的《海峡华人杂志》，在报期刊史的宏观视角下也许是颗小点，但是在一个次族群的办报史中却举足轻重，值得深究。

二、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的峇峇研究

峇峇族群的研究跨越人文、社会、历史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但从事研究的学者不算多，且多以英文撰写。

马来西亚人类学和东南亚研究学者陈志明（Tan Chee Beng）的著作可称作新马峇峇研究的奠基石，许多书籍与文章皆引用他的学术发现，尤其是最早期的 *The Baba of Melaka: Culture and identity of a Chinese Peranakan community of Malaysia*（《马六甲峇峇：马来西亚一个伯拉纳干华人社群的文化和特性》）与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新马伯拉纳干华人之文化遗产》）两本著作。前者为马六甲峇峇作出全面的介绍，内容涵括峇峇族群的历史背景、语言、习俗、刊物，最后提出这个结合了中马英文化的族群所面对的身份认同问题。此著作是他在七十年代所发表之博士论文的延伸，故皆取实地考察之原始资料，被视为重要参考资料。《新马伯拉纳干华人之文化遗产》收录

的四篇论文对此课题作出补充，尤其着重的是峇峇族群在英殖、独立前后至今的身份调整。他在不断研究国内其他土生社群（如吉兰丹土生华人、上霹雳原住民等）之余，仍不忘发表有关峇峇族群的文章，范围侧重于峇峇的历史渊源、社会现象、身份探索和文化产物等。部分作品收录在他近期的中文著作《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于201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志明曾在著作中交代峇峇族群所办之刊物(1981, 1993: 125, 42)，但都是纵向式地介绍其发展史。他亦提及《海峡华人杂志》，并认同该刊在推动族群改革方面的代表性。

印尼民族学家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的研究对象为印尼华人，部分作品触及印尼和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他的论著通过多个视角，包括离散特质、历史背景、政治经济、身份探索、传播和文学，到近期的全球化东南亚，处理华人的课题。

有关海峡华人的论著包括 *Peranakan's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Biographical Studies of Seven Indonesian Chinese*（《伯拉纳干族群所寻找的国家认同：七位印尼华裔之人物研究》）（1993）、*Chinese Adaptation & Diversity: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 Singapore*（《华裔的适应性和多样性：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社会和文学》）（1993）、*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华裔东南亚人》）（1997）和 *Understanding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了解东南亚华人》）（2007）。其中，《了解东南亚华人》收录了

一篇针对新马伯拉纳干华人而著的文章〈重析新马伯拉纳干华人之认同〉，其论点主要是这个族群在不同的年代中，因为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变易，所取之身份认同。他探讨的是人文层面，对报刊发展着墨不多，《海峡华人杂志》更是没有赢得垂注。

新加坡大学于 1980 年出版的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海峡华人社会：新马峇峇族群的社会学》），是社会和亚洲学家克雷默（John R. Clammer）在海峡华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据作者所言，学界在该书面世前严重忽略了此独特族群（1980：2）。有鉴于此，他以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之，除了记录峇峇族群之文化、信仰、文学、婚姻和入赘习俗等课题，亦观察此族群与广大社会群众之关系，并指出族群模糊的身份认同。克雷默论及峇峇文学时，特别提起《海峡华人杂志》，认同该刊作为精英分子之发言平台的代表性，还称发表于该刊的短篇小说为新加坡早期的英文文学。尽管如此，克雷默也只是以数页纸交代该刊内容，以及它在当地英文文学方面的贡献。

此外，现于新加坡任教的德籍学者鲁道夫（Jürgen Rudolph）于 1998 年所出版的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身份之重构：新加坡峇峇的社会史》）则聚焦于社会学领域，尤其探讨峇峇在身份认同上之焦虑。法国社会文化学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的海峡华人研究强调峇峇在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方面

的功劳；新加坡语言和文学学者波克尔（Anne Pakir）也曾经研究峇峇马来文。

相比之下，有关伯拉纳干华人的华文学术论著则相对匮乏，有关资料多出现于海外华人史中，属历史源流方面的介绍，亦未多提他们的报刊发展。华马词典编纂者杨贵谊也曾经写文章表扬新马土生华人在翻译文学上的贡献。比较深入探讨这个族群的华文论著的（除了陈志明和廖建裕的作品的翻译本和延伸探讨），就数李宝钻的《马来西亚华人涵化之研究：以马六甲为中心》和张木钦《荷兰街口夕阳斜——峇峇文化：一次文化统合的奇异经验》。李宝钻探讨马六甲峇峇族群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嬗变。《荷兰街口夕阳斜》虽然不是以学术文章呈现，但内容丰富，以惋惜的口吻讲述峇峇族群的兴衰，其中特别提起林文庆在推行华文方面的贡献。

其他有关峇峇族群的华文学术论著皆为论文与期刊文章发表。有关文化方面的文章包括梁明柳、陆松的〈峇峇娘惹——东南亚土生华人族群研究〉（发表于2010年《广西民族研究》）；杨丹丹〈浅析马来西亚华人的族群认同——由峇峇娘惹文化所想到的〉（2010年《魅力中国》）；欧阳〈马六甲、峇峇娘惹娘惹得绝代风华〉（2010年《厦门文学》）。探讨文化冲击下峇峇族群的回应的包括陈文宋《论述马六甲峇峇娘惹的身份与文化认同》（2005年拉曼大学中文系本科论文）；李叔飞〈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2009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吴靖〈海峡华人的政治参与与多重

身份认同：陈若锦个案研究(1887—1917) > (硕士论文，华侨大学，2015 完成)。而将焦点放在峇峇族群的文化表现上的包括王宁<林文庆在新加坡的早期报刊活动及其思想透视> (2006 年《八桂侨刊》，福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李麒麟<近代新加坡华文报纸与华侨民族主义思想——以《日新报》为中心> (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4 完成)。由此可见，学术界尚未给予《海峡华人杂志》太多的垂注，尽管学生曾探讨林文庆办报的努力，却只限于他所办的中文报。

峇峇的母语虽然是峇峇马来文，但是有关伯拉纳干华人的马来文文献更少，比较深入探讨的论著包括 Maaruf Mahmud 的 *Baba dan Nyonya di Melaka* (《马六甲峇峇娘惹》，1980 年 FEP International 出版)、Jasman Ahmad 和 Rosnah Ramli 撰写的 *Masyarakat Baba* (《峇峇社会》，1997 年 Associated Educational Distributors 出版)，和 Abu Talib Ahmad 所编的 *Utara Semenanjung Malaysia Esei-Esei Warisan* (《半岛北部文化遗产》，2012 年马来西亚理工大学出版)。这些著作皆以介绍伯拉纳干华人的文化、风俗、服装和器皿为主。

以上学者皆以“广角镜”角度处理伯拉纳干华人之研究，主要在展示此族群的独特文化，通过各方面 - 包括习俗、文字、文化、社会、政治、文学，甚至艺术和服装等来描述此多元化之族群，从而得出结论族群成员正面对着身份定位的困扰。学者较少将重心放在伯拉纳干华人的文学产物上，如他们所创办的刊物或所撰写的文章等，虽然作出介绍、统计和整理，但总是点到即止。这该跟他们因为语言上的驳杂，而没有太

多杰出的作品有关。再者，峇峇所办的刊物都逃不过早夭的厄运，故不得重视。尽管如此，研究者总还会提起在英殖民时期由海峡华人中精英分子创办的《海峡华人杂志》，着墨虽不多，但毕竟认可这份刊物作为峇峇精英之发言平台的代表性。有鉴于此，笔者希望以《海峡华人杂志》充作一个“显微镜”，通过该族群亲自操刀的内容制作进一步了解他们。又因以此视角出发，所期盼的研究成果并非在于巩固或者推翻已经架在峇峇族群身上各种定义，而是窥探这族群是如何运用这份杂志为媒介，探索着，尝试着，推动着，在一个纷扰的环境中为自己的族群找寻落脚处，再以之为据点开拓未来的道路。

三、文学视角下的峇峇研究

以文学而言，峇峇族群在翻译方面的贡献最受重视。杨贵谊赞扬此族群的翻译文学的贡献，在其刊登于《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于1995年联合出版）中的〈新马土生华人翻译文学的兴衰〉一文列出已翻译成马来文的多本中国经典著作。另外，研究马来文学的 Ding Choo Ming 以他在2004年所著的 *The Malaysian Baba Pantun Database* 展示峇峇族群在诗歌方面的贡献。对峇峇文学作出较完整陈述的还有黄慧敏的〈新马峇峇文学的研究〉（硕士论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2004完成）。

新加坡英文文学研究亦曾提及《海峡华人杂志》，其中例子包括新加坡英文学者 Koh Tai Ann 的“Dispossession, Possession and

Domestication: Literature in English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a/Malaysia and Singapore”（〈征用，占有和在地化：新马海峡殖民地之英文文学〉），文中提出《海峡华人杂志》为新加坡英文文学萌芽期中点亮当地文学活动的火苗，其他学者亦承认此看法。另有马来西亚学者 Neil Khor Jin Keong 的“Imperial Cosmopolitan Malaya: A Study of Realist Fiction i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帝国时期世界性的马来亚：《海峡华人杂志》的写实主义小说之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教授 Philip Holden 所发表的论文“Colonial Fiction, Hybrid Lives: Early Singaporean Fiction in 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殖民地小说，驳杂的生活形态：《海峡华人杂志》早期新加坡小说〉）。这些文章都只将焦点放在《海峡华人杂志》中的文艺作品上，所观察的是当时新加坡的文学进展。有鉴于此，该刊其他的论述性文章，杂志本身在社会和族群上所扮演的角色，都没有被呈现出来。目前的研究，尽管提到《海峡华人杂志》，都只是抽取杂志中的一些文章，针对某个题目（如：儒家、英文文学）来讨论。该刊为何出现，承载什么使命，做了什么？目前的研究皆没有给予该刊这样的关注。

谈及《海峡华人杂志》的论文包括这篇在 2009 年发表于《海外华人报刊》的“*There Are No Chinamen in Singapore: Creolization and Self-Fashioning of the Straits Chinese in the Colonial Contact Zone*”（〈新加坡没有唐山老伯：海峡华人在殖民交界面的克里奥化与自我塑造〉），由学者 Celina Hung 撰写。她抽取该刊中的一些文字作为她论点的佐证，一再强调当时的海峡华人是倾向西方的。另一边厢，以钟天祥的〈南洋的另

一类汉语—峇峇话>为例，就说峇峇话源自中文，包含了中华思想。笔者发现，正如此例所示，部分英文文章会说峇峇们亲英国，而中文文章又会往东方靠拢，双方就是要断定峇峇的身份归属，在英国和中国，东西两方摇摆。这现象实源于族群本身的多元性，双方之见亦各有迹可寻，而族群的归属又会因人因时而变，若要断言归属在哪，恐怕会不慎犯掉入盲点。这更带出检视这本杂志的必要性，并非要插手将峇峇推向西或东，而是要看他们寻找自己的认同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

四、有关杂志主编林文庆之研究

谈及《海峡华人杂志》，创刊人物林文庆自然是研究的中心。有关林文庆的研究在新马一带愈见蓬勃，其中新加坡华人研究学者李元瑾被推为林文庆学术研究之佼佼者。她从荣誉学士到博士论文皆以林文庆作为研究对象，这些作品，依出版年份排列，即《林文庆与丘菽园：马来亚华族社会的两个改良主义者》（1971）、《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1974年完成，1991年出版）和《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丘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1998年完成，2001年出版）。此外，她还发表了多篇有关林文庆的论文，也在2009年出版最新著作《东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庆的厦大情缘》。她被学术界推举为林文庆研究的拓荒者和带动者，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探讨，纷纷向这位伟人致敬。值得一提的是，李元瑾探访厦大时发现这所学府对林文庆所作之奉献的漠视后，更不吐不快撰写《为林文庆向历史讨公道》。终于，厦大作出了回应，于2005和2008年为林文庆建亭、立像。

此外，中国历史学者严春宝在 2010 年出版林文庆传记《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和编译的《林文庆入学文选译注》（2014）。其他有关林文庆的书籍包括厦大教授张亚群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2012）和厦大出版的林坚的《芙蓉湖畔忆“三林”》等。新加坡政府也在 2007 年，即林文庆逝世 50 周年，展开了三个月的活动纪念这位在新加坡被封为“新加坡之圣哲”的重量级人物。但是，这些著作都是林文庆的人物研究，虽然皆提起了林文庆苦心经营的《海峡华人杂志》，但是多是抽取杂志中跟他们所撰写的课题有关的文章作为参考，却没有将视角完全转向这份杂志。

综观以上所述，从事峇峇族群研究的学者多以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他们在论著中虽有提到《海峡华人杂志》的成功，却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析。另一个提及《海峡华人杂志》的研究领域则是新加坡英文文学，那也只是抽取杂志中的文艺作品来研究。这些作品仅占整份杂志的 20% 左右，表示该刊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再者，马大图书馆以微缩胶片形式保存了全套杂志，实属珍贵的研究资料。因此，笔者选它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杂志十一年的各类文章，进一步了解海峡时代的峇峇族群。同时，笔者希望也为这份刊物争取更多的注意，或说为它“讨个公道”。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海峡华人杂志》创刊于 1897，停刊于 1907。该刊面世之时，马来西亚社会已承受 71 年英殖民模式的影响，而在长达 131 年的英殖民统治时

期中（1826 年英政府成立海峡殖民地至 1957 年马来亚独立），海峡华人对于东西文化冲击之回应亦有所不同。有鉴于此，本研究设定时间范围为办刊的十一年，地域范围为海峡殖民地，以该刊的出版地新加坡为主。

在英殖民时代，峇峇族群自称海峡华人，表示在种族层面上他们已明确地将自己标签为华族。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他们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即英女王的子民。而在日常生活层面，他们虽依循中华风俗，却用马来语交谈。这当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只外界混淆，就连族群本身也不断在探索，而办报正是探索途径之一。

回顾历史，峇峇族群在办报方面曾经付出不少努力，可惜的是，尽管经济条件许可，海峡华人所办的报刊都不长久。根据学者陈志明的分析，语言的驳杂是最大原因。英文在峇峇族群中虽然受用，然而只是通用于精英阶层和富裕人家，多数人的英文程度不及读写水平，亦不懂得读写中文和正统马来文。峇峇族群中受教育者占少数，因此峇峇马来语还是族群最常用的语言，但以之作为媒体用途却被嫌程度低、混杂性高，难以吸引其他马来语读者，所以也没撑得了几年。总之，这些报刊都在短期内因为读者反应冷漠而纷纷卷席结业。（Tan, 1988: 126-130）有鉴于此，《海峡华人杂志》能够维持十一个年头，实属难得。

《海峡华人杂志》的创办人和总编辑是当时峇峇社会中极具影响力的林文庆和宋鸿祥（多本学术著作取宋旺相为 Song Ong Siang 之中文名，后经查证为宋鸿祥）。创刊号的封面写着“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一本汇集东西文化的季刊），表示编辑以开明态

度看待中西文化，对两者给予同等尊重。该刊每年四期，每期约 40 页，订阅费\$1.50 一年，或者每期售价 50 仙。该刊早期全无广告，第八卷始见广告出现，但最多仅一期四页。广告商包括时装店、杂货供应商、保险和药行等。

该刊内容广泛，每卷之目录将文章列入以下类别，从创刊到停刊所登之篇数统计如下：历史与政治（71 篇）、本土政治（69 篇）、教育（52 篇）、道德（24 篇）、宗教（45 篇）、社会与民族（29 篇）、文艺创作（30 篇）、文学（29 篇）、诗作（15 篇）、地理（23 篇）、艺术（5 篇）、书评（52 本书）、人物（43 篇）、科技（38 篇）。此外，该刊亦设〈新闻与提要〉栏目报导对峇峇族群有所影响的新闻并给予评论，另有社团动向记录和来自槟城、马六甲以及海外的书函等短篇文字。

自称为“一本汇集中西文化的季刊”，该刊内容确实表现出对中国与英国课题之关注，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大动向也被包揽在其视野之内。但是一经整理，不难看出该刊对英国之关注只属于殖民统治、公民权益和科技发展方面。而该刊对于英国殖民统治之关注，乃缘于峇峇对自己的英籍公民身份并不含糊。即便如此，该刊 71 篇属于历史与政治类别的文章中，其中 40 篇与中国有关，其余所谈的不只是英国，还包括欧美、俄国，甚至是日本等世界各国，透露出编辑对中国之特别垂注。另外，其 69 篇本土政治属类别的文章所针对的也是南洋社会的各项课题，并没有对英国显得特别亲热。

该刊内容多来自两位编辑，其余的文章皆以投稿形式撰写，而非受雇记者的报导。投稿者包括海峡华人和定居当地的洋人。文章总是夹杂作者本身的意见，就连新闻摘要也要表现海峡华人所取之立场。除了对时下课题的评论，这些文章多以训诫的口吻呈现，包括批评峇峇娘惹的恶习，鼓励培养正面思维等等，以推行移风易俗的改革。

该刊也常刊登社团活动所谈论之课题，如演讲词、辩论题等，内容多旨在纠正峇峇的思想和态度。此外，文学类文章也深受编辑器重，短篇小说、诗和翻译作品定期出现。最有趣的是，尽管面对印刷技术上的难度，这份英文期刊却夹杂许多中文方块字，供读者中英对照，共赏中文作品和文字之美，足见编辑对中华文化之重视。

国家宪法如此定义马来族群：他们的宗教为回教，以马来文为主要语言，并根据马来风俗生活。本文依此定义准则，抽取杂志中涉及宗教、语言和风俗三方面的文章作为文献的研究范围，以更加针对性的对峇峇的族群认同进行探讨，探看他们的“中华性”这份族群特质之起承转合。这些文章的类别主要包括道德、宗教、社会与民族、教育、文学、诗作、艺术、书评和文艺创作，它们亦占据文章之多数。其余属于历史与政治、本土政治、人物和科技类别的文章，若只以增加读者见闻为刊登目的，便没有被纳入本文研究范围之内，而此类文章也只占据相当少数篇幅。

以宪法定义为准，族群认同无关政治，故本文着重的是族群成员如何看待、探索、巩固其文化身份，而非其政治层面之身份。杂志内的相关文章，除了宗教、语言和风俗，更包括思想的灌输和价值观的传承、

笔者将之与有关语言的文章皆纳入教育视角分析。另外，谈及女权意识的文章亦不时出现，此类作品与身份探讨不无关联，故亦设个别章节论之。归纳以上所述，本文涵盖宗教、风俗，教育、性别观四大区域，以观察该刊通过传播力量来建立族群文化身份之过程。

以新加坡为出版据点的《海峡华人杂志》拥有不俗的传阅量，800份创刊号全售罄，而且读者不只来自海峡殖民地，还包括吉隆坡、芙蓉、太平、纳闽和砂劳越。第九卷提到连“地球上遥远的角落”（1905（9）：160）如伦敦、爱丁堡、西贡、横滨、曼谷和雅加达也有它的读者。该刊亦或获各地读者之回响，几乎每期都刊登来自不同地方，包括马六甲、檳城、伦敦等地的读者来讯。可见《海峡华人杂志》并不是一小撮人躲在一角孤芳自赏的期刊，而是流传量不俗，有着一定的影响力的历史性刊物。

第五节 研究架构

本论文分七章呈现《海峡华人杂志》的办刊缘由，以及其塑造峇峇式中华性之传播过程。

在讨论杂志内容之前，论文将先交代海峡殖民地时代的刊物发展概况，以分析峇峇精英创办《海峡华人杂志》的背景。此章亦进而交代海峡华人的族群背景，以了解他们在十九世纪末受各方势力冲击之际所面对之困境。

进入内容梳理，笔者则以四个章节将该刊文章归纳于习俗、宗教、教育、性别观四大区域，观察峇峇精英分子如何通过书写与舆论探索他们的族群认同。章节将展示编辑与撰稿者对当时情况之描述，以及他们对当时国际情势所表现之反应，再延续谈论他们如何强化峇峇族群多元背景中的中华属性，来建立更坚韧的文化身份。末章结语将整理研究成果，研究之不足，以及后续研究之可能性。

第二章 《海峡华人杂志》的办刊背景

《海峡华人杂志》面世于十九世纪末英殖新加坡，顾名思义，它是针对海峡华人族群而创办的季刊。本章将介绍该刊所处之时代背景及创办灵魂人物。此外，由于该刊以海峡华人为主要读者群，此族群之特殊性左右了刊物的整体方向，故下文亦会对“海峡华人”一词之含义进行梳理，以助后文展开分析。

第一节 海峡殖民地时代的报刊发展概况

《海峡华人杂志》（后文简称《海华》）由峇峇精英分子林文庆和宋鸿祥于 1897 年所创办，两人亦肩负正副编辑二职。《海华》乃季刊，一年共四期（逢三、六、九和十二月出版），每期约 40 版页。该刊初期由古友轩印务私人有限公司出版，1899 年后印刷转由海峡华人印刷部（Straits Chinese Printing Office）负责，1904 年后则换成殖民地印务商（The Colonial Press）接手印刷职务。

《海华》的收入来自每份 50 仙或每年\$1.50 的订阅费，偶尔亦可见广告回酬。尽管如此，编辑群仍然频频撰文告知营作的困迫而促读者帮助提高销量，表示该刊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状态，而这种情况须杖赖办刊者与志同道合之士的赞助才能继续经营。杂志维系了十一年，1907 突告停刊。

《海华》为何出现？要说箇中因由，需先谈谈当时报刊之发展情况。十九世纪末的新马已是多元文化相碰之地，但是各移民群依然局限于本

身种族的圈子，最关心的还是各自祖国的动态，于是社会上出现多种语言的刊物，各有各的读者群。

本研究所探讨之刊物为杂志，中国新闻学先驱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说杂志与报纸一般上同被归纳于定期刊行物名义之下，但是“报纸以报告新闻为主，而杂志以揭载评论为主”，另外报纸所选取之材料较普通，而杂志的比较特殊（2003：5-6）。报纸以传递最新消息为主要目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时间敏感性；杂志虽然周期性地根据周、月、季等时段出版，但是主要追求的不是传递消息之速度，而更重视对于时事作出评论和分析，或者针对某个主题、某群读者，供应相关资讯。两者虽有别，但是由于十九世纪末南洋地区的报纸与杂志不多，而且皆属定期刊行之出版物，故本章探讨《海峡华人杂志》办刊背景时会同时介绍两者，以更全面地了解当时之出版情况。

对于拥有多元语言背景的海峡华人来说，新马境内各大语言的报刊都或多或少与他们有关系。他们将自己标签为华人，说的是马来文，受的是英文教育，他们是这三种语文类报刊的读者群。因此，要明白海峡华人的办报背景，就须分析中、英、马来文各类报刊的发展情况：

一、中文类报刊

马来亚最早的中文报刊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由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传教士创办，目的是向当地华人宣传基督教。其时中文报刊发展缓慢，断断续续出现的数份刊物都只为传布基督教观念和西方美德、促进中西双方之了解。它们的传播对象不仅是

南洋的华人，更是中国的人民。这段中文报刊业的萌芽阶段在 1839 年鸦片战争前夕宣告终结（Chen, 1967: 1 - 5）。兰特（John A. Lent）在 *Newspapers in Asia*（《亚洲报刊集》）中亦指出《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被公认为世界首份“现代中文报刊”（Modern Chinese Periodical）（1982: 253）。

尔后，南洋中文报业要到 1880 年《叻报》面世时才再度振兴。当时英文报业的蓬勃发展乃促使《叻报》出现的主要原因，其中重要的英文报刊包括早在 1824 年创刊的《新加坡纪事报》，1860 年晚期的《自由西报》、《海峡时报》、《檳城公报》、《威尔斯太子岛公报》和《观察报》。这些报刊的服务对象皆是欧洲人社群和少数通晓英文的民众。与此同时，电报的发展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影响，使新加坡这片土地能够更直接地跟印度、英国、欧洲、美国、香港和中国联系。于是，新加坡从一个被传教士用来进军中国的根据地，摇身变成一片能够与外国中文报业最新动向直接接轨的福地。当时重要的中文报纸包括创办于 1860 年香港的《中外新报》，该报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日报。该报记者叶季允被邀请成为《叻报》首位主编，总共任职四十年。其他报刊包括《近事编录》（1864，香港）、《循环日报》（1873，香港）、《申报》（1872，上海，该报一直被认为是中文报界势力最强的报纸，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1893 年才面世的《新闻报》）。（Chen, 1967: 16-24）

海峡华人薛有礼在新加坡创办《叻报》，直到 1932 年才结业，这份经营了 52 年的报纸对当代社群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他经营较久的新马中文报刊包括《星报》（1890~1898）、《南洋总汇报》（1908~1948）、

《檳城新報》（1898~1941）、《光華日報》（1910 至今）、《國民日報》（1914 面世，1937 被併入南洋報社），而《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要到 1923 和 1929 年才出現。其他許多中文報刊都是曇花一現，可見當時辦報者有心無力的困境。這些報刊都在扮演“僑報”的角色，跟當時中國的革命有著緊密的關係，革命黨和保皇黨都將這些報刊用作文字戰場，關心中國的華僑也利用各報傳播革命思想。（朱自存，1994：11-12）

彼時，新加坡成為中國政治流亡者的集合地。林語堂稱 1895 至 1911 年間為中文報業的黃金時代（Lin, 1936: 80），報刊間為捍衛對中國時局不同的政見而激烈對峙，這些文人用盡了新加坡的資源，便轉移到檳城再續。孫中山也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於 1910 年客居檳城時協助創辦《光華日報》。

除了《海華》，編輯林文慶也在《天南新報》（1898~1905）和《日新報》（1899~1901）的營運上扮演重要角色。《天南新報》是新加坡報史上第三份華文日報，由林文慶和邱菽園聯合創辦，分任中英文總編輯。該報積極宣傳中國的維新變法，也是維新派在東南亞地區的第一份機關報和海外的重要輿論陣地。《日新報》則是新加坡歷史上的第四份日報，其前身是林衡南創辦的《星報》，也是維新運動的熱烈支持者。（李元瑾，1990：231）

辛亥革命後，以“溝通僑情”為目的的中文報漸失勢，不是倒閉便是轉型。步入 1920 年代，新馬中文報刊的辦報模式皆轉成商業路線。

虽然当时中文类报刊的读者多是从中国移民到南洋劳作的新客华人，但不表示不谙中文的海峡华人不会受到中文报刊的影响。《叻报》创办人薛有礼便是海峡华人，他是第五代峇峇，家族声望显赫，从马六甲南移至新加坡定居。《叻报》取名自新加坡的福建和广东名字“石叻坡”，“石叻”则源自马来词汇“Selat”，“海峡”之意。虽然《叻报》声称采取中庸立场，但是却常常刊登中国朝廷的敕书、中国政治与社会新闻，俨然以“侨报”立足，捍卫保守派立场。剪辫子课题正炽时，《叻报》与支持剪辫的林文庆正面对峙，频频刊文批评林文庆的华人改革运动（朱自存，1994：11-12）。《叻报》也拥护英政府，但那只因为它出版于英属殖民地，它关心的依旧是中国，对新马的政治不多过问，除非有关课题影响当地华人的福利和经济。由此可见，以中国政治动向为焦点，以在人口上占优势的新客华人为主要读者群的《叻报》，并无法满足海峡华人在获得资讯和发表言论上的需要。况且，《叻报》也无意特别顾及这个少数民族群的需求和感受。

另一方面，林文庆的岳父黄乃裳是著名的华侨领袖和民主革命家，曾担任《星报》主笔。他支持以维新思想救国兴民，林文庆认同岳父理念，也扛起担任维新派《天南新报》和《日新报》编辑之重责。面对中国当时纷扰的局势，林文庆这样的知识分子自然满腔义愤，但是他也必然清楚大部分的海峡华人不谙中文，无法了解中文类报刊说得沸沸扬扬的局势与民族使命，故未能集合自己族群的力量为救亡图存出一份力。能够掌握双语的林文庆站在中西交界处，意识到自己必须扮演桥梁

的角色，因此需要建立适当的传播管道让英文读者能够接收正确的有关中国的讯息，于是，以英文为媒介语的《海峡华人杂志》呼之欲出。

二、英文类报刊

再看当时的英文报业情况。新马最早的英文报刊为檳城的 *The Government Gazette*（《政府公报》），创刊于 1806 年。它是新马欧人社群的播音筒，主要为英殖民政府传话，也为这些欧籍人士的商业活动打广告，其所刊登的新闻皆与欧洲有关。新马早期的英文报刊若非欧人掌控的商业报刊，便是传教士组织的传播工具。它们皆获得政府的津贴或借贷，故有义务为政府宣传。例如，《马六甲观察报》（1826~1929）由伦敦传教士协会经营，而当时拥有最高发行量的日报，《海峡时报》（1845~至今），亦由欧人全盘资助和编辑。

直至 1890 年，马来联邦州属内的报纸印刷活动渐热，英文报刊的数量随之暴增。在 1890 年到 1970 年间共有 88 份英文报面世，但多数在短期内停刊，能坚持的有 *Malay Mail*（《马来邮报》）、*Straits Echo*（《海峡回声报》）和 *Malayan Tribune*（《马来亚论坛报》）等。尽管英文报刊数量不少，但是它们的读者群是殖民地内的普罗大众，难以满足海峡华人因其杂糅背景所致的特殊传播需求。

《海华》创刊数年后，檳城的《海峡回声报》才在 1903 年出现。那是一份针对华裔社群出版的英文报刊，它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局势，主要

传播的也是孙中山革命思想。该报历史悠久，1930年代为其巅峰期，1986年才宣告停刊。（Lent, 1982: 253-259）

之后，由海峡华人创办的英文周刊还包括 *Malacca Guardian*（《马六甲卫报》）。创办者 Dr Ong Bak Hing 为开拓一个维护正义的传播平台而在 1928 年发行该刊，无奈读者群反应冷淡，终于在 1940 年以资金不足为由而停刊（Tan, 1988: 126-130）。值得注意的是，该刊对新客华人和中华文化所持之立场与《海华》的迥然不同。在 1929 年，《马六甲卫报》编辑在一封给读者的回信中指新客华人是“我们社群之中的外来者”，又问“为什么在英国殖民下的我们需要学习中文？”，突显出海峡华人与新客华人间的鸿沟（廖建裕，1993: 125）。因此，需要申明的是，本论文所研究之海峡华人的中华性，乃以《海华》所处之年代作为时间范围，*Malacca Guardian* 在《海华》停刊后 21 年才出现，那时的海峡华人之中华性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此笔者亦略谈英国当时的出版情况，当地之报刊舆论氛围对自 1887 年始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数年的林文庆相信亦产生了影响。1853 年到 1861 年间，英国的知识税逐项被废除，报刊不再只是富裕阶层的消费品，内容大众化的廉价报刊发展神速，打破了少数几家大报的垄断局面。那段时期到二十世纪初，乘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之势，还有交通电讯技术的发展，欧美各大国包括美国德国、法国等的报刊也趋向大众化（陈立丹，1988: 5-9；张昆编著，1994: 64-78）。虽然这些廉价小报的内容有时或过度煽情，但是以平民百姓为主的传播策略无疑提升了人

人平等的人权概念，对被多重边缘化的海峡华人也会是一阵强心剂，促使他们为自己争取权益。

三、马来文类报刊

峇峇族群所使用的马来文在新马被称作“Bahasa Melayu Rendah”（低级马来语）或“Bahasa Baba”（峇峇语），而在印尼则被称作“Melayu Betawi”（雅加达马来混血族群之马来语）或“Melayu Tionghoa”（中华马来语），这样的用词充分反映峇峇所说的马来语在马来族群中非主流和边缘化的现象（Adam, 1992: 70 - 84）。根据亚当的研究结果，海峡华人所办的马来文报刊最早出现于 1894 年，那便是新加坡出版的双语日报 *The Straits Chinese Herald/ Surat Khabar Peranakan*（《土生华人报》），而印尼的伯拉纳干华人早在 1885 年便拥有了自己的马来文报刊。这份日报只有三/四版页，每份 6 仙，或每月 \$1.30。“由于语言程度太低”，这份日报在两个月后便须与 *The Daily Advertiser*（《广告报》）合并，再两个月后便不支停刊。同年，宋鸿祥和陈文进（Tan Boon Chin）带领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协会创办 *Bintang Timor*（《东方之星》），这份日报共有四版页，5 仙一份，以罗马文字书写，亦效仿当时流传于爪哇的马来报，以其中两版作为广告用途。该报内容以峇峇撰写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等艺术作品为主，偶尔亦刊登来自印尼的投稿，而它的“新闻”则多是社团活动。尽管该报雄心勃勃，且资金雄厚，终不敌亏损之宿命，翌年宣告停刊。其亏损之主因是读者群过于局限，以峇峇马来文书写的文章并不能吸引马来族读者。

另外，由船务商人吴清林（Goh Cheng Lim）创办的 *Malaysia Advocate*（《马来西亚倡导报》）于 1910 年面世，却也在短期内倒闭。1924 年，吴清林与峇峇作家袁文成（Wan Boon Seng）联手再办 *Kabar Slalu*（《日常报》），逢星期一至六出版，五个月后也停刊。此外，峇峇社群中也曾出现三份专为刊登中国典故之马来文翻译作品而成立的报刊，即袁文成办的 *Bintang Pranakan*（《伯拉纳干之星》）（1930-1931）和 *Sri Pranakan*（《斯里伯拉纳干》）（1932），另外还有丘平炎（Khoo Peng Yam）负责译作的 *Story Teller*（《说书人》）（1934-1935）（Tan, 1988: 126-130）。

峇峇兴办的马来文报刊吸引不了马来族读者群，同样的，马来族群和爪夷伯拉纳干族群所办的报刊，也吸引不了在血统上算是远亲峇峇族群。新马首份马来报是创刊于 1876 年的 *Jawi Peranakan*（《爪夷伯拉纳干》），由爪夷伯拉纳干族群出版发行。这份销量不错的周报更在 1876 至 1905 年间在其麾下另外出版 17 份报刊。问题是，这些报刊多转载埃及和阿拉伯的新闻，于峇峇族群实在格格不入。1906 年，新加坡出版的宗教期刊 *Al Imam*（《伊玛姆》）开始改变马来文报刊的格局，将传播视角转向社会和宗教方面的改革。1907 年，随着 *Singapore Free Press*（《新加坡自由报》）的马来版——*Utusan Melayu*（《马来先锋报》）的出现，马来文日报开始在全国发行（Lent, 1982: 281 - 282）。但是，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马来报刊所关注的与峇峇无关，难以满足峇峇族群的资讯需求，更非他们争取族群权益的言论平台。

四、印尼伯拉纳干华人所办之报刊

印尼伯拉纳干华人族群之报刊发展对《海华》的创刊亦有所影响。1880年代末，荷兰殖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变更几乎全面中断了鸦片包税、当铺和屠宰场等商业活动，印尼华人的经济来源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社群将伯拉纳干华人视为土著剥削者，荷兰语报章带动起来的反华情绪逐渐高涨。印尼华人的民族意识受此冲击而越发显现，他们所办的报刊数量随之剧增，在1890年代末步入蓬勃期。1900年，印尼华人成立中华会馆（Tiong Hoa Hwee Koan）向殖民政府争取族群权益，此后为华人发声的报刊跟着纷纷涌现，甚至可以说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报刊在大城小镇出现。这些报刊的媒介语是以罗马文字书写的中华马来语，偶尔还会夹杂一些中文方块字（Adam, 1995: 71-77）。

此时，中国也处于水深火热中，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和回归孔学之说，深得长期忍受着殖民政府恶劣态度的印尼华人所支持。1897年，印尼伯拉纳干华人记者李金福（Lie Kim Hok）出版了 *Hikayat Konghoejoe*（《孔子传》）；1899年杨斋祥（Joe Tjai Siang）到新加坡征求在一年前成立孔教会（Kong Kauw Hew）的林文庆之协助，翻译了孔子著作 *Thay Hak Tiong Yong*（《大学中庸》）。这时期的印尼华人通过活跃的报刊活动，为自己的族群建立自尊，也以此争取殖民政府和其他社群的尊重。此中缘由与目的和《海华》的创刊背景相似，这两地的办报动向息息相关，互相呼应。

综观以上所述，虽然十九世纪末的海峡殖民地流传着各种媒介语的报刊，但是这些报刊都无视峇峇族群这个少数却富裕的阶层。这些报刊无法满足峇峇族群在资讯接收方面的需要，更无法供应平台让他们表达意见和争取权益。彼时，中国酝酿维新运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覬覦，夹在中间的海峡华人应该如何自处？新客华人涌入，海峡华人如何说明两者之别以维持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种种新兴之社会和政治课题，使峇峇族群发现他们极其需要自己的发言平台，或说是媒体这个传播管道，对内团结族群众人，对外则为族群争取地位。

可惜，纵然办报者有心，读者群却因为语言之杂糅而量少，导致这些特为海峡华人而创办的报刊难以长久坚持。《海华》是峇峇们又一桩雄心壮志的尝试，创刊者出钱出力，他们既是负责编务的主笔，又是奉献资金的老板。《海华》选择英文为媒介语，表示它以族群中的精英分子为主要受众，试图通过影响他们的思维以达到该刊的传播目的，同时能够代表整个族群以英文向殖民者争取地位和权益。至于创办者为何选择以季刊形式出版，可能是为了能够在面对人手、资金和读者群等这些先天性缺陷时，提高报刊的存活率。

第二节 海峡华人是谁？

虽然海峡华人、峇峇娘惹、土生华人和伯拉纳干华人指的都是同一个族群，但这几个术语所涵盖的意思依然存有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差异，此节将加以阐述，以清除界定研究范围。

峇峇娘惹族群是华族移居东南亚后与当地土著妇女通婚后所延伸的一个华人次族群。有关族群的形成，需看华人何时开始定居此地。《海华》第九卷〈编者的话〉中提到“海峡华人是 800 年就前来马来亚的中国移民的后代”（1905（9）：4），即华人在十世纪就开始活动或定居于南洋。可惜该文并未附加佐证，《海华》中其他文章亦无供更多资料，只好仅此略提。

目前学界找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元代中国商人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1349），作者写道他在单马锡（今新加坡）曾见“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古学汇刊，1964：593，转引自陈志明，1984：169），只是难以确定那是长期居留，还是商人的短期停留。

朱杰勤编写的《东南亚华侨史（另一种）》中提到，《汉书》记载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早在汉朝已开始。

在十五世纪初，中国与马来半岛的满刺加（今马六甲）发生政治关系。当时满刺加服属于暹罗，永乐元年（1403 年），遣尹庆出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首拜里米苏刺（Parameswara）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明成祖封为满刺加国王，赐诰印、彩巾，裘衣黄盖。郑和于 1409 年亦访问过满刺加。满刺加王于 1411 年曾率妻子陪臣 540 余人来中国，回时受赏赐甚厚。

究竟十五和十六世纪满刺加有无华侨或长期侨居于此的中国人呢？我们从其他古书上例如黄衷《海语》卷一关于满刺加条说：“俗禁食豕肉，华人流寓或有食者，辄恶之，谓其厌秽也。”这说明满刺加信奉回教，

不吃猪肉，而华人是吃的。又如《明史·满刺加传》说：“男女椎髻，身体黝黑，间有白者，唐人种也。”这就是说明当地华侨有在本地结婚，生儿育女之事。（朱杰勤，2008：21-22）

他也指出，汉代商船航行于南海及印度洋之间，所抵达之区域绝不限于《汉书》所记载的地方，马来亚和印尼理应也是商户访问和贸易的地点。荷兰考古学家德弗玲斯研究印尼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得出结论，认为两千年前中国人已飘洋过海踏上印尼国土，有的可能在万丹定居下来。

另外，《马来纪年》（1960：180）中提到西元1457年，中国明朝皇帝将汉丽宝（Hang Li-Po）公主远嫁南洋马六甲王朝苏丹满速沙（Sultan Mansur Shah, 1458 - 1471）。她所带来的五百多名随从后来聚居在中国山（Bukit Cina, 即现时马六甲的三宝山），落地生根，与当地马来族女性通婚，诞下的后代男的称“峇峇”（Baba），女的便称“娘惹”（Nyonya）。此外，荷兰总督博尔特（Balthasar Bort）在1678年马六甲人口调查中（Bort, 1927：40）曾提及“中国女性人口”。针对此资料，英殖民政府公务员兼马来亚汉学家普赛尔（Victor Purcell）认为由于中国女性移民在十九世纪中叶才进入海峡殖民地，所以这里所指的“中国女性人口”应该是指中国男子和巴达和峇厘女奴（Batak, Balinese slaves）通婚后的后裔。（Purcell, 1967：241）

陈志明指出峇峇娘惹是“涵化”的“直接产物”（2012：33）。远至明代的中国移民将他们的文化带来了东南亚，与本地的马来文化交融，经过岁月长年酝酿，诞生出自己一套独有的体系之余，依然保存远古的

中华文化精华。峇峇娘惹的“涵化”缘于当时当地华裔女性人数少，故华巫两族通婚，而非受到政治的压力，故受马来文化的影响是在异地的适应和与异族共处后的自然结果，有异于后来华人移民被涵化的情况。

在语言上，峇峇娘惹说的是福建话和马来语混杂而成的“峇峇马来语”。普遍上在国民的心目中，那既不是纯正的中文，也非正统的马来文，所以往往被贬值成“巴刹语”（Bahasa Pasar）。可是，峇峇娘惹们却以该语文谱写了 11,204 首不同格式的马来诗歌（Pantun、Syair 和 Dondang Sayang）（Ding, 2004: 159-165），让不少国人津津回味。西方和东南亚学者将该语文看成是峇峇们身份塑造的工具，中国学者将它看成是南洋的另一种汉语。

从日常生活层面来看，此族群无论是建筑、家具、菜式、服装等都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和本土交融的风格。在建筑上，峇峇宅院中富有南洋色彩的孔雀蓝瓷砖和中国古代的横匾和拱门陪衬得唯妙唯俏。在家具上，精致的热带花卉雕刻点缀了明代的古典家具设计。在菜式上，中国多样的烹调法中撒入了马来人的辛辣与椰香。在服装上，娘惹们穿戴剪裁服帖，刺绣精细的上衣格峇雅（Kebaya），配上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沙龙（Sarung）。在风俗上，峇峇娘惹通过马来语和英语的沟通和记录保留了中国传统。

另外，独特的“峇”字也有其因由，马来文化学者兼新马马华词典编纂者杨贵谊从“峇”这个象形文字中作出这样的推论。他说从字面上看，“峇”字显然是由“山”和“合”两个汉字结合起来的“双连造字”，

这里的山，指的是山地民族，即土著。早年与原住民妇女通婚的华裔所传下的混血后代，男的叫峇峇，女的为娘惹（杨贵谊，2014：63）。

根据瑞天咸爵士（Frank A Swettenham）（1910：7）的《英马词典与注释》所示，“峇峇”指的是出生在海峡殖民地的男人，包括了英裔、华裔、或中英混血人士所生的孩子，更说这词是来自印度斯坦语。丹尼斯（N.B.Dennys）的（1894，转引陈志明，1984：168）《英治马来亚字典》也提到“峇峇”原是土耳其文中所指的“先生，父亲，或孩子”，通过印度传到海峡殖民地，继而泛指“所有的海峡华人和外国人的孩子”。沃恩（J.D.Vaughan）（1897：2）写道孟加拉土著用“峇峇”这词统称外籍人士的孩子，而檳城印度人就用这名称泛指华人后代，约定俗成，后来在社会广泛流传。

“峇峇”这个术语指的是新马土生华人中的男性。峇峇族群取马来词汇“Peranakan Cina”为自己族群的统称（在印尼则是“Peranakan Tionghua”），意思是“土生华人”，也音译为“伯拉纳干华人”。Peranakan 的字根为 anak，孩子的意思。在马来语中，这个字也是子宫的意思，所以指在本地出生的人。在几百年来的应用上，peranakan 含有混血的意思，泛指外国人在本地的后代，所以也有 Jawi Peranakan、Indian Peranakan 等等。鲁道夫（Jurgen C. Rudolph）（1998：41-42）指出，原意指子宫的 peranakan，被早期的马来人用以称呼当地的华人，以暗示他们民族来源之糅杂。陈志明（1984：168）指出 peranakan 一字用来分别峇峇华人与“新客华人”，即因英殖民政府的统治而在十九世纪大量从中国涌入马来亚的华人。这词汇被用来区分两群生活习惯和政治意识各

不相同的华人族群。如今，马来西亚的华人都是本地出生的，peranakan 便成为峇峇族群的另一个名称。

英国人的统治将峇峇华人推向优越的社会阶层。峇峇华人在文化上跨越华巫两族，经济富裕，又通晓英语，适合助殖民政府扮演桥梁的角色。他们在商业领域中与殖民政府保持合作关系，其中精英也被任用为公务员，有的更通过女皇奖学金获得在国外深造的机会。随着 1819 年英国人将新加坡开辟为商业中心，许多峇峇便从马六甲移居于此。1826 年海峡殖民地成立，峇峇在政治上完全接受自己为英国政府的公民，在社会上又享受着舒适的地位。此时，英国人因为要开辟矿场而运入大量中国移民，为了表示两者间的分别，峇峇华人就称自己族群为“Straits Chinese”或“Straits-born Chinese”（海峡华人/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

“海峡华人”一词最早出现于 1852 年的印度归化法案（Indian Act of 1852 Naturalization），当中列明土生华人与中国移民之分别，且在第八章说明了在英属区域出生的人民都能够享有与英国公民等同的身份与权利（Frost, 2005: 40）。另外，斐迪曼（Maurice Freedman）指出由于十九世纪的峇峇华人是华社的优越阶层（1957: 11），故常有新客华人入赘峇峇家庭，这种“进赘”（Chin-tsoe）婚姻在当时社会相当普遍。

物转星移，“海峡华人”在英殖民时期包含优越和专利的意思，但是随着英殖民政府的撤离，“海峡”既已消失，海峡华人这词汇也失去意义。当时的英籍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SBCA) 也在 1964 年转名为新加坡土生华人协会 (Singapore Chinese Peranakan Association) (Lee, Lee, 1993: 30)。自此, “海峡华人”成为历史名词, 专指英治海峡殖民地这段时期的土生华人。由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为海峡殖民地这段时期, 所以行文会交替使用“海峡华人”和泛指各地域及历史时段的“峇峇”。

英国人统治下的峇峇华人经历着克里奥尔 (Creolisation) 过程, 在当时的大体系中, 来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冲击也不断对此族群产生影响。随着英国人的离开, 新马的独立, 历史洪流中的大小事都影响着峇峇华人, 迫使他们时刻在身份认同和族群定位这课题上漂浮。由此可见, 我们难以为峇峇华人在身份认同上做个总结, 必须考虑他们所处的时段, 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 不同的地域和氛围, 还有不同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 都会使他们在各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认同。以林文庆、辜鸿铭和宋鸿祥为例, 三位来自望族的峇峇, 即使同样处于英殖民时代, 对中国文化的亲昵度却有所差异。辜鸿铭干脆晚年留在中国任教, 林文庆一生孜孜不倦的东西两边跑, 宋鸿祥则始终表示了自己在精神层面上比较靠向西边。这样的情形显示出本论文选择仅以《海华》为峇峇文化研究的切入点的须要, 而所研究的对象是在英殖民时期处于东西文化交界面 (新马) 的“海峡华人”。

第三节 《海峡华人杂志》的灵魂人物

林文庆和宋鸿祥是促成《海华》出现的两位灵魂人物，此节对此详加交代：

一、林文庆

《海华》创办人林文庆（1869-1957）是在新加坡出生的第二代峇峇华人，他的祖父林玛彭是福建海澄人，1839年南渡槟榔屿，娶当地娘惹生下林天尧后便迁居新加坡。林文庆接受的是英政府所设的英式教育，但幼年时曾在福建会馆附设的书院年四书五经。1887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取女皇奖学金的华人，随后便到英格兰爱丁堡大学读医。帮助林文庆争取到奖学金的莱佛士书院校长胡列特对他影响极深，（*Straits Times*, 17. 10. 1956, Lloyd Morgan）他的教诲，“自尊自重，务求做得对站的直”，贯彻林文庆一生。

六年的英国生活，理该让林文庆更加崇洋，但正正在这段时期内，他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情怀被唤醒了。他无法用流利的中文跟中国同学沟通，也无法为导师翻译中文习卷。与异族相处时感受到种种矛盾，又见中国人受白种人的侮辱，纳闷之余，发愤汲取中华知识。回国后，行医和经商的同时，他积极鼓励同胞拥抱中华文化，对中华思想在英式环境中的传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领导华社改革，倡导儒家思想和翻译中国经典，其中华人改革党（*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海峡华人杂志》、《日新报》、新加

坡华人女子学校、儒教复兴运动、华语学习班、剪辮运动、反鴉片运动等都由他一手建立。

通过《海华》所见的林文庆，是个理智的热爱中华文化、诚心的牵挂中国国情，并且无私付出以拯救族群的双语精英。在办刊初期，正是中国百日维新大起大落之时，林文庆对于时局之动荡悲痛不已，以不同的笔名撰文寄意，再极力推动文化与思想改革，以图救国（中国）保种（海峡华人之社会地位和民族特性）。林文庆的文章显示他对中西双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更以他的语言能力将两者融汇贯通，在维新思潮认为西方科技能够帮助拯救中国之时，贡献他的西方知识，同时不忘一再提出他认为中华智慧其实更胜一筹之见解，足见他对祖籍中华的民族认同。

另一方面，《海华》的选文和语调表现出他对自己族群有着一股家长式，父辈式的情怀。他以文章循序渐进的引导海峡华人成为更进步更崇高的族群，甚至教导每家每户中的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应该如何依循儒家思想，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他指责海峡华人的奢靡生活，叮嘱他们切勿受眼前所享有的短暂富裕所蒙蔽，应该弄清自己的文化身份，稳守自己的社会定位。

在政治方面，林文庆由于对英国政府给予的教育机会有所感激，同时也庆幸英政府跟其他殖民政府相比之下尚算开明和仁慈的态度，因此也做出不少贡献。他在 24 岁便被选为议员，也被安插在数个谘询性质的政府机构里，后来更参与组织英籍海峡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华人义勇军（Chinese Company of the Volunteer Force）。

但是尽管对英国表示忠悃，他对中国的政治也全心的支持，从维新党、革命党到国民党，林文庆热烈的参与或给予尽心的协助，让中国的革命活动取得海外华人的认同，同时也让新马华人向他们的文化祖国归心。年迈时，林文庆更负起厦门大学的校长职务，还为它三度南来募款。只可惜，他对古老文化传统的热枕，却被要以新思潮救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抗拒，特别是同在厦门大学教课的鲁迅，批评他为“开口闭口，不离孔子”的保守份子。

二、宋鸿祥

宋鸿祥（1871-1941）是第三代峇峇华人，出生于新加坡，对他影响至深的父亲宋佛俭来自马六甲，母亲冯芳莲是檳城娘惹。宋佛俭因为理雅格（Dr Rev James Legge）而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也造就了西化的宋鸿祥。他从未学习中文，也很少说福建话，母亲好比他的马来文老师，因此他马来特质也较显著。1888年宋鸿祥考获女皇奖学金，进入英国希拉里的中宇法学院（Middle Temple），后来到剑桥攻读法律，是第一个踏入剑桥唐宁学院的华人，也是第一批获得律师资格的海峡华人。

除了自己的律师专业，宋鸿祥其实花更多的心思在基督教事务上，同时也凭着回报英政府的心态成为议员和多个政府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英籍海峡华人公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和华人义勇军（Chinese Company of the Volunteer Force）的热心推动者，1902年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二世的加冕典礼，在大战期间更力推海峡华人为英国效力。

虽有文章说他是因为林文庆后来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放在中国才将许多要职转给宋鸿祥，但他毕竟成为了新马历史上首位受封为爵士的华人。

身为当时峇峇华人中的精英分子，宋鸿祥亦以改善海峡华人生活为己任，在社会和文教的改革上与林文庆并肩作战，性格沉敛的他仿佛永远给予打头炮的林文庆无私的配合。他领导的团体包括华人基督教协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读书俱乐部（Reading Club）、海峡文学学会（Straits Literary Association）；除了《海华》，他也参与许多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包括最初的 *Bintang Timor*、《海峡殖民地法律报告书》、《七弦琴报》（*The Lyre*）、《磐石堂信息》、《大战期间对英帝国的责任——海峡华人的基本指南》、《海峡华人与当地爱国同盟》，还有最重要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通过宋鸿祥刊登在《海华》的文章，可见他不忘以自己的法律专业惠及民众，在分析课题时常为读者提供法律视角。其中例子包括他针对中国纳妾和过继等传统制度所撰之文章。他提出各种辩护说法让这两项传统在英国法律中显得合法化，好让海峡华人能够在殖民土地上维护一些祖辈沿袭下来的，而他们也认为值得延续的惯例。

李元瑾（2001）在她的《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2001）一书中形容林文庆的对中西双方不同层面的认同为“双向心结”，而宋鸿祥则是贯彻的“永远的英国情怀”。无疑，中文对于宋鸿祥是陌生的语言，中华文化对他来说相当遥远。他对峇峇马来文亲昵，对基督教热衷，对英政府忠诚。他俩文化取向有别，却以开明态度联手

创办和经营《海华》，以致该刊立场中立和内容多元，为读者和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多面性的参考。

三、伍连德

《海华》还有第三位编辑伍连德（Gnoh Lean Tuck），也是女皇奖学金得奖者，到 1904 年才加入。他加入的前后杂志在内容上并无明显分别，文章之整体方向仍然坚守杂志创刊时所立之宗旨。

伍连德，字星联（1879—1960），槟城出生，其父亲伍祺学从广东到马来亚谋生。伍连德七岁入槟城大英义学就读，1896 年得英女皇奖学金到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学医，是首位学医的华人学生。1903 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到马来亚，到新成立的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疟疾和脚气病的研究工作。1904 年底，他返回槟城开诊所行医，不久后在新加坡迎娶华侨领袖黄乃裳之次女黄淑琼，即他与林文庆为连襟关系，也在这段时期参与《海华》编务以及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1907 年，他应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之聘，就职于北洋军医处。1910 年，中国东北黑死病肆虐，伍连德被召领导防疫工作，他毫不犹疑接受任务，四个月後，众人才把这场噬杀了六万生命的鼠疫扑灭。

伍连德因此被誉为中国的“防疫泰斗”，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和中国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他更因为防治鼠疫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甚至在 20 世纪初的五十年间就只他一位华人（冯泽君，2013：8-

1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伍连德离开中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返回槟城。1959年他的自传面世，1960年于槟城辞世。

从这三位灵魂人物的背景与经历可见《海华》是一份因为热忱和理想而诞生的期刊。林文庆和宋鸿祥两位创刊者都有造福社会和保护族群的理想。他们感受到自己族群在社会上的威胁和社群间的尴尬，还有在大众传媒上的劣势，遂为族群福利展开此项努力。他们的这份理念甚至影响了在医学上有着卓越成就的伍连德，使他加入编辑团一起改善被殖民者社会，也跟殖民者抗衡。该刊的创办不为盈利，再加上峇峇报刊都因为读者群的局限性而夭折，故将办刊视为牟利管道的可能性不高。

在创刊号题为〈本刊议程〉之编者的话中，说明该刊的出现是为海峡殖民地的各族民众提供一个言论平台，以共商政治、社会和其他相关课题。此外，随着海峡殖民地民众之教育水平的提升，该刊亦以“一份符合民众需求的季刊性文献”自居，鼓励读者进行知识性讨论活动，共同厘清当时混乱的舆论环境（1897（1）：1）。尽管此文明言该刊以海峡殖民地普罗大众为其读者群，但是许多文章皆指明写给海峡华人，杂志中所说的“我们”也指海峡华人，故该刊无疑是一份为特定族群而设的刊物。

《海华》的创立与海峡华人中华性的淡化息息相关。为了拯救正在消失中的中华特征，编辑群试图通过当时广泛流通的英语，将祖先的知识重新带回来给他们。与此同时，受过英式教育的编辑群亦深知西方科

技之重要，故取中庸立场，办一份“汇集东西文化的季刊”，宣扬双方之长，让读者能够从多方面学习，共谋福祉。

第三章 习俗——以理性思维追本溯源

“《海华》编辑群发现，随着海峡殖民地公民教育程度之提高，他们对祖辈传统和历史的认识反而减少。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此现象亦指出吾辈教育制度之缺陷，它虽有助吾辈理解新知识，却导致吾辈日益忘却祖辈之智慧。《海华》之创立实为弥补此缺陷。”（1897（1）：2）

《海华》编辑群在开篇时以〈本刊议程〉一文讲述他们创办这份季刊之缘由，以上这段言辞，反映出他们对流失传统所感之沉痛，对族群身份认同所感之忧患。彼时，海峡殖民地制度已成立 71 年，居住其中的海峡华人，既是华族后裔，亦是英国公民，需要面对东方与西方两种文化的交集，身上肩负双重认同。十九世纪晚期，中国与西方正面交锋。西方英法美德等国借助工业革命之势经济腾飞，而东方的中国则蒙受中日甲午战争大败之耻与西方列强之凌辱。当西方摆出胜利者骄横跋扈的姿态之时，中国群情激愤，在清政府签订辱国的《马关条约》之消息传开后，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千余名举人“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自此于全国开展，爱国救亡之中华民族意识汹涌。在此时代背景下，东方与西方这两股对峙的势力，更使海峡华人坐立难安，其知识分子因此自我检视，为族群探讨何去何从。《海华》应时而生。

虽然《海华》编辑群说明该刊欢迎诸位“海峡殖民地子民”阅读与投稿，但是内容多以峇峇读者为主。《海华》编辑群为峇峇提供一个舆论平台，鼓励读者探讨各项课题，顺势启动一场族群的内部改革，似在

呼应中国沸沸扬扬的维新改革。《海华》的改革旗号无关政治，而是针对峇峇族群在生活方式和思想层面上的弊病，他们试图进行一场移风易俗的运动，好让长期承受身份焦虑的峇峇族群能够紧随时代继续进步。纵观《海华》内容，亦如上述引文所示，编辑群认为传统的流失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习俗因此成为该刊的热门话题。

《海华》所提出的习俗课题涵盖祭祀、婚姻、过继和节庆等方面。这些文章皆强调传统对一个族群的重要性，却敦促读者了解传统背后的逻辑，慎言凡不合逻辑的切勿盲目跟随。因此，该刊时有文章痛斥峇峇的迷信态度，呼吁他们应当看清所沿袭之习俗中的懵懂和差谬，务必理性追溯习俗的根本，找出初始意义，才将之传承给后代。这些文章亦常评击峇峇因为死守习俗而盲从的繁文缛节，说他们不只花钱、花时间，更模糊了传统的核心思想。

综观《海华》中有关习俗的文章，可结论出海峡华人在处理习俗课题时表现出以下三项特质：

第一节 以西方知识重新评估中华传统

在多元种族的海峡殖民地社会中，海峡华人是被善待的一群，当中不乏学识渊博的专业人士，而《海华》的三位编辑更是获得女皇奖学金的精英分子。海峡华人精英分子接触了西方的繁盛后，再目睹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不得不正视陈腐思想之祸害，更不得不承认西方科学思维之重要。此外，当时维新思潮正炽，林文庆亦在《海华》明示对光绪帝之

关切与康有为等人的支持，而该刊鼓励读者利用西方知识检视传统习俗，亦和维新思潮所鼓吹的攀缘西学之态度一脉相承。

因此，《海华》杜绝迷信，首卷刊登于<新闻与提要>栏目的<华人的偶像崇拜及真正的魔鬼>（1897（1）：111）对迷信作出谴责。文中提到一位地位显赫的峇峇被“鬼上身”，家人纷纷招集神通和焚烧冥纸为他驱魂，谁知原来他只不过是喝醉了。故事说破了灵媒的骗局和迷信的祸害，反问读者怎么还受偶像崇拜这样无知的思想蒙蔽。

Moy Fah Chang 在<华人的迷信>（1900（4）：69）中挑战喧哗和炫耀的传统仪式。在这篇演讲稿中，作者直指风水命理为无稽之谈；年幼男女依据八字婚配是无知的行为；华人吵闹和奢侈的葬礼更是完全违背孝道精神。他说华人堪称最迷信的族群，更说中国当时腐败的政局也是拜迷信所赐。他痛斥说这些仪式不只幼稚，更是违背先贤经典中的教诲，因此借助这番言辞纠正读者的焦点，引导他们追溯传统风俗的真正意义。

接着，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 Lee Teng Hwee 在<祖先膜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亦尝试以科学的眼光指出迷信的恶果。他认为祖先膜拜实有其意义，但是经年累月以讹传讹，这项传统不但已经变质，甚至导致许多祸端，无理的花费和虚假的供奉更会使社会腐败。作者强调，迷信的习俗对健康、体能、道德、思想和社会建设都有负面影响，当时中国的腐败亦和此迷信态度息息相关。其中最严重的迷信问题是海峡华人以传宗接代为由，强迫年轻子女幼龄成婚，他们因为过于年幼生育而体

质虚弱，诞下的婴孩也不健康，整体上国家人民更难以富强。这项传统也带来一连串社会问题，包括人口膨胀、经济困窘、罪恶蔓生、弑婴和卖婴等。（1901（5）：130）

《海华》编辑群恳切呼吁读者对传承百年之风俗习惯进行理性反思，改变族群的迷信态度，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样移风易俗的改革需要循序渐进，这点表现在〈峇峇的改革〉这则“新闻与提要”短文中。文中提到檳城《海峡观察报》调侃《海华》迟迟未提起勇气对他们自己也承认是“愚昧、多余、或奢侈”（1897（1）：110）的习俗进行改革。编辑回应道他们亦热衷于此项改革，但是为避免将人力、精神及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讨论中，他们选择以比较缓慢但是更理性的方式，即塑造公众的思维并开拓他们的知识视野，让改革更加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要追求现代化进程而盲目地将传统习俗全盘推翻，而是敦促读者以逻辑思考方式检视之。这样的思考方式既源自编辑群的西方知识，也是受到当时维新思潮的影响。林文庆在第四卷开始展开的〈海峡华人之改革〉系列中，对海峡华人的葬礼习俗作出这样的分析：他说峇峇“因为不想被视为不孝子，所以才不敢不遵守葬礼习俗”（1900（4）：25）。

林文庆建议采取下列方式改良传统葬礼：

- 一、废除涉及神父、道士或和尚之仪式，弃用所有祭祀品；
- 二、让灵车将灵柩直接送往墓地，废除路上喧闹的仪式；
- 三、避免让灵柩停放三日之多，最好于二十四小时内下葬；
- 四、使用轻盈材质制造灵柩；

- 五、勿聘请风水师傅；
- 六、随心奉上香烛，务必免除隆重仪式；
- 七、勿供奉食物以及呼叫亡者用餐或就寝；
- 八、废除喧哗及庸俗的礼仪；
- 九、建立公共墓地，“那是风水最好的地方了”；
- 十、可以保有神主牌。

以上十点显示林文庆主张以科学的态度衡量仪式的必要性，乃精英分子接受西方教育后之视野。他强调葬礼之意义乃追思亡者，履行孝道，实为儒家教诲。他劝勉海峡华人以求知、求证的科学精神了解葬礼以及其他传统习俗的真正意义，追溯先贤传承习俗的原因且废除无意义的隆重仪式，好将正确的思想传承给下一代。

该刊所鼓吹的科学思维也表现在撰稿者对传统节庆所持之态度中。

Pun Lun 在〈马六甲王缸大游行〉中，形容这项节庆为“灿烂、堂皇而铺张”，带有神话色彩，众人忠心追随的盛典（1905（9）：119）。但是，他强调信众的虔诚不过因为惧怕鬼灵，而非出自真心诚意，所以此等铺张的盛典只是一项浪费钱财的举动，毫无意义。

从以上所举之触及祭祀、节庆、迷信等例子中，可见《海华》编辑取西方的科学与逻辑思维劝诫读者，呼吁他们采取理性的态度重新检视众多的华人传统习俗。尽管这些习俗与神灵亡魂这片未知的领域有关，民众还是不该因为对神鬼存有恐惧心理而盲从，更需要弃除繁缛奢华的仪式。以逻辑思维剖析传统习俗只是第一步，追求习俗内部最原始的精神价值才是这些作者的主要目的。这些文章都强调盲从的习俗扭曲

了先贤的原意，以致民众无法了解中华传统智慧，尤其是孔子的宝贵教诲。《海华》也以这些文章说明圣贤之道完全符合当代科学，故若以正确的态度延续这些中华传统习俗，在强化峇峇族群的中华性之余，并不违背他们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节 殖民语境下对传统的调整

英殖民势力到《海峡华人杂志》创刊的 1897 年，已经存在 70 余年，比马来西亚独立至今的时间更长。峇峇族群是被殖民者，但他们的身份却是悬殊的，异于殖民文学理论中一般所指的“他者”（others）。斐迪曼（Maurice Freedman）在《新加坡华人家庭与婚姻》一书中称峇峇族群为华人社会的优越阶层（Superior Stratum）（1957：11）。他们不是受欺凌的他者，甚至通过与殖民者的合作关系，换得优质生活，属于高人一等的上流社会阶层。

尽管如此，若以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的后殖民概念分析当时已经承受 70 余年殖民影响的峇峇族群，不难发现峇峇同样承受着“他者”的困境。他们难以摆脱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峇峇族群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在展示含混矛盾（ambivalence）的表现，他们一方面对高尚的西式生活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因淡忘祖宗传统文化而感到愧疚。他们难以自拔地模拟（mimicry）殖民者的处事态度和生活模式，更难以否认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殖民势力的冲击下所展示的混杂（hybridity），使得他们的中华性在英式的外袍下逐渐磨损，此中包括他们遗失祖辈语言的

遗憾、承受或接受西式体制对华族传统的鄙夷、西方宗教对华族价值观的揉捏等。这些内部情绪都表现在他们对习俗的探讨过程中。

遵守着传统观念的海峡华人在西方自由社会思想的冲击下深感矛盾，这点尤其展现在他们面对英国和中国两种不同体制的时候，对婚礼习俗的疑问和调整便是其中例子。

在有关婚姻的众多课题中，纳妾制或最能彰显英国和中国制度的差异，两国大相径庭的概念困扰着处于殖民环境中的海峡华人。宋鸿祥撰写的〈华人的第二段婚姻〉所探讨的正是此课题。英国法律禁止一夫多妻，但是中国纳妾的传统在海峡华人和当地新中国移民社群中根深蒂固，如何能在英制下继续享有这个中国传统赋予华裔男子的特权？文中提出几个英国官司案例，法官问道：既然妻与妾可以平分亡父财产，那该以什么证明她俩地位有异（1903（7）：73）？宋鸿祥的论点是，妻和妾在婚礼仪式和家庭地位方面皆有着显著的分别，纳妾并非等于迎娶第二位妻子，所以纳妾并不违背英国法律。作者支持这项华裔男子的传统特权，故换个说法使它在殖民环境中合法化，尝试以新诠释维系这项旧传统。

如此文所示，《海华》有意延续华人传统习俗，当它与殖民语境出现矛盾时，便提出理由支持它的合法性。宋鸿祥在谈论华人过继的习俗时也表现出同样态度。1903年平安夜，宋鸿祥在华人基督徒协会活动中分享这篇〈华人的过继惯例〉，大谈华人根深蒂固的领养课题。他试图追溯这个传统的源头，指出有关领养的记载能够追溯到尧舜时期，而且领养是家族大事，福建人的领养仪式就是在祠堂进行的。另外，他提出

了其他文明包括阿拉伯、罗马、印度文明也流传同样传统，甚至已经设立法律来监督有关活动。

他指出，华人的领养传统源于家族须要后裔进行祭祖仪式，若家中无儿，便领养兄弟或亲戚之子，此举称“过”，养子的身份也受到大清律例保护。文中更强调海峡殖民地还未能像中国那样给予过继的儿女法律上的权利和保障，呼吁读者正视此缺陷。篇末，他认同这项传统有其意义，值得保存，但是必须使它在当时繁昌的社会中适得其所，故须立法监管与维护之。

在英国制度下，海峡华人的纳妾制度被视为违背人权和自由的旧制，他们所承受的含混矛盾心理可想而知。英国法律未承认华族过继习俗，此举对峇峇的身份认同亦是一项打击。宋鸿祥这两篇文章展示《海华》尝试通过英国法律争取华族习俗的合法性，让它在殖民地制度下得以保存，这也是峇峇精英分子这群“他者”对中、英两大体系融会贯通后，为维护族群身份和保障族群利益所取之策略。

《海华》将不少版位留给艺术作品，利用小说的感染力传达其讯息。〈镶在框架中那张车票的故事〉（1899（2）：166）和〈Ada Wing 的婚姻〉（1900（4）：146）这两则小说鼓励便是读者勇敢地挑战旧制，打破无意义的旧有观念。〈镶在框架中那张车票的故事〉之作者 Chia Cheng Sit 所挑战的是华人的婚配制度。故事以檳城为背景，一名男孩对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焦虑不安，于是请马来巫师利用魔法偷看新娘模样，发现新娘又胖又丑，便赶在拜堂前逃之夭夭，买了火车票直驱仰光。此

决定换取了他日后美满的生活，于是将车票高挂在墙，纪念自己侥幸逃过这场人生浩劫。〈Ada Wing 的婚姻〉由作者 Kelwin Baxter 撰写，讲述一名娘惹因为拒绝传统婚配而重获新生。这两篇作品不只赞扬主人翁勇敢地挑战陈腐观念，也欣赏他们为自己争取了自主权，寓意海峡华人亦可以此态度向殖民政府争取更理想的地位，中国的同宗子弟也可以向朝廷争取一个更理想的家国。

值得提及的是，若将〈Ada Wing 的婚姻〉与宋鸿祥的两篇文章做个比较，也许会让心细的读者感到矛盾。《海华》建议保持纳妾和过继传统，但是这些传统剥夺妇女的自主权，违背《海华》其他篇章所主张的“兴女学”运动，自相矛盾。显然，海峡华人虽然推动现代化进程，乃所谓的保障族群利益，却仍然以峇峇的利益为首要考量。这些改革运动中主要受惠的是峇峇，妇女的权益还是次要的，因为他们当时仍未准备推翻男尊女卑的观念。或者说，他们仍然认为让妇女能够在纳妾制度下继续依附男性过活，或者更有益于她们。尽管是思想前卫的林文庆，在呼吁建立婚姻注册之际，也认为纳妾制不违背海峡华人的现代化进程。他在〈孔子时代的女子〉一文中说道，华人的妻妾制实非犹太和基督书籍所允之多妻制（1906（10）：170），正室享有比妾更高的地位，这种做法就是峇峇对妻子之尊重。在传统赋予男性特权的利诱下，他们当时对女性的尊重就仅此而已。换个角度看，对女权的这个含糊的态度，也是殖民时期的峇峇的含混矛盾的表现。尽管如此，从宏观角度看，海峡华人在《海华》办报的十一年间，虽然对女权的态度会像这样有时凌厉

有时忸怩，显示出具有含混矛盾意味的意志的动摇，但是其性别观还是有不明显的思想发展，笔者将在谈论性别观的第五章中详述。

在中、英两套制度的冲击下，海峡华人对他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进行调整。林文庆在〈华人婚礼习俗的改革倡议〉中呼吁读者对婚礼仪式进行反思，将之改革成“适应我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现状”的形式。他批评华人婚礼过于冗长、繁复和奢侈，连婚礼前的准备仪式也长达七天之久。（1901（5）：58—60）这与英式素白且利落的婚礼，实迥然不同，虽然他不屑模拟欧人，也认为需要依逻辑调整传统婚礼。于是，他列出四项准则来衡量仪式项目的去留。他认为，只有所有华人都在遵守的仪式才需要保留，而且它必须是不迷信的；不该牵涉奢侈的花费；也必须与婚姻相关。以此类推，他建议保留的项目包括：订婚、婚约和聘礼、招待亲朋戚友的宴会、天官的膜拜、签署结婚证书、注册婚姻，以及婚后第三天拜访亲戚。他说虽然对八字这项习俗应该还会延续好些年，但是希望在不久的未来，海峡华人将不再需要聘用相士。再者，在体制的比较下，他知道婚姻注册制度的重要性，故促殖民地政府速实施该制以维护女性权益。

编辑群对婚姻的思考亦延伸出其他课题。林文庆以〈华人父母的责任-婚姻课题的探讨〉一文，劝勉海峡华人父母勿逼迫女儿稚龄出嫁，理由是医学已经证明年幼生育容易患病，诞下婴孩也会体质虚弱。若将她嫁给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或者有遗传性疾病的对象，后果更不堪设想（1901（5）：88）。文章不乏科学证据，可是，他却没提起儿女选择对象的自由，可见当时海峡华人社会仍无意推翻媒妁之言的旧制度。

Lew See Fah（似乎暗喻“Lucifer”- 光之源的意思）是活跃的投稿者，他在该刊发表数篇文章质问海峡华人有否将自己的家庭角色扮演妥当。在〈海峡华人的女儿〉中，他谴责为人父母因为盲目跟从传统，而导致儿女承受恶果。海峡华人的错误观念迫使从十二岁开始就被幽禁在家，杜绝与外人接触，呆上数载直到出嫁（1902（6）：43）。他怜悯这些女孩们的遭遇，痛恨这样的观念让她们错失学习机会。对于婚姻，《海华》最痛恨父母压迫儿女稚龄结婚，海峡华人身处自由社会，自称知识分子和大户人家，竟还无法脱离腐朽的旧观念。这样的思考固然缘于与西方科学知识的接触（上节所述）和维新思想的鼓吹（下节详述），但是笔者认为这主要源自海峡华人在殖民社会中与欧人社群的频繁交流，对中、英制度下年轻女性的不同遭遇进行比较而有所体悟。

殖民语境造就了两种体制的交叠，海峡华人沿袭着自己一套传统制度，而英国政府又带来了另一套法律规则。面对两者，峇峇族群承受着身份认同、含混矛盾、模拟和混杂这些被殖民者心理状态的交织，而《海华》编辑群则选择使传统习俗在殖民环境中合理化以继续捍卫族群之中华性，过程中，他们逐渐塑造出一种峇峇式的中华性。

第三节 对中国救国保种意识之回应

如前文所示，《海华》透过西方角度检视各项峇峇习俗后，所批判的是习俗烦冗且浮夸的仪式，还有迷思所致的盲从和愚见。但是，该刊还是主张保留各种传统习俗，推崇习俗的内在价值，并鼓励海峡华人往中华古文明智慧追溯，尤其喜欢将各项习俗的核心观念指向儒家思想。这种趋势正是对中国当时康、梁所发起之维新运动的正面呼应。

尊孔是维新运动中重要倡议。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康有为将百家归纳于“孔子之学”来整合中国本土文化，呼吁立孔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以之代表中国文化来对抗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梁启超的国学理念虽然包含孔子、老子和墨子三人的思想，但是孔子之教育极为重要。梁启超所言之国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石，孔学也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海华》的文章不只直言对康、梁论述的支持，更认同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坚信儒家思想绝对可媲美西方哲学。如前文所提之〈华人的迷信〉（1900（4）：69）和〈海峡华人之改革〉（1900

（4）：25），作者促海峡华人去芜存菁，虽然需要将礼仪简化、将迷信破除，但是不能舍弃拜祭祖先的传统，因为它包含着儒家的忠孝思想。

儒家追随者拜祭祖先，其心思是对抚育了后辈的先人表示恭敬，宛如他们依然在世那样。这些文章又以儒家思想言明，拜祭祖先绝不等同拜祭神鬼之恐惧心理，因为孔子坦言对宇宙鬼灵一无所知，是不可知论者

（agnostic），所以儒家的拜祭无关鬼神。此番解释表示拜祭祖先非迷信

举动，峇峇们大可合法合情合理地，在追逐现代化的殖民环境中沿袭此传统。

又如 Lee Teng Hwee 在〈祖先膜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1901（5）：130）中所言，他呼吁海峡华人遵守孔子的真正精神，考虑将葬礼所耗费的数百万元运用在建筑、教育、慈善或社会建设，使中国成为世界先进国。

另外，Tan Tek Soon 在〈火葬〉（1898（2）：81）中亦以儒家思想澄清海峡华人对火葬的误解。当时部分福建和峇峇家庭仍旧使用砖头和石灰封闭昂贵棺材作为殓葬方式，无法接受火葬，理由是他们认为以火葬方式处理遗体有欠恭敬。作者继而举出中国各省不同的殓葬方式，指出儒家教诲说明火葬并不违背祖辈意愿，而且家属依然可以用骨灰代表先人以进行拜祭仪式，表现儒家的忠孝精神。

外国传教士 C. Phillips 也交上〈孝道与其实在用途〉，大赞华人的忠孝精神，合乎编辑口味。当然，他的真正的目的是想顺水推舟地指出基督教和华人传统的孝道理念并不相违，方便进行传教工作。

《海华》在谈论传统习俗时，精英分子往先贤经典寻找保存习俗的理由。他们发现孔子之说总是能够给予逻辑的解释，让他们揭开传统习俗迷信的外壳后，能够找出使习俗合情合理的中华智慧。他们甚至认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科学的思维和态度，在上述文章中也直接将儒家思想视为逻辑。本着“儒家思想是科学、逻辑的”想法，中华传统的保存和族群的现代化进程便没有矛盾，海峡华人也可籍此同时吸收中华智

慧和西方知识而两不相斥。该刊致力宣传这点，让海峡华人自豪地捍卫中华传统，并骄傲地在殖民者面前炫耀自己民族的成就。这与康、梁之意相符，也是《海华》为拯救峇峇族群岌岌可危的中华源流特性所采取之策略，乃他们再华化工程中的重要项目。

第四节 小结

海峡华人受其身份焦虑心态驱使，以《海华》为舆论平台自我探讨，对于经年沿袭的习俗尤甚。《海华》对海峡华人长久以来盲目遵守的习俗进行重新剖析，过程中，他们以西方的科学发现和理智思维衡量，当时的殖民语境和维新思潮也给予他们不同层面的参考。期间，他们身为殖民地“他者”的矛盾含混表现亦有迹可寻，如他们支持维新的“兴女学”和西方的婚姻注册，却还舍不得男尊女卑的妻妾制所赋予男性的特权。虽然看来自相矛盾，但也反映出他们在这个自我探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思想进展，更显示出他们所承受的挣扎和所付出的努力。在进行各方面检视后，《海华》还是鼓励族群保留华人习俗，只是需要摒除迷信、奢侈和繁赘的仪式。更重要的是，《海华》呼吁读者认识习俗背后的初始意义，并引经据典一一证明习俗皆有逻辑根据，使华人传统习俗在趋向先进化的社会中显得合理，也使英化的峇峇坦然接受中华文化。在处理习俗的众多课题时，《海华》更同步宣传儒家思想。此举除了是编辑群对维新运动之支持，亦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巩固族群文化身份的利器，盼它能引领族群前进，让族群在南洋英势力和各种外来势力之冲击中仍能稳守一席之地。

第四章 信仰——尊崇孔教为族群宗教

宗教是探讨族群认同必涉之层面，而百余年前发行的《海华》亦视之为重要课题。《海华》中与宗教有关的文章共数 45 篇，而编辑群也抱着尚算开明的态度对待诸位撰稿者及他们对不同宗教的支持。其中有关孔教的文章共 12 篇（其中两篇评击之）、基督教的有 20 篇、泛谈宗教的（例如〈宗教与政府之关系〉、〈理想的宗教〉等文章）共六篇，而介绍佛教、回教、兴都教与泛灵论的各一至两篇。虽然谈论基督教的文章共 20 篇，但其中八篇批判之，另外三篇只是新闻摘要和基督徒的聚会分享，其他多是对评击所作之反驳。由此可见，《海华》虽然提供一个开放式言论平台让读者更深入理解当时殖民地社会中的各个宗教，但是缘于林文庆对孔教之推崇，《海华》对宗教课题的讨论在整体上其实正在引导读者向中华文化靠拢，乃该刊强化峇峇族群的中华性之其中步骤。

《海华》致力宣传孔教，甚至将之推举为族群宗教。林文庆在创刊号〈我们的敌人（宗教篇）〉一文中说得斩钉截铁：“无可否认，正信的孔教是最适合华人的宗教”。他说：“我想有些人认为华人是没有宗教的，但其实华人与古今往来最虔诚的民族无异，我们同样拥有自己的宗教。华人最钟爱的宗教就是儒家思想所建立之体系。我相信若诚心推行，辅之以现代化自由教育，孔教将是拥有审辩式思维的有识之士一直在寻找的理想宗教。”（1897（1）：57）林文庆对孔教之支持绝不含糊。

据颜清滢（2010）〈林文庆与东南亚早期的孔教复兴运动 1899～1911〉所述，林文庆虽不是新马孔教复兴运动之首倡者，却是最积极活跃的一员，以致被推举为整个运动的主角。

从整个社会氛围来看，峇峇长期以来所承受的文化矛盾在十九世纪末变得更加具体化，那正是英殖民政府的华民护卫司（The Chinese Protectorate）和清政府的中国领事馆在南洋激烈角力之时。英政府欲获得华裔的忠悃以助于管制与侵略，清政府也要激起华侨的效忠以为中国筹钱，而峇峇华人被夹于这两者间拉扯。

1899年，百日维新失败翌年，中国孔教复兴运动发起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往海外寻求支持。在印尼，海峡峇峇华人在当地的同宗子弟又受到荷政府新政策的迫压，民族情绪正炽。顺应这些条件，一群华裔商人就在吉隆坡发动了新马孔教复兴运动，并迅速赢得全国各阶层华裔人士的回响。其实打从1894年起，林文庆已经为孔教作文字宣传和巡回演讲。他在1893年才从英国返回新加坡，可见他对孔教的推动是迫不及待的。1900年康有为抵新避难，更鼓舞了儒学的推动。1901年，一场以林文庆为首的会议通过了兴建孔庙的倡议。这是群众孔学推动的新阶段，因为此倡议超越了单纯以文章和演说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再者，这些儒家支持者认为有必要正式建立一个以孔子为精神领袖的宗教机构，设孔庙为宗教场所，也建议立孔子诞辰为公共假期，试图全方位地将孔教弘扬给社会各阶层人士。（2010：130-162）。

林文庆对孔教的诠释深受康有为、谭嗣同之影响。康谭将中国固有之学统称为孔教，彰显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意蕴，又以之称诸子百家全都一脉相承，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来对抗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南洋，林文庆循此思路，更将西学的基本精神（如求知、逻辑等）纳入孔子的教诲中，向殖民者展示中华文化之壮大。

当然，林文庆与殖民政府及西方教育有着极深的渊源。可是，在英政府和中国领事热烈拉拢峇峇精英的当儿，林文庆却致力宣传孔教，没给英政府留半点面子。另外，虽然林文庆曾经得到莱佛士书院校长胡列特的栽培，也对后者心存感激，但是他却就事论事地在《海华》中撰文怒斥传教士和基督教。林文庆荣获女王奖学金远赴英国学医，可留英的经历在给林文庆灌输知识之余，也输入了失去中华文化的失落感。明显的，林文庆在精神层面上更认同中华文化。另外，岳父黄乃裳——一位兼具儒学修养和改革抱负的福建举人——和发妻黄瑞琼更让他对儒家思想的信念坚如磐石。

通过《海华》，林文庆致力将孔教推举为峇峇族群的理想宗教，并以儒家思想帮助族群重新建立民族尊严，亦借其力抵御西方的文化殖民势力。此节，我们且看《海华》宣传孔教之过程，并依其时间性发展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节 第一阶段（1897~1900）：强调峇峇拥有自己的宗教

《海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贯彻整部期刊，编辑群甚至将《论语·学而》中的“过则勿惮改”印在每卷之首页，殷切地以孔子之教诲勉励读者。除了鼓励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品德、文化、习俗，甚至是逻辑的参考之外，《海华》更要肯定儒家思想的宗教地位，故林文庆在创刊号就已声明孔教就是最适合海峡华人的宗教。

接着，《海华》以〈孔教的复兴〉这则“新闻与提要”描述当地孔教情况后，便开始刊文积极推动。短文透露新加坡民众在当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各种推广孔学的活动陆续展开（1899（3）：68）。这就是新马孔教复兴运动发轫之年，林文庆正是走在最前线的领导者。

林文庆对孔学的热忱，甚至是对孔教的虔诚，符合当时康有为推举孔教为国教之倡议。康有为以孔子之学概括诸子百家，使之成为不只是包含中国文化精粹的国学，更是代表着中国人之信仰的国教。他弘扬孔教，称孔子为教宗，是为了帮助中国人重拾文化认同，亦抵抗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拯救国家与民族。身在南洋的林文庆撰文热烈回应，认同孔教应为华人的国教，尽管在多元宗教的殖民氛围里，孔教亦是最适合海峡华人之宗教。

林文庆对孔学的推广在〈海峡华人之改革〉系列之〈宗教〉篇中继续延伸。林文庆通过长达六篇的〈海峡华人之改革〉系列呼吁海峡华人

自我提升，以救助困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同宗子弟，其他篇章依顺序排列为〈辩子课题〉、〈服装〉、〈儿童教育〉、〈孝道〉和〈葬礼〉。在〈宗教〉篇中，林文庆首先反驳欧洲传教士指华族无国教的说法。他的论点是，华族捍卫正义、坚守正念、维护伦理、传承道德的价值观皆是宗教的体现。华人的宗教早已融入在生活各层面；华人绝对有自己的宗教信仰，绝不输于外来宗教。在华人的宗教观念里，“人”被“天”赋予“仁”之本性以引导他向上向善。林文庆因此赞扬孔子将此套伟大的宗教体系沿袭给华人。（1899（3）：163）

在第四卷的〈丧礼〉篇中，林文庆继续以孔子的道理服众。华人丧礼免不了宗教仪式，也少不了迷信和误解，但是为亡者送上祭品这项传统仪式对林文庆来说却有其意义，因为那是儒家孝道的表现。林文庆认同儒家之孝道，奉劝海峡华人听从孔子之教诲，在长辈辞世后须像他们依然在世般侍奉他们，奉上食品和衣物以表达恭敬与关爱。不仅如此，他说年轻的海峡华人受传教士误导，崇洋媚外，轻视自己的华族文化，让他担忧。（1900（4）：49）

需要注明的是，本文选用“孔教”而非“儒教”，皆因该刊崇儒的文章时时强调孔子本人之言行，林文庆更在上述〈丧礼〉篇中写道“朱熹错误的哲学观”，指朱熹“对自然科学所知甚少”（1900（4）：52）。可见林文庆不认同宋明儒学，所推崇的是先秦儒学，甚至要追溯回孔子最初的言说。

1899年，“新闻与提要”中〈日本的宗教〉（1900（4）：82）一文提到日本教育部决定终止政府学校中的宗教课程，此举引起当地佛教与基督教组织的反对。《海华》编辑群便借此机会提及数位支持政府的这项做法的日本学者，强调他们的世界观与宗教观都以现代儒家思想为本。

1900年，传教士以〈何谓孔学？〉一文开始应对林文庆对孔教的推崇，反映出当时基督教组织对孔教之传播的担忧。这篇由传教士 C. Phillips 撰写的文章含有贬低孔教的意思，作者主要指出孔子不过是位出众的凡人，并非神。孔子不敢明说神存在与否，因此孔教无法带领信众到至高无上的神的彼岸去。他说，孔学对于海峡华人社会或有其价值，但也不过只是神展示祂的智慧而延伸出的一套社会法则，因此“孔学好比灵修教育的小学课程中所授的 ABC”（1900（4）：118）。他劝勉孔教追崇者勿只顾听从孔子教诲，反而应该尝试超越孔子的成就，将目标定向（基督教所指的）至高无上的神。此文引起《海华》其他作者激烈的反驳，孔教和基督教支持者间的笔战自此展开，详情留待下节说明。

林文庆之所以撰文积极推举孔教为族群宗教，实与维新思潮息息相关，而这几年《海华》的社论与选文更清楚表示编辑群对中国时势感到痛心疾首。这些弘扬孔学的文章反映出《海华》编辑群试图以孔教维护民族尊严、激发中华文化认同，以及重新灌输中华教育的目的。与此同时，许多文章更毫不掩饰作者对传教士和基督组织之厌恶，不只表现出他们对欧洲列强的不满，也透露他们对文化殖民之敌意。

值得表扬的是，该刊编辑群并没有拒绝刊登欧人赞扬基督教的文稿，这样的作风符合他们在传播志业中所采取的言论自由的态度，也可能因为副编辑宋鸿祥是基督徒的关系。无论如何，通过鼓励自由舆论，该刊亦做到了吸取西方价值（自由）来开拓思维，进一步塑造集合中西双方优势的峇峇式中华性。

第二节 第二阶段（1901~1904）：“世纪之交的宗教辩论”

上文提到，〈何谓孔学？〉一文引起一连串反击，最先回应的便是一位 *Historicus*，而他原来就是林文庆（李元瑾，2001：275）。在〈圣经的教导与基督徒的惯例之反思〉中，他说：“圣经里并没有提供任何华人不已知晓的道德知识，例如圣经中所谓的以善报恶，早在耶稣出生前五百年便由老子提出”。他指传教士就是中国众多问题的导因，更有证据显示传教士在弘传基督理念时，罔顾当地居民的感受，扰乱他们的日常生活。文章也举出基督教组织对科学的压迫，相反地华人的宗教却尊重科学，华人的圣贤经典更不像旧约般，需要通过一篇篇“最不道德”

（*coarsest indecencies*）的描述来教导信众何谓道德。（1901（5）：104）

接着，由 *Cosmos* 撰写的〈（一些欧洲人眼中的）传教士〉再次谴责身居南洋的传教士。文章称他们的举止为“无知、狂热主义和利己主义”（*ignorance, fanaticism and egotism*）的表现，传教士不但不尊重当地民间宗教，也懒于多了解民情，更贬低当地传统宗教来抬高基督教的地位。

（1902（6）：5）

孔教与基督教在《海华》的拉锯战逐渐白热化，1904年可说是这场笔战的巅峰。林文庆与传教士 Rev. W. Murray 各施其技，这期你一言，下期我一语，各自赞扬他们所信仰的宗教。林文庆以〈儒家的宇宙论和上帝观〉一篇演讲启动一系列探讨孔学的文章。此篇讲述孔子从不提出宇宙起源说，因为他不相信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或是历史初始上帝主宰一切的说法。当基督教和佛教盛行于十一世纪时，儒家则取易经之说解释宇宙的起源，提出阴和阳、气和质衍生大地万物，这就是太极的表现。此一元论后来更得外国科学家和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海克尔（Haeckel）和毕希纳（Buchner）加以佐证。（1904（8）：78）

林文庆在文章中感慨多数华人不追随代表太极的“天”，而迷信地祭拜人所想象的“神”。他说华人的宗教迷思还包括“贿赂”神灵以求得保佑，遂未发挥“人”为“天”之辅佐者的天性。另一方面，孔子的“天”已逐渐的被理解成“理”（reason），科学的发现也一再证实这点。相反地，如果基督教有关救赎的教理还是以犹太传说为根本，它终将失去信众的认可，无法达致更高的精神层面。

林文庆陆续在不同场合上发表整十篇有关孔学的演说，触及人之天性、道德、孝义、理念、理想、婚姻、友谊、兄弟情谊、女性地位等课题。他尤其赞赏孔子“不可知论”（agnostic）的态度，孔子因为无法确定死后之事，所以坦诚不知，故不无凭起论，乃智者表现。

这些文章题为：〈儒家的宇宙论和上帝观〉、〈儒家的人性观〉、〈儒家的伦理基础〉、〈儒家的孝道观〉、〈儒家的祭拜仪式〉、〈儒

家的理想>、<儒家的兄弟观>、<儒家社会中妇女的身份地位>、<儒家的婚姻观>和<儒家的交友之道>。

<儒家的伦理基础>强调儒家思想鼓励审辨性思考。他拿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作比较，指出孔子比耶稣早五百年便提出大爱的概念。更何况，基督教各宗间相互残杀根本就是对大爱概念最大的讽刺。他支持孔子以孝为本之说，“孝”就是“爱”。若行“孝”，家庭和睦，父慈子敬；“孝”也让人摒除私欲，远离犯罪，社会安宁，国泰民安。他亦提醒孝非愚孝，若父母有错，孩子应该恭敬地纠正他们。（1904（8）：206）

林文庆也表扬日本在传播儒家思想方面的成就。他说日本先进的原因是他们尊崇孔子之教诲，而日本小孩也从小接受礼教。他以这点强调儒家传统有助社会进展，故以孔教作为族群之宗教是理性的抉择。而针对传教士所言，“孔教不谈人神间之关系”，林文庆则说：“这种关系并非必要，因为当人们完成了他们的职务，便是对神有了交代，说到底，这便是耶稣教义中所指出的智慧”。

在<儒家的人性观>中，他说虽然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善根，但是人仍需要教化才能组织和谐社会（1904（8）：144）。

林文庆以<儒家的理想>继而指出孔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是：孔学并非以一种超自然力量为尊，而是支持各个民族的传统信仰，所以才能够和韩国、日本和安南各国的传统信仰共存，也广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所接受。此外，他说科学的迅速发展并未推翻孔教任何一条教义，故称孔学为世上最古老且最伟大的“人文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

（1905（9）：115）

林文庆不只通过《海华》积极宣传儒家思想，且身体力行，在社会各场合弘扬孔教。该刊亦偶有报导群众对孔教之反应，提及筹建孔子学校之建议获得群众热烈支持，孔诞庆典又吸引了整五百人出席（1905（9）：133）。由此可见，林文庆所领导的孔教复兴运动得到海峡华人的正面回应，而部分海峡华人也受《海华》影响，以孔学为文化、思想、品德之依归。

在林文庆不懈发表孔学言论的同时，神父 W. Murray 亦不甘示弱，频频在《海华》发表歌颂基督教和评论孔教的文章。林文庆也保持编辑应有之开明态度，不加拒绝，两者越辩越勇。这场辩论里里外外共持续十五年之久，李元瑾称之为“世纪之交的宗教辩论”（李元瑾，2010：274）。Murray 在争辩之始口吻尚算缓和，后因林文庆的强烈评击也不再客气。他的论点主要是儒家对自然界超现实避而不谈，因此孔教不足以成为一个完整的宗教。在〈孔教和基督教〉一文中，他说：“峇峇族群重振孔学的现象，该被嘉许为一种爱国情操。”（1904（8）：128）此话直言海峡华人信奉孔教只是“爱国”的表现，而当时之“国”属英殖民地，与孔子扯不上关系，故传教士所言之“国”实为“根”或“文化根源”之意。易言之，他指出峇峇族群推崇孔教只是一种被文化情怀操控的情绪化表现，并非真认同孔学是灵修或精神之依托。传教士为抬举

基督教，竟然拈来海峡华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情绪作为这场笔战的筹码，但在整体上，《海华》的宗教立场依旧倾向孔教，该刊试图强化族群之中华性的目的显而易见。

第三节 第三阶段（1905~1907）：强调大同观的包容性

进入《海华》后期，这场宗教角力似乎渐露疲态，一些呼吁宗教间彼此尊重的文章开始出现，而林文庆也在这时期提出儒家大同观，《海华》的内容在整体上表现出对多元化的包容性。

林文庆在 1905 年孔诞庆典中发表〈儒家的理想〉，向民众介绍儒家大同观。他说儒家思想教育民众成为君子（Cultured Man），君子才能组织稳定和谐的家庭，建立安定社会和理想国度（Ideal State），最后达成大同世界（Federation of the World）。他说《大学》（The Great Study）已将教育原则设定妥当，助君子达到最崇高之道德成就，造福世界。他叮嘱，子曰人皆有四项责任——对自己的；对家庭的；对国家的；和对全人类的。一个人应该表现仁爱、正义、礼仪、睿智和诚信；一个家庭应该拥有对父母之孝，兄弟间之爱，夫妻间之和谐；一个国家应该有忠诚和情谊，这样就能达致世界的和平与团结。（1905（9）：115）换言之，林文庆显然认为，若民众能够成就君子，就能成就大同世界，而这样包容的大同世界也自然能够减轻峇峇族群身份尴尬之苦恼。

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康有为、谭嗣同借此宣扬大同主义，以“仁”作为中西文化的共性，将西学中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全纳入“仁”中，让中西贯通。这样的包容性相当适合南洋的海峡

华人，他们在这样的氛围中能够坦然面对族群自身的文化矛盾，也能够缓解他们与其他社群间的张力。于是，《海华》对孔教的弘扬在后期较侧重于儒家大同观。

刊登在第七卷首页的〈宗教的社会地位〉便中立地对待各门宗教。作者 Lee Teng Hwee 对宗教课题作出中立的分析，详细讲述宗教在社会各层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他提醒说宗教直接影响民众的思想，故须确保它的教义能够使社会进步。（1903（7）：1）易言之，若宗教能够启民智和促发展，无论哪门宗教都有其价值。

在第九卷中，作者 Mayo 以〈宗教的理想〉一文反对当时宗教间的紧张对峙。他说有些宗教其实在分隔民众，蒙蔽生命的真理，故呼吁民众寻求一位共同的神（1905（9）：123）。

另外，作者 Kiong Chin Eng 通过〈基督教与传教士对儒家的评论〉一文赞扬中国传统信仰之包容性。这是发表于中国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的演说，作者分析华人的宗教信仰实已夹杂对儒教、道教、佛教以及祖先之信奉，并形容这种富“包容性和全面性”的精神是华人“独特”之处。

他亦借机反驳传教士的对华族宗教的批评，声言若非基督教常闹内讧甚至互相残杀，传教士若无侵占中国的阴谋，华人该也会将基督教教理融入他们的信仰中（1906（10）：8）。他亦指出基督教缺乏包容性，拒绝接受华人所指的“天”等同基督教所言之“神”，皆代表世间最高

的主宰权威。他亦不屑基督徒指华人迷信，强调祖先敬奉之三项条件——姿势（posture）、祈愿（invocation）和祭品（offerings）实包含对已故亲人最深的敬意，反驳道：“难道基督徒相信神迹不是一种迷信的表现？”最后，他谴责基督教排斥异教和贬低其他宗教的作为，基督教视异教为魔鬼这种举动更是缺乏博爱与包容精神。

《海华》后期的文艺作品也呈现大同观理念，它们最大的特色是对殖民地的多元语境进行反思，并呼吁读者包容彼此，达成族群间共生共荣。〈怪异的梦〉（1906（10）：117，167）的作者 F. Philpot Laurence 通过讲述自己的两段梦境称赞南洋多元文化、种族和宗教之美，也表露了他对东方文化的崇仰。他的〈太阳之歌〉（1906（10）：100）显然也是结合各种宗教之说而成的想法。此文虽歌颂“神”，却说明所指的不单是基督教的天神，而是所有种族和宗教都指向的同一个宇宙主宰力量。在小说之始，作者提出他对某些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种种质疑，而教堂压制科学和瞒骗世人的举动更让他丧失信心。他因此陷入莫大的困扰中，无助之时他感觉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带他窥探宇宙之大和生命之玄，让他明瞭“一个宇宙主宰”的概念，豁然开朗。

另外，刊登于末卷的三篇诗歌也传递此讯息。〈沉默的力量〉（1905（9）：181）强调所有宗教皆有共性，而马来亚就是个容许多种宗教汇集的好地方；〈生命之梦〉（1907（11）：20），Faith Philpot Laurence 赞叹人类和天神，表示所有族群皆应该受到等同的尊重；〈人类的进化〉（1907（11）：71）认同进化论，借此歌颂生命、宇宙、灵魂和全人类。

上述例子显示《海华》编辑群体会到宗教包容性在多元社会中之重要，但是这样的体悟并不违背林文庆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编辑群在儒家大同观中找到这种阔度与高度，于是该刊在后期弘扬孔教时多强调此论点，便可依然理直气壮地通过传播儒家思想来强化峇峇族群的中华认同。

分析《海华》所展现的大同观，可见编辑群最注重的是大同观中的“平等”价值。儒家思想始终鼓励效忠君王，康有为只是呼吁君主立宪而非推翻天子朝廷，而《海华》编辑同样的还是视英女王对统治者，他们口中的大同观在现代语境中实有着极大的局限。提出儒家大同观，主要意味峇峇族群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哪怕他们还是被殖民者，但仍然要鼓起勇气，竖立起民族尊严，向殖民者争取“平等”地位。

《海华》探讨宗教课题时致力于宣传孔教，乃促进中华文化在族群间的传播。这些举动虽然表示该刊认同中国为文化根源，但对于海峡华人同是英殖民地公民这项事实，编辑群亦直言不讳。以《海华》立场而言，两者并无矛盾，一个是种族，一个是公民，是两回事，共存亦可。下章教育篇将继续讨论《海华》如何在英殖民政府的管辖下，捍卫其中华性。

第四节 小结

《海华》主编林文庆将孔教推崇为华人之国教，乃至是华裔祖辈沿袭给峇峇后裔的宗教。他以《海华》呼吁读者认识孔子，遵循孔子的教诲，以孔教为族群的信仰，甚至依照孔子所倡导的方式来生活。在中国，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应对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势力；在南洋，林文庆通

过《海华》弘扬孔教以深化峇峇族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以孔教加强峇峇的华族尊严，作为抵御英国的文化殖民的利器。

尽管致力推行尊孔，林文庆仍然无法漠视南洋社会之多元，再加上峇峇族群本身杂糅的文化背景，故亦体悟各宗教与种族间互相尊重，彼此包容之需要。有鉴于此，他便引申出儒家大同观，呼吁在强化族群的文化特征之同时，亦追求一个共生共荣的平等社会，不只各族间能够和谐共处，殖民政府更应尊重此观念而公平对待亚籍与欧籍民众。可见，文化多元性让峇峇族群对儒家思想有其独特体会，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亦因此有种不同的体现。

第五章 教育——多管齐下灌输中华价值

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之视角检视《海华》方针，便能发现该刊比较符合社会责任理论的新闻理念和传播体制。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延伸，新闻从业者发现在完全自由的体制之下难免物极必反，所以新闻机构本身应该持有社会责任观念。《海华》由私人界融资与经营，不受殖民政府直接管制，为自由体制，而业者本来为社会责任所推动，希望通过该刊的传播领导读者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先进的社会。在社会责任理论中，报刊的首要目标是将冲突提升到讨论层面（Perterson、Schramm、Siebert 著，戴鑫译，2007：90），《海华》亦取此作风。其中差异是，该刊扮演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角色，而社会责任理论中所指的则是为避免过分的自由导致道德沦落的防守性角色。

再探讨《海华》编辑群理念，不难发现该刊亦包含学界后来提出的革命理论与发展理论之元素。论革命，该刊虽然不是要推翻当时的殖民政府，却有志帮助瓦解当时迂腐的清朝体制，也欲颠覆海峡华人族群的偏见陋习。论发展，它虽非理论所述般由中央集团操控国家建设，但仍以社会进步为目标做出种种努力。《海华》与以上数种理论有联系亦有差异，主要因为《海华》是为某个族群而设的期刊，也由于此族群在文化和政治上牵涉多个体系，《海华》在报刊史上更属特殊个案。

此章以教育为题，讲述《海华》如何通过教育读者来实践编辑群对社会责任、发展与革命（改革）的理念。此章取教育之广义，以说明《海华》的教育作用除了表现在它对当时教育制度的看法外，还包括对

峇峇族群在语言和德行方面的指导，以及该刊各项启迪民智的努力。这些“教导”都在纠正峇峇族群民族特性的展现，而此现象实缘于峇峇精英对身份认同所感之焦虑。

且先拿本文绪论提及的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作个对照：某人、感知某件事、做出反应、在某情境中、透过某些通道、将可得的材料加以制作、以某种语言形式、在某种情况下、传送内容、产生某些结果。《海华》本身就是峇峇精英“感知某件事”后之反应，接着在英殖民地氛围中通过由编辑群筛选的开放式舆论平台传达讯息。通过《海华》内容分析，可整理出峇峇族群在当时须要面对四股社会压力：

一、中国维新改良、民族意识、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想：甲午战争失败，清朝廷崩坏，康梁维新如火如荼进行后告败，光绪皇帝被软禁等，排山倒海的民族醒觉浪涛无不冲击峇峇族群中的精英分子。除《海华》外，林文庆还参与经营《天南新报》（1898 - 1905）和《日新报》

（1899 - 1901），两份报纸都倾向维新派，积极在海外（新加坡）宣传变法，响应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应付外强。来自中国的压力促使峇峇族群认真检视自己的身份认同。《海华》常刊文激起读者对华夏民族的自豪感，如〈中国士兵〉（1897（1）：129）、〈中国人的问题〉（1898（2）：1，58，111，132），而〈革命英雄之亡〉（1900（4）：9）与〈被迫害的革命先驱〉（1900（4）：24）等例子亦尽诉对变法失败和康、梁流亡所感之悲痛。

二、英国殖民地公民权益的争取，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反抗：虽然受到中国救亡图存的情绪鼓动，但是海峡华人仍然清楚自己与中国人的差异。海峡华人是英殖民地的公民，这是他们坚守的公民权益，也认定他们的政府由英女王领导。他们甚至向英政府争取更大的保障，因为担心自己会不慎被陌生的中国收纳为子民。中国和英国，一边是文化种族的依归，一边是公民的依归，身在新加坡的峇峇族群尚可避重就轻保持中立，只是在面对中英双方在国际舞台上交锋的课题（如鸦片）时，难免显得尴尬。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在文化上的侵略表示担忧，于是展开上章所述的儒家复兴，文化寻根运动。尽管他们身在上流社会阶层，但还是不免对英政府流露出一质疑的态度，他们要设立亚裔报刊之举

（1905（9）：84）便是其中佐证，所刊登的数篇小说亦对帝国主义提出疑问。该刊虽未提及引起峇峇族群对殖民政府产生不满的大事故，但是1880年代末，印尼荷兰殖民政府以政策改良之名来操控印尼伯拉纳干华人群经济，引发该族群的不满之余也激起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纷纷办报反击。这现象相信也触碰了同宗子弟新马峇峇族群长期的隐忧。

三、新客华人的涌进：英国的统治造就了南洋的多元社会，除了土生居民，英政府带入中国人和印度人以增加劳力资源。海峡华人凭着土生居民的身份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英政府带进的新客华人却多为底层阶级，两者身份悬殊。如〈（未经证实的）华人的埋怨〉（1897（1）：112）这篇新闻摘要所示，海峡华人忙于澄清新客华人劳工的集体抗议与海峡华人无关，尝试划清界限。尽管如此，该刊从无表示对新客华人有

不敬之意，它为受英政府欺凌的新客华人打抱不平，亦撰文赞扬陆佑、余有进等成功的新客华人商家。但是，新客华人的数目逐渐增长，难免淹没海峡华人的独特文化，外界也将两者混为一谈，对海峡华人来说确是一种隐忧。

四、对马来文化和回教的抗拒：海峡华人拥有马来族的血统，生活中已经融入了马来族文化（如语言、服装等），但是该刊中亦有不少文章透露海峡华人对马来文化的抗拒。其中例子有〈Chang Ching Chong 奇遇记〉（1898（2）：13, 64, 84, 139），这篇小说惋惜族群失去祖先的文明，藐视将族群变成混种的土著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抗拒马来族所信奉的回教，该刊以宗教角度谈论回教时所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1906（10）：42），更以幽默文章〈烧猪的理论〉（1907（11）：158）以峇峇马来文大谈猪肉的美味。回教势力对海峡华人来说亦是威胁，《海华》也忙于替峇峇族群与回教划清分界。

以上四股压力迫使海峡华人面对多重边缘化，促精英分子以期刊作为工具在社会上为族群割划出一席之地。这是格伯纳传播总模式所指的“做出反应”。《海华》包含了林文庆和两位编辑对整个社会氛围的诠释，它成为精英分子为族群争取权益的发言平台，同时也通过教育民众来巩固他们的族群特性，以回应这四股社会力量之冲击。

经过梳理，《海华》的教育作用表现于编辑群对语言、学制与德行之检视，而他们所提出之改良建议，还是以强化峇峇族群的中华属性为目的。

第一节 语言——学习中文联接中华属性

语言为界定民族特性的条件之一，语言的杂糅则让百年前的峇峇族群对其身份认同感到更加困扰。在〈两位真正的先人〉（1897（1）：99）这篇剧本里，作者 Archibald Lamont 借莎士比亚和孔子的灵魂来争论民族文化的问题。“莎士比亚”说海峡华人的英语程度尚好，但是英国人听起来始终觉得刺耳，因此警诫说一个没有自身特质的民族终将颓败。

“孔子”则惋惜华裔子弟漠视古代圣贤，枉费中国古学瑰宝。另外，取 Pedagogus（希腊神话中陪伴小孩上学下课的奴隶）为笔名的英文老师在〈稚嫩的年龄，成熟的判断〉一文中说到由于海峡华人多用非正统的马来语，因此他们的英语水平让人担忧（1897（1）：142）。由此可见，峇峇们的马来语混杂，英语欠佳，另一边厢更遗失了中文。语文对于海峡华人来说，就像他们的身份认同般模糊，一样让他们焦虑。

峇峇族群语言之多元既是长处亦是障碍。作者 Chia Cheng Sit 在〈峇峇的语言〉中这样描述峇峇马来语：“峇峇族群中流传最广泛的语言是一种源自马来语的方言，通用于菜市场、家家户户，总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峽华人皆用此方言。”他指出，由于马来语缺乏某些字词，所以此方言的部分词汇来自中文，如当时的马来族群没有两层楼房的概念，于是峇峇得借用中文的“Lau-Teng”（楼顶）来指二楼。此方言的马来字词多已“受损”，“几乎每个字都被改动过”。（1899（3）：11）这说法意味峇峇精英分子认为峇峇马来语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若舍之，便“没有任何刊物能够在峇峇族群中售出超过 500 本”。此方言的通俗性使海峡华人忽略纯正语言的掌握，故族群所面对的语言问题日益严重。

《海华》除了提出语言驳杂性之忧，更告诫峇峇族群失去自己的语言之祸。母语一般指一个人最初学会的本民族标准语或某一种方言，峇峇族群的母语理应为峇峇马来文，但是由于当时他们认为它难登大雅之堂，反而将汉语视为民族标准语。林文庆在〈海峡华人之改革〉之〈儿童教育〉篇中提醒海峡华人务必学习中文这个“民族语言”，不懂中文，“总是觉得遗失了什么”（1899（3）：102）。他更强调应该将华人的传统道德观、儒家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纳入孩子的教育，亦重申当时的英式教育跟海峡华人的许多观念是背道而驰的。

有鉴于体悟到中文对族群之重要，《海华》甚至通过其版页教导中文。该刊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其英文字句间夹杂不少中文方块字，供读者欣赏中文之美以及中国文学之奥，孜孜不倦地进行一项再华化工程。

《海华》在首卷便分三期连载〈一些真正的中国作家〉（1897（1）：63, 95, 136），给读者上了一堂中国文学概论课。文章详述中国数个朝代的文学特征和代表作家，展示中国辉煌的文学史。作者陈德顺亦提及峇峇族群在翻译文学上之成就，但是惋惜峇峇马来语词汇有限，以致翻译作品难以完全表达文本之精萃。他对峇峇文学和文化上所面对的障碍表示遗憾。

这篇长文所介绍的首位文学家是庄子。作者建议读者参考汉学家 Dr H.A. Giles 所翻译的 *Nan Hua King*（《南华经》），推荐其著作 *Chuang-tzu, Mystic, Moralism and Social Reformer*（《庄子 - 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文章细腻地以中英对照的方式提供〈天地〉篇的英

文翻译，将“天”译为“God”，“道”直译“Dao”，“无为”则是“Reign of Inaction”。另外，他也翻译〈鼓盆舞〉，并将之与美国思想家爱默生（Emerson）的一段话作出比较，指出这两套无为思想的共性。作者通过海峡华人较为熟悉的英文理论，以协助他们了解这篇中文典故之意境。

介绍汉代时，作者提到民众被遣胡地所写之家书和札记，还有士人在编史和修复儒家文献方面的成就。他赞赏汉代女性的文学贡献，也翻译班婕妤的《秋扇歌》供读者赏析。提到三国时代，作者推荐曹植的《七步诗》；步入唐朝，当然就提到 Li Thai Peh（李白）、Tu Fu（杜甫）、Wang Wei（王维）和 Liu Tsung Yuan（柳宗元）上，但却将焦点放在 Han Wen Kung（韩文公）上。作者翻译了韩文公的一篇谏言，内容劝勉皇帝勿为了供奉佛教而劳民伤财，提醒皇帝其实在佛教盛行的当时仍有许多民众不为此外教所动。另外，作者虽然赞扬唐诗情景交融的优美描述，却批评它们推崇被动的“享乐主义”，间接灌输偏向自我沉溺的悲观思维。他举 Sir J.F.Davis 翻译的〈王维诗两段〉（1897（1）：137）为例。他也说这些作品描写的也只是人的体验，没有跨越到哲学层次。总而言之，他的评论与《海华》所锁定之方向一致，即支持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入世的态度，鼓励女子追逐学术成就，中西知识互补互利，更提醒佛教是外教而将孔教抬得更高。

紧接下来的一卷，该刊刊登刘基《卖柑者言》的译文，“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1898（2）：18），慨叹中国民间疾苦，似在讽刺清廷“败絮其中”。

翌年中国局势危急，光绪被废，康梁被驱，杂志编辑悲痛交加，撰文批判，作诗哀叹。于是，中国文学的推动稍缓，取而代之的是积极推动具体改革措施的文章、孔教运动的开展，还有介绍莱佛士图书馆中有关中国的参考书目。到1901年，中文和中国文学的推广又再热起来。

“若一名华人不懂得一点中文，是一种耻辱”、“每个不会中文的海峡华人应该感到羞耻”、“英文，是政府的语言”，林文庆在《中国文学选集》（1901（5）：66，96）坦言他对中文之重视。林文庆感叹海峡华人已经丧失“祖辈的语言”，须要努力挽救，族群才能进步。这篇文章以学术口吻讨论中文，讲述中文的四大分类——华语（官话）、广东话、福建话和吴语。这四类拼音各异，文字却相同，写法与孔子时代的无异，所以说这套文字系统通用于古韩国、日本和越南，可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活文字。

文学水平平庸、中文“已死”、语文杂糅而传播困难，是海峡华人迫在眉睫的问题，这在中华民族尊严受挫，西方骄横跋扈的时代背景下更加严重。有鉴于此，中文的推动意义重大，除了学术需求，更是团结族群的方法。《海华》于是担任起“中文导师”的角色，而这篇《中国文学选集》所附之《宫之奇谏假道》、《介之推不言禄》及《季文子论出莒仆》三个《左传》典故便是佐证。编辑群不惜版位，中英对照地刊登文本和译本，更挑战印刷难度，给每个字附加海峡华人惯用的福建话发音标号以及相对的英文字和解释，让读者可以随书学习中文。再者，

这些典故无疑在强调儒家思想中仁与德之重要性，劝勉海峡华人修身齐家，止于至善，让峇峇族群在精神层面上更贴近中华文化。

《海华》通过中国经典的翻译和鉴赏强调中国文学的成就，加强峇峇族群身为华族后裔的自尊与自信。这表示维新运动时期，中国民族意识正炽热时，海峡华人精英分子也深受影响，《海华》编辑更呼吁族群重拾中华文化为族群文化。《海华》对语言的态度也表示他们选择将马来文化放在次要位置以简化自身的多元性，减轻族群的涵化程度的同时，再加强族群之中华性。就像经史子集自古以来如何牵引着所有接触中文体系的读者，该刊将不谙中文的海峡华人重新纳入中文体系，借助经史子集的力量将族群规格化和系统化。

对于中文的掌握，林文庆实在用心良苦。《海华》末期，Kiong Chin Eng 撰文谈论“官话”在新加坡的传授（1907（11）：105），文章说道林文庆曾多次建议设立中文学校，却屡遭华社反对，所以自1899年始每个周末在家中免费授课，让海峡华人得以学习这个“全新的语言”。几年下来，林文庆和同伴，包括好几位中国领事馆秘书，在两个地点定时授课，影响渐广。该刊也在1903和1904年的新闻摘要中提到除周末班外，林文庆和中国领事馆也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在晚间另外授课。此次中文重振运动的成功更促使檳城的海峡华人也筹办类似活动。

《海华》虽然重视中文，却不鼓励读者完全漠视其他语言。林文庆在〈语言精简的重要性〉一文中鼓励身居英殖民地的海峡华人将英文掌握得更好，而不该止于基础水平（1900（4）：155）。数年后，该刊刊

登 R. J. Wilkinsin 的〈以罗马化马来文作为海峡华人的一种语言〉，文中建议殖民地各民族选用马来语为主要媒介语，马来族群也应该以罗马字母书写马来语方便其他族群的理解，达致种族间和谐共处（1904（8）：121）。这表示《海华》希望峇峇能够同时顾及两项考量：掌握好祖辈的语言（中文）以巩固自身的中华后裔身份，也须尽量掌握其他语文以在南洋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有效地与其他社群沟通。

第二节 学制——弥补中华教育之缺席

《海华》编辑群多次撰文指出当时教育制度的问题，他们认为全无中华价值观的英式教学对峇峇族群弊多于利。此看法跟维新思潮息息相关，刊登于《海华》创刊号的数篇文章便已交代编辑立场。其中，〈北京的国际学府〉（1897（1）：111）呼应维新思潮，提出中国老旧的科举考试内容是国家衰败的原因，呼吁成立能够激发思考的教育制度。另外，〈英文教育对华人的价值〉（1897（1）：112）亦呼应维新的“师夷长技”，鼓励海峡华人学习英制所倡之科学和数理，刺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虽然维新思潮肯定了西方知识对国家发展之重要，但是海峡华人精英分子还是理性地以之自我检视，而发现海峡华人所受之教育所缺乏的却是中华价值观。南洋彼时的英式教育与印度马考莱主义下的教育属等同命运，他们被培育成为“自己家乡土地上的异乡人”（转引安德森，2006：92）。只是，海峡华人还是独特的他者，因为血统的关系，他们同时深受中国情势的影响，所以会因为中国民族主义萌起的冲击而检视

自身的情况。他们此刻体悟到中华价值观对族群的存在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创刊号刊登余连城（Seah Leang Seah）所书之〈家长与教师的责任〉，呼吁读者将中华传统价值融入教育体系。他说在家的父母应以身示范孝道和“诚信、正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美德，在校的教师理应灌输同样思想（1897（1）：147），双管齐下培育英才，才是华人教育的最佳典范。

语言的多元让海峡华人有多项学制可选，却无一学制能够完全符合他们的需求。《海华》第八卷针对这情况进行详尽的报导与分析，〈一个英国女子所受的教育〉（作者：佚名）、〈殖民地的教育〉（作者：Siow Poh Leng）、〈马来联邦的教育〉（作者：T.C.Kung），还有林文庆的〈海峡华人的道德教育〉等文章皆对当时教育概况有所描述。据了解，当时新加坡的教育机构以莱佛士为首，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依循创办人的原意，以当地语言教育当地居民。于海峡殖民地而言，传教士办的学府算最多；檳城的大英义学拥有最多学生；马六甲中学也相当鼎盛。马来联邦的情况则“普遍上比较落后”，在1903年共有237所学校，仅比年前增加10所，共有12,662位男生在求学。《海华》编辑亦呼吁马来联邦的学校选用罗马字拼写的马来文为教科语，而非当时通用的爪夷文，让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能够顺利学习。政府支助的马来学校也在当时陆续出现，可惜马来族却对之反应冷淡。（1904（8）：74）

文章提及，有机会完成小学课程的华裔小孩仅占总数的15%，能够上中学的更少，其中最优异的学生才可以通过剑桥考试争取女皇奖学金到

英国深造。当时的南洋社会也设有商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但是《海华》认为这些学府的教育素质有待加强，也指出建设医学院之必要。此外，有些华裔子弟就读义学（Gee Ok），虽然义学以中文授课，但是不同级别的学生都被安排在同一个课堂里上课，而不同的义学又以不同的方言授课，这样缺乏系统化的教育制度亦不利于学习。（1904（8）：74）

由此可见，《海华》认为南洋没有真正适合海峡华人的学制。上述学制各走各的路，它们只针对各自族群教学，族群间彼此隔离，让集合了多元背景的海峡华人深感教育制度之缺陷。有鉴于此，《海华》提倡中西教育之结合，他们既认同西式教学对科技的重视，却更要在教育中灌输中华价值观，让峇峇族群得以守护他们的中华特质。

《海华》编辑敦促华裔子弟孜孜不倦，因为他们认为知识不但能够提高族群在殖民社会中的地位，更能够为中国救国保种之革命出一份力。诚如 Tan Tek Soon 在〈华人之改革与外国人〉（1907（11）：94）中提及，学生在革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当时约 15,000 名中国学生正在日本求学，另外 100 位在英国，都在国外汲取新知识救国。作者亦提及报刊对革命的意义，中国的报刊从中日战争前的十来份突增至两百余份。它们的出版地多是通商口岸，借着高亢的民族意识迅速传遍内陆各地，齐声“唤醒中国”。另外，作者对英殖民者尚抱乐观及友善的态度，表示希望“开明和正义”的英国人能够帮助中国人。

该刊后期尤其致力于女子教育的推动，笔者将之纳入下章的性别观一并讨论。

《海华》所提倡之学制改革，一言以蔽之，是要求海峡华人所接受的教育能够包含东方的道德思想，西方的求知态度。但是，该刊亦一再强调，求知态度并不是西方独有，只不过在当时是让西方给普及化，而孔子早在几千年前就灌输这种态度。籍此，编辑群坚持维护华族尊严，说到尾，他们还是推举中华为族群的文化认同，一再以古中国的成就增强族群的优越感。这其实也是他们和殖民者抗衡的举动，反映逐渐澎湃的民族意识。林文庆通过这份期刊不停推动中文、中华传统，以及儒家思想，他所领导的几项再华化运动也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崇向英化的另一位编辑宋鸿祥则安份地扮演副帅的角色。林文庆集双方之强，用他所知所学帮助处于弱势的一方。英化的海峡华人失去了中华的语言和知识，他便免费授课；后来，厦门大学请他出任校长，他也贡献出自己的西学知识，在中国做了十多年的校长。

为了履行社会责任，为了教育读者，《海华》不只鼓吹学制改革，更善用版位开拓读者的视野及提高读者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启迪民智以推动族群发展。此举与维新运动鼓励民众游学的教育改革措施同出一辙。每期的〈编者的话〉所谈之课题可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中医药科技的新发现、市政局的工作效率、地方设施、卫生条件、货币价值等皆是热门话题。该刊亦定时刊登来自檳城、马六甲、伦敦的书信，另有 23 篇地方记述和 52 篇书评，鼓励读者放眼世界，勿将视野局限在南洋。

另外，编辑也向读者推荐以中国为题的好书，乃其再华化之努力。林文庆在创刊号便建议汇编中国书籍之参考书目，文章长得要分两期刊

登。第四卷中，Kong Tian Cheng 用心搜遍莱佛士图书馆中所有与中国有关之书籍并刊登书单，方便读者自修。

《海华》对地方社团的报导亦有其教育意义。正如“一名海峡华人”所撰写的〈本地华人社团〉（1899（3）：43）所指，海峡华人社团异于当时新客华人以籍贯区分的社团，他们的议程不再只是为某社群争取福利，而是通过知识的交流提升自我价值，以在教育 and 慈善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因此，新加坡华人基督徒协会（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槟城青年团（Young Men's Association Penang）、英华学校文学会（The Anglo-Chinese School Literary Society）、英海峡华人协会（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新加坡华人好学会（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Singapore）、海峡华人自愿团体（Volunteer Corps）等社团之活动进展与议论课题常出现于《海华》版页，刺激读者思考。

另一项具备争议的教育课题是殖民政府有意将英女皇奖学金由两份减至一份，这当然受到《海华》的抗议，更何况三位编辑都是奖学金受惠者。依文章所示，这项措施是为了利用这份金额让教育更加普及。至于是否因为欧人介意奖学金受惠者林文庆在回国后热烈推动儒家和华夏思想，所以削减英女皇奖学金的数额，《海华》则避而不谈。

第三节 伦理——遵循儒家教诲以自强

《海华》之教化功能甚至延伸至海峡华人的品德与家庭，而且明显地在宣传儒家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十一年间，《海华》共刊登 24 篇有关伦理文章，教诫海峡华人如何提升个人与家人的品格修

养。另外，其 45 篇宗教和 29 篇社会学或人类文化学课题的文章也经常谈及伦理。

彼时中国民族情绪高涨，改革声浪沸腾，南洋的峇峇精英分子热烈呼应，在自己族群间亦展开改革运动。但是，身处中国境外，他们这场改革无关社会制度或政治体系，而是鼓励峇峇由自己的族群开始作出改变，自强以抗外患。

1898 岁末，“他们当中一员”在〈海峡华人之改革运动〉一文中以热情却理智的口吻推升改革的温度。文章呼吁海峡华人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父亲的土地”（fatherland），助康、梁唤醒懵懂的中国人。除了鼓励海峡华人汲取知识，容许女儿念书，更叮嘱他们检视生活习惯、社会礼节和道德观念，通过改善个人品行让整个民族受益（1898（2）：172）。此话透露《大学》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维，编辑群显然敦促海峡华人依《大学》之道循序渐进，除了自强抵外敌，更是强化中华性之举。

同年，林文庆发表〈海峡华人之改革〉系列，连环炮式地以六篇文章发起一场移风易俗的改革运动。系列的开头炮便是剪辮的课题，立场绝不含糊，说到“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华人，我们将会失去太多。但是如果发现一些旧有习俗是毫无用处甚至会使人退步的，海峡华人则必须摒弃，所以辮子必须剪，民族才能够前进”（1899（3）：22）。紧接的〈服装〉篇，林文庆对受马来文化影响的峇峇传统服装表示不满，建议

结合中英文化之精萃，创造属于海峡华人的服装（1899（3）：57）。他强调保留“我们的汉文化”，声称“我们以这个出色民族的辉煌历史与世匹敌，在激烈的竞争我们以勇气和干劲站在经济、科学和艺术的最前端”。

该刊特别关注海峡华人的奢靡生活，常撰文督促，如〈当今海峡华人的道德〉，作者 W.M. Burbidge 以欧人之观察批评峇峇族群日渐堕落的道德观念（1899（3）：4）；〈海峡华人的享乐主义〉作者 W.C.Lin 又强力谴责海峡华人“奢华”和“有害”的生活方式（1900（4）：108）。

这些训诫式文章反映出峇峇族群的危机感。在前文所述的四层冲击下，峇峇精英分子在十九世纪末这个时间点上对于他们“他者”的身份特别敏感，尤其担心族群过于沉溺优裕生活，仿佛英殖民政府所给予的好处是慢性毒药。另外，涌入南洋的新客华人亦成了一面借镜，英国政府对新客华人的压迫让海峡华人不得不自我观照，遂为华人争取更大的权益。《海华》为新客华人抱不平，但言辞并无过于强硬，亦无直接与政府对峙。在行政方面，该刊提起槟城州议会中华人代表的位子悬空许久，华人知识分子因此没有受到重视。在国际视角下，英国对中国的覬覦和牟利让他们倍感尴尬。《海华》虽无直接指责英国贪婪侵占的行为，但是却摆出了坚决的姿态支持身在中国的华裔子弟。

除了追求高尚品德，《海华》也要求读者整肃家庭，追随“齐家”之观念。作者 Lew See Fah 甚至写信训诫每位家庭成员，恰似林文庆口吻。在〈写给我们的华裔父亲〉篇中，他警惕做父亲的说盲婚哑嫁是家庭崩

坏的祸根，勿强迫儿女嫁娶。他亦慎言海峡华人父辈浮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将使族群颓败，千万得改正，给儿女设立良好的典范(1901 (5) : 48)。在<写给我们的华裔青少年>中，作者称峇峇青少年沉溺于富裕生活，因此思想腐败，对周遭危机懵懂不知。教育机制的缺陷使他们缺乏理想，更对各种社会弊病，如赌博、大烟、娼妓等威胁毫无招架之力。作者更说每为峇峇青少年都该为中国革命出力，亦呼吁学校设立体育课程培育健康的国民(1901 (5) : 137)。至于写给海峡华人母亲和少女(1901 (5) : 112)(1902 (6) : 43, 82)的两篇文章，将在下章续谈。

《海华》教育峇峇族群依循《大学》之道，以儒家君子为榜样，提升自我价值后便能保族强国。该刊对读者的这些教诲皆在加强族群之中华性，同时亦让他们认识自己身处多元社会的独特性。第六卷中一则“新闻和提要”，<我们是独特的民族>(1902 (6) : 167)中对族群的社会定位有较清楚的描述：“我们应该结合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优良素质和从欧洲人身上学到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必能在马来亚守住立足点。”文章说明海峡华人需清楚虽然英国是政府，但是中国是文化依归，所以他们在文化认同层面必定是尊崇东方，再三强调“孔子和其他中国思想在耶稣出现前二千年就面世了”。西方虽然可以是学习对象，但是海峡华人“不能过一个完全欧式的生活，况且我们非必要这样做才能进步”。文中更呼吁族群“保持对中文的浓厚兴趣”，“改变我们不通晓‘母语’的耻辱吧”。

第四节 小结

《海华》是峇峇族群在南洋殖民社会中受到多重边缘化后所作之回应。它的诞生是为了应对族群的身份危机，它在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理念和体制也最贴近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此节展示《海华》之社会责任作用，编辑群借助传播力量教育族群民众，从生活各层面向峇峇灌输以儒家为主的中华思想，且认定中华文化才是拯救族群身份危机的浮木。

彼时中国的紧张局势激起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海华》遂高呼峇峇族群的“华人”身份，亦对西方的文化殖民有所醒觉。该刊于是发挥其教育作用，通过对语言、学制、品德，甚至是家庭观念的反思，试图挽救峇峇的中华特质，也指出西方的殖民手段对族群文化的蹂躏。而该刊所建议之教育措施，亦明显地包含维新思潮之精神。

尽管如此，《海华》并没有一面倒地盲目崇拜中华文化。南洋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加上维新师夷长技的号召，使峇峇族群对自己的中华传统和英式经历进行整合，开辟出他们独有的中华性。编辑群善用《海华》的教育作用使峇峇们更清楚自己的族群特质，此过程无疑有其团结群众之意义，正如安德森所指的，利用刊物的力量建立想象的共同体之现象。

第六章 性别观——呼应兴女学促娘惹求学

前章讲述《海华》为了强化峇峇族群之中华性所展开的舆论和措施，并指出它与中国的维新运动之关联。在维新思潮的冲击下，该刊编辑亦呼应其兴女学之主张，频频撰文呼吁民众帮助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宣传女权运动且积极筹建女校。尽管《海华》热心推动女权运动，但是分析其文章后亦可见编辑群对女性之期望在办刊十一年间实有细微变化。虽然此变化无明显分期，仍可整理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节 认为娘惹应发挥贤内助角色

《海华》编辑群积极刊登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文章，但是所追求的目标在该刊经营的前后期却有所不同。在《海华》早期，尽管编辑鼓励峇峇读者让女性受教育，但其目的只是为了让女性成为更好的贤内助，才不至于在社交场合让地位显赫的峇峇失礼，或者给他们的孩子竖立坏榜样。而当兴建女子学校的呼声渐炽，编辑群显然赋予女性更大的期望，认为女性也能够为族群、民族和社会带来发展，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终于能够跨出家门。

且从宋鸿祥发表于《海华》创刊号的〈华裔女性的地位〉一文先看当时峇峇族群对娘惹的普遍印象。此篇长文充斥着对娘惹的负面评论，并指她们的特质是：

- 一、目不识丁，娘惹所受过的所谓教育都是和家务有关的；
- 二、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性；

三、未嫁的娘惹几乎与世隔绝，幽禁在家。

作者将娘惹和各地女性地位作粗略比较，提到如沃恩（J.D.Vaughan）在其著作《华人的礼仪和习俗》（书名：*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中所指，娘惹和小孩只能在偏厅用餐，比陈季同（Cheng-Ki-Tong）在《中国人自画像》（书名：*The Chinese Painted by Themselves*）中所描写的中国女性更无自主权，社会地位更加不堪。（1897（1）：16）他督促“自认思想前卫的”海峡华人携手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提出下列理由试图调整峇峇们根深蒂固的性别观：

一、女性地位的提高是先进文明的表现，而且女性应该是儿女学习的榜样，不能无知、迷信、抱着满脑子偏见渡过余生；

二、女性人数逐渐超越男性，她们对男性的全面性依赖迟早会让男性负担不起；

三、再不受教育，女性就这样变丑变老了。

因此，他建议让女性学习读写、四年班程度的数学，以及卫生、保健、道德等所有与家庭有关的科目。她们也必须上体育课以远离赌博和其他社会恶习。

由此可见，十九世纪末的海峡华人虽然接受西式教育，却仍旧保留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宋鸿祥的此篇文章虽然有意更改旧习，但也只不过是希望女性将她们的家庭角色扮演妥当。这是《海华》初期的女性运动之趋势，尽管编辑与笔耕们皆试图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海峡华人还是无法摒弃女性需遵守三从四德的观念，刊登于第二卷的两篇文章可供佐证。作者 Lin Meng Cheng 虽然在〈华裔妇女〉一文中鼓励让娘惹

受教育，但是他的性别观仍然守旧。文章驳斥欧人对华人的批评，指娘惹虽然不如欧洲妇女般自由，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不受尊重。他说：

“妇女将侍奉丈夫和照顾孩子视为她们的终生职务，也因此而满足。这是华人流传于世界各地的传统美德。”；“华裔妇女还是该将家庭放在第一位，若她们获得自由，却忽略家庭责任，实不见得会给自己和社会带来多大好处。”（1898（2）：154）作者认为丈夫和妻子的家庭角色是互补互利的，故男主外女主内亦符合情理。他甚至说妻妾制度也是为帮助妇女脱离贫穷，欧人在不解实况下，不该对华裔文化说长道短。另外，作者在〈日本妇女〉一文中又赞扬日本妇女的贤惠，还说这是儒家思想的成功。（1898（2）：100）

另外，林文庆以笔名 Wen Ching 在〈畸形为美〉一文中痛斥缠足恶习，但亦不忘说明不只中国有着如此荒谬的审美观，其他文明也有类似陋习，如欧洲女人以马甲紧缩腰部，美国印第安人压扁头部等。民族若要进步，这些陋习不可不除。（1898（2）：162）

在《海华》早期，最让峇峇困扰的莫过于娘惹的赌博问题。十二支彩票（Lottery Chap Ji Ki）在妇女们的窃窃私语中渗入海峡华人的富裕家庭，让峇峇的形象和钱库大受打击，于是该刊编辑更积极呼吁妇女接受教育，让她们知书达理以抵抗外界的诱惑。这个十二支的课题从创刊号延续到最后一卷，编辑建议简化婚宴、警察突击检查等措施依然无可奈何，情况竟然严重得须要设立委员来监管（1907（11）：150）。

《海华》甚至以此为小说题材，劝诫妇女远离此恶习。Lew See Fah 的〈十二支的受害者〉（1898（2）：70）督促峇峇管好他们沉迷于赌博的妻妾，而 Wee Tong Poh 的〈甜蜜的复仇？〉（1900（4）：100）讲述一名十二支的女赌业者在病榻上的告白。编辑显然认为，沉迷于赌博的妇女不只给家庭带来祸害，让妇女的潜能这样白白受糟蹋更是在浪费国家人力资源。

第二节 踏出家门，接受正统教育

《海华》对妇女的期望从 1899 年开始转变。年头所刊登的“时事和评论”提到知识分子建议在新加坡成立华人女子学校，虽然所面对的是社群的批评声浪和冷漠态度，还是成功启动此项工程（1899（3）：70）。自此，《海华》不再只想妇女将贤内助的角色扮演妥当，而是鼓励她们跨出家门，成为能够为社会贡献之一员。该刊第五卷提及校舍建成，华裔女孩终于能够上学接受正统教育（1901（5）：166）。尽管峇峇精英致力兴女学，还是困难重重，主要是因为家长都要求女学生早放学，没多少年后更说退学。

思想守旧的娘惹母亲尤其妨碍女孩求学，有鉴于此，Lew See Fah 在〈写给娘惹的信〉中要求峇峇帮助纠正娘惹的思想。作者怜悯娘惹从小只是被栽培成为妻室，所以才会眼界狭隘，故促她们容许女儿接受她们曾经错过的正统教育，终止此恶性循环（1901（5）：112）。翌年，在〈写给华裔女孩的信〉中，作者描述娘惹在十一岁后便被禁止与外界接触，只容许她们在厨房和后厅学习烹饪和刺绣，直到出嫁。一些比较幸

运的女孩可以上学至四五年级，但也是寥寥无几，而且之后便得马上嫁人。作者认为此观念只是在制造“没有灵魂的躯壳”，娘惹才会因此染上赌博等恶习（1902（6）：43）。

《海华》在这段时期亦刊登数篇小说劝勉峇峇更重视家中妇女。在〈Bong Khiam Siap 的预言〉（1900（4）：10）中，作者 Lew See Fah 劝勉峇峇改变陈腐思想，容许女儿受教育；Bertie Armstrong 的〈女儿的那一份〉（1901（5）：60）讲述一名律师倾力帮助一位年轻女士跟她的兄弟争分遗产，作者谴责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妇女应该受到公平待遇，她也可以利用这笔钱受教育，日后贡献社会。

《海华》推动女校不遗余力，积极刊文筹款，如“一位峇峇”撰写的〈我们的娘惹〉（1903（7）：129）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提出迫使娘惹足不出户的这个“魔鬼式的系统”其实源自他们的马来祖先。另外不少文章亦反映海峡华人对源自马来传统的生活惯例颇多负面意见，甚至包括娘惹的服装。1904年，中华文学辩论协会的辩题是“我们反对海峡华人妇女现有的服装”，赢的是正方（1904（8）：108）。1907年，作者 Soh Poh Thong 的〈有关我们的女孩〉（1907（11）：139）中更说娘惹应该舍弃“难看和粗劣”的马来沙龙、上衣和配对的拖鞋。这些文章再次透露十九世纪末的峇峇族群对马来文化所感之隔阂，而是选择中华文化为依归。

林文庆和友人为了筹建女子学校，一路披荆斩棘，“荣誉秘书”撰写的〈新加坡华裔女子学校（历史概述）〉对此有较详细的记录。文章

直指中国女性不受教育是中日战争落败的原因之一，故林文庆、宋鸿祥、Tan Boo Liat 和作者等人全力支持维新运动兴女学之倡议，呼吁海峡华人让娘惹受教育。为此理念，大家终于在 1899 年筹到了\$6,000，作为在禧街兴建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的经费。到了 1900 年，入学人数有 64 人；1907 年，学生增加至 94 人。文中亦提及政府虽有资助，但数额不足以支撑学校营运，校方必须依赖私人捐助，可惜所筹得之款项逐年减少，让人担忧。后来政府答应提供援助，条件是林文庆等人须在 1908 年结束前筹得\$15,000，成则便将亚米尼亚街和禧街交界处的一块地批给他们建校舍。（1907（11）：164）此中波折可见林文庆等人在南洋推动女子教育的苦心。

由此可见，《海华》编辑希望娘惹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家庭，也努力使她们有机会求学。但是到此中间阶段，编辑还是没有让她们自力更生或者超越男性的意思。

第三节 争取两性平权，甚至超越男性

从创刊初期的贤内助，到中期的上学接受正统教育，《海华》在后期甚至表示女性具有莫大潜能，不只能够贡献社会，或许还能够名留青史。循该刊强化中华性之目的，编辑群在提升女权意识方面仍然往中国典籍取经，抽选多篇古代巾帼事迹来激励妇女。例如，Lin Meng Ch'in 向读者介绍汉代刘向所著的《古列女传》，并分期细诉当中十篇典故宣扬女性勇敢和独立的美德（1903（7）：132；1904（8）：38，94，142，188），殷切地勉励娘惹挣脱无知的囚牢，为国家和民族效力。

另外，该刊也选用数篇女性作者的文章，如 Wong Ting Nguk 的〈一些中国民间传说〉（1904（8）：91），为读者介绍华人社会古往今来几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宣传孝道、无私、清廉等美德，而压轴的便是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

另外，由“一位华裔女性”撰写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中说道，中国古代妇女其实享有比娘惹更高的社会地位。如《礼记》所记，当时的女性必须接受严格教育，甚至有明文规定女性若未满二十岁便不能出嫁。家里由女性掌权，男性不可过问（1904（8）：125）。作者更提出中国历史中除了有武则天般的女政治家，也有李清照等许多女文学家，更有征战沙场的女军事家，因此鼓励娘惹应该向这些英雌看齐，而不是固步自封甘心一辈子留在家。同年《海华》特别专注于女权的推动，并刊登数篇由妇女撰写的作品，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女作者的长篇报告〈英国女孩所受的教育〉，让读者大开眼界。

当然，《海华》不忘提出儒家观点支持其女权运动。林文庆在〈孔子时代的女子〉中表示，孔子时代的女性备受尊重，她们的教育程度在当代无人能及，更强调当时希腊、基督教和其他欧洲体系中的女性社会地位都不比孔子时代的高。况且，在孔子的孝义观中，父母平等。另外，林文庆审辨道虽然当时女性的自由受到限制，但那是为了避免她们陷入泛滥于西方社会那种混乱的男女关系中。华人虽然实行妻妾制，但是正室自有正室的地位，非犹太和基督书籍所允之多妻制。他还提到姬妾的儿女受承认，而西方婚外情的私生子女都是非法的。（1906（10）：170）这里再次清楚显示海峡华人认为西方的伦理价值观跟他们的格格不入，

以致在推动妇女运动方面，仍然拿出儒家思想作为理由，突显当时炽热的民族意识和维新精神。

此外，从 Soh Poh Thong 撰写的〈有关我们的女孩〉一文中可见《海华》在提高女权意识时依然以中华为上。此文谈及女子教育语言的选用，最后推选中文为最佳媒介语。文章甚至指峇峇的马来血统淡化了他们华夏种族天生的勤奋和坚毅的特质，所以尽管娘惹普遍上熟悉峇峇马来文，但是“为了祖国荣耀和民族情怀”（1907（11）：142），而且马来语未必能表达中国博大精深的学问。因此，作者不建议使用马来语教学，甚至极端地催促峇峇吩咐女儿舍弃马来文以学习华文。另外，他说虽然当时学校普遍以英文授学，但是仅五年的课程无法让娘惹掌握好英文，而且英文的运用和内涵更是跟她们的文化南辕北辙。一番阔论后，作者促学校取中文为媒介语，更提议效仿印尼爪哇推行学华语运动。

进入《海华》后期，峇峇精英的心胸似乎更加开阔，他们不但想娘惹只扮演附属品角色，更想为她们争取男女平权，如〈海峡华人的女子教育〉一文所言：“期望有日女孩子们可以跟她们的兄弟接受平等的教育”（1907（11）：42）。不仅如此，该刊编辑群亦不惜以武则天、母系社会等例子作为女性的学习对象，显然豪不介意让女性的成就超越男性。编辑群此等胸襟，不仅能够激励娘惹发奋图强，对于开拓峇峇的视野亦有显著作用。

第四节 小结

十九世纪末，海峡殖民地成立七十余年，峇峇族群仍旧不为西方女权主义所动，娘惹依然只是扮演家庭主妇角色，而不像同期的西方女性般享受相当的自由度和自主权。以此推断，《海华》在创刊以来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实是受到当时维新运动兴女学思想的冲击，继而展开一系列舆论以检讨族群对娘惹的态度。

《海华》编辑群的性别观在办刊十一年间有所变化。在办刊初期，编辑群只不过希望妇女能够通过教育成为更加优秀的贤内助；到了后期，则是希望她们能够对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甚至鼓励她们努力超越男性的成就。这其中思想之变化，实为一大跃进，亦展现峇峇精英之胸襟。与此同时，《海华》编辑群为兴办女学不遗余力，除了撰文纠正读者的保守思想，还四处办活动筹经费办学堂。《海华》的编辑与笔耕之付出实乃促成当时华裔女子教育的重要力量。

在呼应中国维新运动兴女学之号召的同时，该刊不忘引经据典，以中华文化和儒家观念作为宣传女权意识的参考资料，此做法无疑在试图继续强化海峡华人之中华认同。

第七章：结语——塑造峇峇式中华性

在殖民社会语境中，海峡华人是一群特殊的“他者”。在血统方面，他们是华巫两族的后裔；在文化方面，他们的中华思想和风俗较为突出，但是生活上多方面也融入了马来元素，长时间的涵化使他们成为了一群独特的华族后裔。进入英殖民政府统治时期，海峡华人因为本身的杂糅性而对外来文化有较大的伸缩性，又变得极为西化。以社会层面来说，他们是被殖民者，却不像是遭受剥削的一群，他们能够远赴国外求学，和欧人有生意往来，甚至被委任官职。若以政治角度检视的话，他们又因为“民”与“族”的双重认同而纠结于英国与中国之间。

这多方文化、经济和政治势力的牵扯，让海峡华人尽管身在舒适的生活里，仍然难以漠视潜伏着的身份认同困扰。海峡华人的身份焦虑已是长期以来不争的事实，在清廷垂危，中国局势动荡，中华民族意识方苏醒的十九世纪末，更是让困扰他们良久的焦虑达致顶点。此时的他们猛然意识到殖民势力已经对“自己”冲击得体无完肤，惊见文化殖民的对族群本质的破坏，务必赶紧想方设法抵御文化殖民之深化，才能拯救族群。如何抵御？对海峡华人来说，第一步，须要先弄清“自己”，《海峡华人杂志》便是此心态下之产物。

《海华》文章的题材范围甚广，但要实践的始终是一件事，那就是构建“身份”（Identity），最重要的便是识别海峡华人不同层面的认同。他们首先需要找出“自己”，但是因为背景复杂，什么该取，什么该弃？该刊于是承担起探索和引导的角色，给海峡华人推荐一个最理想

的“自己”。在中、英、巫的多重影响中，《海华》选择了以中华文化来为定位“自己”，以对抗西方和伊斯兰文化对他们身份本质的侵蚀。他们以中华文化为依归、依据和依靠。为依归，是因为这个承袭数世纪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最熟悉又最合适的。为依靠，视之为文化精神砥柱，让未来的发展能够以它为中心。为依据，是凭着它厚重而辉煌的历史，强化自己族群的声量，抵御来自各方的文化入侵。

《海华》创刊人林文庆在英国求学期间，因自己空有黄皮肤却不懂中华文化的表里不一感到懊恼，回马后便展开一系列的族群寻根运动。他是南洋孔学复兴的领导人，也是两份支持维新变法的华文报刊之负责人。《海华》虽以英文为媒介语，却热衷支持维新思潮，更积极推行峇峇族群的再华化进程。

《海华》对海峡华人所接触的习俗、信仰、语言、伦理、教育、性别观、艺术与文学重新分析。对于习俗，《海华》呼吁读者追溯峇峇习俗以中国古学为本的初始意义。对于信仰，它鼓吹复兴孔教。对于伦理，它劝勉读者效仿儒家风范。对于教育，它指出英式教育与华人思想相违，故务必将中华价值观带入教学大纲。对于性别观，《海华》虽支持西方对待女性的态度，还要搬出孔子时代的女权意识，促峇峇向儒家思想看齐。此外，《海华》不断与读者分享中国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又通过文学创作加深读者对中华文化的感情。总而言之，《海华》若非一再重申海峡华人固有的华人属性，便是想方设法让读者对中国产生兴趣，引导他们向中华文化靠拢。

《海华》的内容反映当时峇峇族群间中华民族意识之高涨，除了因为受到多重边缘化的压力，中国清末的动荡时局也给予峇峇知识分子极大的思想冲击。就像许多海外华人般，涵化程度偏高的海峡华人也要为救国保种作出贡献。该刊所传播之内容，从推翻迂腐风俗、推动孔教为族群宗教、发起女权运动等，皆呼应维新变法之倡议。《海华》也依循变法内容，提出一连串生活层面上的改革，引导峇峇纠正观念，好以华裔强族的姿态在多元的殖民社会上立足。中国的维新变法意在抵抗西方列强之侵略，而南洋《海华》的改革旨在抵御文化殖民之深化，两者都将箭头指向外以保护他们华裔的身份。此外，维新思潮主张攀缘西学，熟悉西方体系的峇峇精英分子更是自告奋勇，为受困的中国贡献西学知识之余，也帮助团结海外不谙华文的华人。

但是，海峡华人所处之环境特殊，他们对民族意识的追求也异于中国华人与新客华人。海峡华人仍旧要保留让他们拥有舒适日子的英国国籍，所以他们还是自豪地称自己为英女皇的子民，政府是英国人，并且认为英国殖民政府还是比其他殖民政府好些。因此，“民族”这个术语对他们来说并非只有单向属性。“民”归英国，“族”属中华，这样民和族分开来谈的情况在华人广泛流散的今天处处可见，在当时却让海峡华人处于沉重的矛盾中。他们在政治和文化层面有不同的认同，因此，《海华》肩负的角色还包括为族群厘清这双重认同，并且代表族群向外界解释究竟，让“自己”的定位更加牢固，更加合法化。

与此同时，海峡华人不断经历着克里奥尔过程。他们披着殖民者给他们的袍，从殖民者身上学习到人权和平等的概念，然后竟然发现自

己不但没有得到此等待遇，甚至连族群本质文化亦岌岌可危。这促使他们创办《海华》来找寻属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决定依附自己的中华属性抵抗西方的文化殖民。也因为这样，《海华》所传达之中华性与英国殖民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牵扯。他们以西方逻辑性思考加强自己传统的中华观念，以世界性的眼界珍视中华古学智慧，还有以文化殖民的威胁加速再华化进程，而非盲目地追求大中华主义。

先取中华为文化之本，再吸纳西学进行调整，《海华》在进行自我探讨的过程中也跟着正视自身族群的多元特质与殖民地多元种族的氛围。编辑厌恶欧人自认为高人一等，遂体悟到每个种族都应该被赋予平等地位。因此，后期的文章开始主张人人平等，宗教不该成为隔阂，众人实可以在同一片土地上和睦共处，相互尊重。编辑继而引申儒家的大同观来表现此套想法，将峇峇族群和中华思想扣得更紧密。

《海华》的传播不为赚钱，该刊全年就只寥寥几页广告，所收取的订阅费也只能勉强维系运作。它是精英分子向社群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林文庆是领导，而文化认同倾向英、巫的副主编宋鸿祥则扮演副帅角色。该刊内容是以林文庆为首之编辑群受到多重思想冲击之后的诠释，当中包括殖民主义、西式教育、维新运动、多元文化、孔学运动等影响。他们传播出去的是一个以中学为文化根基的族群形象，亦以此形成一股势力来对抗殖民者的文化侵犯和符号暴力。

这亦是安德森所指的，通过刊物的传播来建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之现象，但是由于海峡华人族群的语言驳杂，《海华》仅能维持十一年，报界又欠缺其他战友，使之与建立起一个想象共同体仍然存有相当距离。但是无论如何，《海华》的传播对于族群的规格化和系统化已作出显著贡献，于族群对身份认同之厘清，以及身份定位之巩固，产生了重要的推动性和纪录性作用。

那么，《海华》的传播有效吗？他们的目标达成了吗？虽然族群面对同样困境，但是每个人的机遇不同，各方文化对此人之影响亦有深浅之别，所以若要回答此问题，可需要另一篇论文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笔者在对数位峇峇娘惹的访问中发现佐证。这一百年前，通行了十一年的杂志，在华族价值观之灌输和传承或有其影响。雪隆峇峇娘惹协会主席 Lee Su Kim 博士说峇峇娘惹社群非常注重尊重祖先和孝顺父母，礼仪不能少，最重要的便是 Seroja（年初一向长辈跪拜）。这正是儒家孝道之传承。峇峇 Peter Chua 提到大年初一的祖先膜拜是族群中每家每户的一年中的大事，需要准备 Dua Belas Mangkuk Lauk（十二道特定菜肴）和 Sam Seng（三牲——鸡、鸭、猪）。他说连自己祖母也不明白其中意思，但是家人一定会遵照老人家之吩咐，年年照办，不敢马虎。

海峡华人的中华性，涵括了沿袭、追溯、解构、调整等步骤，最后重构和雕塑出南洋峇峇式的华人形象。他们吸收了中、英、巫，以及不同种族共处的殖民氛围，所以他们的中华性最显著的是其多元特质。根据《海华》内容之嬗变所示，此族群早期受多元性困扰，渐渐发展成能够和谐面对自己的多元性。在《海华》的传播过程中，塑造着峇峇式中

华性的海峡华人试图在多元社会中立足，甚至尝试启发多元社会之发展，共同建造一个不受种族主义威胁的大同世界。也许，追逐此理想的他们是最早拥有大同胸襟之一群，早在十九世纪末就洞悉多元种族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共荣之可能性。

最后，笔者盼拙文能够改变众人认为峇峇族群崇洋媚外的刻板印象。

《海华》不只印证了峇峇族群其实珍视中华文化，曾经努力不懈地追溯中华传统以重振其中华属性，更对中国的维新思潮以及随后的革命运动作出无私的贡献。语言藩篱无阻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海峡》仍旧能以英文强化族群成员之中华性，带动他们共同救国、救族。

尽管面对语言障碍，《海华》仍以英文宣扬中华文化，又以之探索族群的中华属性，再整合出包含了中华属性的峇峇特质。在此时全球化的趋势下，许多族群不谙母语，眼见自己的文化身份逐渐模糊而爱莫能助，百年前《海华》的这趟身份探索历程或许可作研究参考。

笔者积累不足，望读者原谅拙文疏漏之处，尤其在于因为资料有限而未能提供更多有关《海华》撰稿者之背景资料，盼读者指点纠正。再者，拙文只能够从文本中的记载评估受众对该刊的反应，难以准确判断该刊所产生的影响，望此不足处可成后续研究之动力。

对《海华》的研读亦引发数项思考，盼可促成更多相关研究。其一，为何现时的伯拉纳干华人延续其华人身份，而爪夷伯拉纳干族群却多登记为马来人，亦少有保存其印裔属性？其二，报刊于印尼伯拉纳干华人的身份认同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点或可取《海华》作比较研究。其

三，正如前文所提，《马六甲卫报》编者曾直言峇峇族群不应学习中文，表示在马来西亚悠长的历史中峇峇所办的报刊在倡导不同的文化认同，峇峇的族群认同又如何随之嬗变？这些论题乃须更深入的考察与研读，笔者望将来有幸探讨之。

参考文献

1. 戈公振（2003）。**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 朱自存（1994）。**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3. 朱国华（2006）。**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4. 朱杰勤（2008）。**东南亚华侨史（另一种）**。北京：中华书局。
5. 李元瑾（2001）。**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丘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出版—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八方文化企业公司。
6. 李元瑾（1990）。**林文庆的思想：中西文化的汇流与矛盾**。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7. 李宝钻（1998）。**马来西亚华人涵化之研究：以马六甲为中心**。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印行。
8. 陈立丹（1988）。**世界新闻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
9. 陈志明（2012）。**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10. 张昆编著（1994）。**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11. 杨贵谊（2014）。**华马文化论丛**。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12. 吴叡人（译）（2005）。**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原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罗世宏（译）（1992）。**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原作者：Werner J. Severin 和 James W. Tankard Jr）台北：时英出版社。
14. 祝建华、武伟（译）（1987）。**大众传播模式论**（原作者：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得尔）。上海：译文出版社。
15. 戴鑫译，展江校（译）（2007）。**传媒的四种理论（原译名《报刊的四种理论》）**（原作者：Fred S. Siebert, Theodore Perterson, Wilbur Schram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6. Ahmat Adam(1992). *Sejarah dan Bibliografi Akhbar dan Majalah Melayu Abad Kesembilan Belas*. Selangor: 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17. Ahmat Adam(1995). *The Vernacular Pr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ndonesian Consciousness (1855-1913)*.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8. Chen Mong Hock(1967).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 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 Ding Choo Ming(2004). *The Malaysian Baba Pantun Database*. KL: Jurnal Alam dan Tamadum Melayu, Sari 22.
20. Frank A Swettenham(1910). *The Vocabulary of the English and Malay Languages with Notes*.edn 10.Shanghai: Kelly & Walsh.
21. Frost, M. R. (2005). *Emporium in Imperio: Nanyang Networks and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1819-1914*.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6(1).
22. John A. Lent(1982). *Newspapers in Asia*.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Asia) Ltd.
23. J.D. Vaughan (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Reprinted in 1974. Singapore and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Jurgen Rudolph (1998).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5. Lee Kip Lee, Lee Liang Hye (1993).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eranak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6th Baba Convention, Nov 26-27, 1993, souvenir programme.
26. Leo Suryadinata (1993). *Chinese adaptation and diversity: Essays on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Indonesia, Malaysia &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7. Maurice Freedman (1957). *Chines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Singapore*. London: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28. Peter Wee (2009). *A Peranakan Legacy - The Heritage of the Straits Chinese*.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9. *Sejarah Melayu*(1960). Singapore: Malayan Publishing House Ltd.
30. Tan Chee Beng(1988). *The Baba of Melaka*. Selangor: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
31. Tan Chee Beng(1993).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

32. Victor Purcell (1967).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 Wang Gungwu(1991).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单篇论文

1. 陈志明（1984）。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峇峇华人的社会与文化。载于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2. 杨贵谊（1995）。新马土生华人翻译文学的兴衰。载于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出版。
3. 颜清湟（2010）。林文庆与东南亚早期的孔教复兴运动 1899-1911。**海外华人的传统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
4. 朱崇科（2003）。吊诡中国性 — 以黄锦树个案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6卷2期，64-68。
5. 冯泽君（2013）。伍连德：中国历史上走进诺奖的科学家。**文史春秋**，6，8-14。
6. 涂经诒（2007）。略论中国性问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4卷1期，153-164。
7. 黄锦树（2000）。魂在：论中国性的近代起源，其单位、结构及（非）存在论特征。**中外文学**，29，47-68。
8. Balthasar Bort (1678). Report of Governor Balthasar Bort on Malacca,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5(1), 1927. Translated by M.J.Brem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O.Blagden.

总数													
第十一卷	Notes)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 170	Step in Anti-Opium Movement - 171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esop & the Straits Chinese	Some Plain Truths about Gambling	Partner-ship Bill: The Opium Cure							
第十卷	Famine in Central China - 202	Education into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Between Manchus &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of Hawaii	Ummen-toral Cruelty in the Native Treatment of Sick Children	The Treaty of Peace at Portsmouth	Returns Half Railway Tickets	Education Problem: Memento to Mr Hallett: Unrest in China - 194				
第九卷	Jim-tisu	(News & Notes) Lectures on Christianity - 132	Birthday of Confucius	Contem-plate Reforms in China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The Treaty of Peace at Ports-mouth							
第八卷	The Russo-Japanese War	The Baltic Fleet	Political Unrest in Russia	Tibet									
第七卷	Harrison's Circus	The Johore Gambling Farm	The Lady Baby Broker	St John's Institution - 69	The Ricksha Question	Civilization: Wake Up ye Straits Chinese!	The Autumn Races - 149		The Panama Canal		Nyonyas Gambling in Johore		
第六卷	Gold vs Silver Currency												
第五卷													
第四卷	Low Yuk Lin on Chinese Reform - 123	European Brutality - 127	The New Parliament - 182	the South African War - 183	Tiong Hoa Hew Koan - 183								
第三卷													
第二卷													
第一卷													
文章分类													

总数	71																			
第十卷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 1 Looking of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 - 47	Numbers - Courts & Procedure - 14 Dutch Colonial Rule - 151	The Place of Japan among the Nations - 64 The Opium Question - 149	How to Make China Strong - 135 The Opium Refuge - 132	The Opium Traffic - 186	Proposed Constitution for China - 103	Courts & Procedure - 28/79/123/190													
第九卷	Russo-Japanese War - 18 Russo-Japanese War - 18	National Struggles in Chinese History - 49 United States' Exclusion Acts - 64	The Influence of Japan in Asia - 91 National Strength of Japan - 211																	
第八卷	Young Men Join the Army? - 12 31/58/130	Chinese Emigration - 37 United States' Exclusion Acts - 64	The Opium Question - 87 Short Account of the Manchu Conquest - 60	Kang Yu Wei - 101 the End of the South African War - 113	The Manchurian Questions - 102 ing Statements on the Army - 154	The Balkan Crisis - 81	The Crisis in the Far East - 120													
第七卷	Anarchism - 75 The King's Posi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 4	The King & the Empire - 106 How China Should be Treated - 36	Prince Chun & the Kowtow Ceremony - 93 British Rule in India - 41	China & the Rulers of the World - 167 The Future of China - 45	China Requires the Baptism of Fire - 81	Germany & Japan - 81	Crisis in North China - 83													
第六卷	Russian Aggrandissemten - 39	The Transvaal War - 40	British Rule in India - 41	China & the Rulers of the World - 167	China Requires the Baptism of Fire - 81	Germany & Japan - 81	Crisis in North China - 83	Fall of the Manchus - 84												
第五卷	A Steady Crusade - 36	The Irony and History - 68	Russia and Peace - 70	L'affaires Dreyfus - 114 The Renovation of China - 88	The Transvaal War - 168															
第四卷	Problems (4 parts) - 1/58/111/132	The Difficulties of Spain - 26	Spain - 75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 119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 119	The Philippine Question - 120	The War that Did Not Come off - 160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China - 184												
第三卷	The Greece-Turkish War - 70	India Under Queen Victoria - 109	The Chinaman as a Soldier - 129	The Partition of China - 152	British Subjects of Chinese Descent - 156	The Chinese Abroad - 154														
第二卷																				
文章分类	History and Politics 历史与政治																			

总数								69			
第十一卷								Opium Movement in Malaya - 3	Critics of the Anti-Opium Movement - 89	Chinese Reform & the Foreigner - 94	Chinese & Volunteering - 108
第十卷								How Chinese Regard the Foreigner - 39	Agri-Horti Cultural Show - 135	The Opium Question - 149	Movement & the Singapore Rifle Association - 66
第九卷								The Race Question i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 1	Case: Special Jurors; Our Modern Chinese (Maidens)	The Need for an Asiatic Daily - 41	Administration of Singapore - 164
第八卷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Progress - 184	Use & Abuse of Alcohol - 175	The King's Visit to Germany - 150	Gambling Laws - 59
第七卷								Efficient Chinese Clerks - 15	Mr Buckley's History of Singapore - 31	On Currency - 51	
第六卷								Movement in Singapore - 17/63			
第五卷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 82	Non Nobis Solum - 102	Movement of 1865 Began - 128	Awakening of Singapore - 157
第四卷	Sympathy of Japanese for the Chinese - 128	China Crisis - 128	Taking the Taku Forts - 162	China & the Powers - 185	Niggers Better Than the Boers - 42			Forest Reserves on Penang Hill - 36	Eurasian Problem - 37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 - 83	Sir Stamford Raffles on Opium - 83
第三卷								Chinese British Subjects? - 36/61	Natural-Born British Subjects - 71	Settlements on Bantam - 106	English Law to Asiatic Races - 124
第二卷								On Currency Reform - 20	Will the Chinese Reform - 36	Towards the Opium Habit - 47	China - A New Field for Straits Enterprise - 102
第一卷								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 - 60	What is loyalty? - 71	Our Poison Laws - 89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 31/70/10/157
文章分类								Local Politics 在檳榔嶼			

总数										52	
第十一卷	The Reformation of British Malaya - 131	Infant Mortality - 145	Gambling Among Our Nyonyas - 150	The Visit of the Chinese Cruisers - 161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35	Education for Straits Chinese - 41
第十卷										Chinese Schools in Java - 99	The Queen Scholarships Again - 144
第九卷	Municipalised Obstruction - 126	A Beasty Nuisance - 127	The YMCA in the East - 163							Thoughts on the New Education Code - 42	The Straits Medical School - 85
第八卷										ments at Cambridge - 166	Straits Chinese Educational Needs - 9
第七卷	Registration of Native Marriages - 70	Local Railway Travelling - 70	Bab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94	Keng's Resignation - 100	Reformers in China - 100	Gambling at the Back Door of Singapore - 126	Home Politics & Opium - 149			Educator? Travel or Universities - 6	
第六卷										First Chinese College Fraternity - 49	Education for Chinese in HK - 49
第五卷	Singapore-Kraji Railway - 163	Chamber of Commerce - 164	The Municipality - 185							Value of Self-Study - 37	Queen's Scholars - 38
第四卷	Jury List - 125	Eurasian Community - 182								The King's Scholarship - 80	The Raffles Institution Part II - 89
第三卷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70	Queen's Scholars 1899 - 71
第二卷	Chinese Member of Council - 118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 37/77/122/138	The Native States - 136	The Currency Note Issue - 118	The Johore Railway - 139	Retail of Chandu - 187	The Johore Government - 190			Self Culture - 24	Chinese Library for Hongkong - 37
第一卷	The Proposed Straits Gold Currency - 144	the Straits Settlement - 154	The Currency of Tringganu - 70							the New Educational Code - 29	Queen's Scholar 1897 - 69
文章分类										Education 教育	

总数																			
第十一卷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 57	The Queen's Scholarship - 83	The Teaching of Kuan Hua in Singapore - 106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164															
第十卷																			
第九卷	The Queen's Scholarships - 132																		
第八卷	Queen's Scholarships - 18/85	Education of an English Girl - 2	Education in the Colony - 11/69	Education in the FMS- 73	Education for the Straits Chinese - 25	The Singapore Chinese Mandarin Class	Mr-Huller's Education Report- 159	Insufficiency of Primary Schools - 219	The Proposed Medical School - 219										
第七卷																			
第六卷	Secondary Education in Wales - 122	Tiong Hwa Hwe Koan School - 166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166																
第五卷	Queen's Scholars - 118	Education for Chinese Women - 165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 166																
第四卷	Female Education in Rangoon - 125	Tuck's Predicament - 184																	
第三卷	The Raffles Institution - 139																		
第二卷	Draft Code for English Schools - 185																		
第一卷	Public Instruction - 91	English Education in Amoy - 10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at Peking - 111	English Education to Chinese - 112	Years, in Judgement Old - 142	Duties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 147	Professions for the Straits-Born												
文章分类																			

总数	24					45			
第十一卷	Code of Conjugal Harmony - 24	Conception of Womanhood - 43	The Confu-cian Ethics of Friend-ship - 73	Concerning our Girls - 139	As I Choose - 9	Law of the Sha'ee Sect - 1/149/91/1/49	the Japanese Mind to Religion - 125	Christianity & Some Older Religions - 60	Christian View of Marriage - 74
第十卷	The Average Man - 20	The Case for Determinism - 163	Women Under a Confu-cian Regime - 170		Confucianism & Christianity - 8	Students Christian Federation - 23	Law of the Sha'ee Sect - 42	Abdullah Munshi & the Earl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Malacca - 97	Recent Criticism of Christianity - 106
第九卷	The Confucian Code of Filial Piety - 12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Brotherly Love - 169			Aspects of Present-Day English Christian Life - 25	Where Confucius Fails - 58	The Confucian Cult - 72		
第八卷	Perfect Manhood -172	Basis of Confucian Ethics - 206			Confucian Cosmo-gony & Theism - 78	Confucian View of Human Nature - 144	Confucianism & Christianity - 128	Local Buddhist Mission	
第七卷	Fah: Straits Chinese Volunteers -17				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Society - 1	the Popular Hindu Gods - 53	Before Muhammadanism - 111		
第六卷	Fah: Straits Chinese Maidens -43/82	Culture - 97	Piety & Usefulness - 100		The Missionary - 5	The Christian Morality - 8	Comparative Animism - 55		
第五卷	Mothers - 112; Straits Chinese Youths - 137				The True Missionary - 36	Thoughts on Biblical Teaching - 53	Mrs Bishop on Missions - 81	Sincerity in the Search after Truth - 83	Teaching & Christian Practice - 104
第四卷	Straits Chinese Hedonism - 108	Nowhere, I. On Friendship - 136			Our Aims as a Society - 3	Chinese Superstitions - 60/98	Providence & The War - 79	Revival of Buddhism - 80	Religion in Japan - 82
第三卷	amongst the Straits Chinese - 4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 69	Straits Chinese Reform - 163			
第二卷	Mandarin, A Plea for Reform - 25	The Good Old Rule - 77							
第一卷	Moral Culture - 127				Physical Religion - 8	Our Enemies - 52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 93	Western Knowledge and the East - 102	
文章分类	Ethics 伦理				Religion 宗教				

总数						29							
第十一卷	Objections to Christianity - 182												
第十卷													
第九卷	The Confucian Ideal - 115	The Religious Ideal - 123				The Wang Kang Procession in Malacca - 119							
第八卷						Language for Straits Chinese - 121							
第七卷						Adoption among the Chinese - 136							
第六卷						General Impressions - 157							
第五卷	Teaching & Christian Practice - 141	Power of an Endless Life - 153				Chinese Marriage Customs - 58							
第四卷	The Ministry An Unpopular Profession - 87	What is Confucian-ism - 118	The Soul - 129			Straits Chinese Reform - 25/49							
第三卷						Straits Chinese Reform - 22/57/102/163							
第二卷						The Doctrine of Feng Shui - 67							
第一卷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 3							
文章分类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社会学与民族学							
						Cremation - 81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 16							
						Our Straits-Born Chinese - 69							
						Ghost - 98							
						Chinese Reform - 114							
						Social Organisations - 43							
						Reference to the Marriage Question - 88							
						Straits Chinese Reform Movement - 86							
						Social Innovations - 184							
						Worship on Society in China - 130							
						We are a Peculiar People - 166							
						Chinese Second Marriages - 73							
						Our Nanyang - 129							
						Japanese Women - 100							
						The Prevention and Repression of Crime - 74							
						Deformity as an Element of Beauty - 102							
						Chinese Idols and Real Evil Spirits - 111							
						Chinese Women - 154							

总数			30						29 (英文标题 译和中国文字 共14篇)
第十一卷		The Award of the Gods - 52	The Song of the Sun - 100	A Dissertation on Reast Pig - 138					The Fallacies of Proverb - 113
第十卷		Queer Dreams - 117/167	The Typhoon - 70/106						Anecdotes From the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 26
第九卷		Amid Mysteries - 69	The Haunted River - 108	The Harvest of an Hour - 148	Sea-Drift - 165				Famous Women - 38/94/142/188
第八卷									the Records of Famous Women - 131
第七卷		The Story of Bunga, The Suicide - 130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30
第六卷		The Old Story - 21							Chinese Literature - 66/96
第五卷		Ways & Means - 20	A Daughter's Portion - 48						China in the Raffles Library - 11/58/112/140
第四卷		Is Revenge Sweet? - 100	Vision of Bong Kham Siap - 102	Ada Wing's Marriage - 146	Lost and Found - 174				The Language of the Babas - 11
第三卷		Rodney's Salvation - 7	Her One Redeeming Feature - 39	The President's Ball - 91/156					Rudyard Kipling's Poetry - 15
第二卷		ment Among the Straits Chinese - 172	Chang Ching Chong - 13/64/84/159	The Awaken- ing of Oh Seng Hong - 108	Story of the Framed Passage Ticket - 165	Is Civilisa- tion of Failure? - 146	Nellie's Triumph - 175		
第一卷		Twixt Duty and Disgrace - 24/62/104	Two Real Ghosts - 9	A Malayan Episode - 119	Wedded by a Matron - 149	Sole and the Ring-Dove - 12/49/86/125			Book Reading - 15
文章分类									Literature 文 学

总数									15					23
第十一卷									A Dream of Life - 20	Man's Evolution - 71				Chinese, But A Man Indeed - 154
第十卷									Death's Defeat - 19					The Spice Islands - 50
第九卷									Song of the Sun - 24	The Silent Power - 181				Sidelights on Japan - 6
第八卷	Fragments of Chinese Folklore - 91	Women in Chinese History - 125	Hour with the Hikayat Abdullah - 190						Nature's Secret - 183					Flying Visit to B.N. Borneo - 30
第七卷														A Holiday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 48
第六卷	Short Account of the Lyre - 160													My First Visit to China - 1
第五卷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 80	the Chinese Can Teach Europe - 80	Literature & Philosophy - 108						Victoria R. I. - 3	Our Royal Visitors - 47				the Spanish Regime - 87/151
第四卷	On Simplicity of Language - 155	Oriental & Occidental Press - 125							Death of the Reform Martyrs - 9	Persecution of the Reformers - 24				A Trip to Japan - 62
第三卷	China in the Raffles Library - 97/130													
第二卷	What the Orange Seller Says - 18													The Chinaman in Pahang - 37
第一卷	The Poetry of the Malays - 117	Chinese Authors - 63/95/136	Ecclesiastics - 117						A Greeting to our First-Born - 2	Annie Laurie - 15				A Peep at Kedah - 10
文章分类									Verses 诗					Geography 地理

总数										5			Notes) Our New Volume - 35
第十一卷													Our Revenue - 1
第十卷													6 Obituaries (All Western- ers)
第九卷	Personal Experience in South Africa - 93												Our Seventh Volume - 31
第八卷	Sidelights on Japan - 169	Autumn in Japan - 211											Our Fifth Volume - 38
第七卷	Old Malacca - 81	Round Penang on a Bicycle - 117											English as she is wrote - 42
第六卷	Historic Malacca - 98	From Lake Erie to Liverpool - 116/7/103	Alexandra Palace Camp - 123		of My Last Tour Around the World - 150								The Scottish Universities' Dinner - 35
第五卷													The Varsity Dinner - 122
第四卷	Cambodia - 182												Our Programme - 1
第三卷													
第二卷	A Visit to Tringgannu - 43	Four Years in Bangkok - 159											
第一卷													
文章分类										Art 艺术			Miscellaneous 其他

总数					52 冊				
第十一卷	(News & Notes) Our Magazine - 125				Sunny Singapore - 28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 - 96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 119 Dragon & Coronet - 197	The Jungle - 97	The Peninsula-Malays - 98	
第十卷	Notes) Our Tenth Volume - 42								
第九卷					Geography of Asia - 22 books reviewed concerned China	James Legge - 81			
第八卷					books reviewed China				
第七卷	The Baron's Pillar Dollars - 58	5 Obituaries	Penang Gazette on the Review of SCM		Straits Currency Question - 27 books, 11 about China - 46/84/116	The Great Religions of the World - 28	Anglo Chinese Dictionary - 106	China & The Chinese - 153	the Hailam Colloquial - 157
第六卷					Problem in China & British Policy - 26	Story of the Chinese Crisis - 27			Ming's Apotheosis of Tzu-Hsi - 51
第五卷					Rajah Brooke - 30	China/ Yangtze Valley & Beyond - 72	Peking Legislation - 29 The Great Boer War - 178	Napoleon, the Last Phase - 34 Samuel Wells Williams - 30	Riddle of the Universe - 35 Yang-tse Valley & Beyond - 72
第四卷	Obituary - 10 Europeans, 2 Chinese								
第三卷					China - 68 China. Others are biographical & science	China Review - 113	Contemporary Review, Aug 1899 - 114		
第二卷									
第一卷	Our First Volume - 116								
文章分类					Reviews 评论				

总数	43									
第十一卷	Sir Henry Campbell Bannerman - 17	G.T.Hare - 38	Foo Teng Quee - 40							
第九卷	Dr Barnardo - 174	Mrs Lim Boon Keng - 191								
第八卷	Choo Choon; Loke Yew - 140/203	Phillips The Late Mr Charles - 75	Dato Meldrum - 54							
第七卷	Sir Frank Swettenham - 151									
第六卷										
第五卷	Her Late Majesty Queen Empress - 1	Max-Muller Friedrich - 10	the Life of the Author of "Play & Politics" - 91	The Late US President - 118	Sir Redvers Buller - 162	Our New Governor - 163	Sir Robert Hart - 168	H.E. Chang Chih Tung's Grandson - 168		
第四卷	His Imperial Majesty Kwang-su - 1	Gnoh Lean Tuck - 36	The Celestial Pilgrim's Progress - 41	Wu Ting Fang - 81						
第三卷	Chinese Worthies (Seah Eu Chin) - 80	Sir Charles Mitchell - 168								
第二卷	James Legge - 7	Reminiscence of Dr Legge in Malacca - 9	Sir C. Mitchell - 33	Sir A. Swettenham - 35	W. E. Gladstone - 74	Prince Kung - 76	With Dr Legge in England - 108	Chang Chih Tung, Viceroy - 121	Editor for Penang, Dr Locke - 122	Prince Dismarek - 122
第一卷	A Baba Law Student - 28	Wu Ting Fang - 29	About Queen Victoria - 29	Professor Drummond and his time - 30	Hon Dr Logan - 156	Miss Hu King Eng - 156	Dr W. C. Brows - 156	Sir W.E. Maxwell - 157		
文章分类	Personalia 人物									

总数					38								
第十一卷													
第十卷													
第九卷				The Telephone - 125	India-Rubber - 137	Pioneer Work on the Peninsular - 143	A Hint to Smokers - 146	Mosquitoes as Disease Carriers - 178					
第八卷				Physical Culture - 117	The Adultera- tion of Milk - 85								
第七卷				& Routes of the Future in the Far East - 33									
第六卷													
第五卷				Science During Victoria's Reign - 31	Amok - 39	Consumption - 115	Consumption - 123						
第四卷				Mosquito & Malaria - 37	To Smoke or Not to Smoke - 43	Consume Them in Small Doses? - 78	The Plague - 79	of Mosquitoes? - 183	Great is Science - 127	Lath - 15			
第三卷				The Steam Turbine - 1	The Rontgen Rays - 15	Health Lectures - 35	Health, Water its Chemistry & Hygiene						
第二卷	Emperor Kwang-Su - 123	Sir H. McCallum - 189		The Colour of Animals - 39	Life in the Straits Settle- ments - 54	Science Falsely So Called - 119	Parasites in Anthrills - 121	Water - 125	How Science is Nurtured - 187	Christian Science - 185			
第一卷				for Existence in Nature among Plants - 35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Public - 120								
文章分类				Science/Techn ology/ Transportatio n/ Development 雜著									

总数											
第十一卷	Christian Association - 39/129/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 129/	Singapore Volunteer Infantry - 130								
第十卷	Christian Association - 45/210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 45									
第九卷	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 - 88/136/197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88/136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 88	Singapore Volunteer Infantry - 196	SCBA - 197						
第八卷	Christian Association - 112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SCBA	Singapore Volunteer Infantry	Debating Society - 48/108/155/218					
第七卷	SCBA - 71	Chinese Christian Association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Singapore Volunteer Infantry	Christian Association - 110	Straits Chinese Recreational Club	Singapore Volunteer Infantry				
第六卷	British Association Notes - 170										
第五卷	Christian Association - 119	British Association - 119/170									
第四卷											
第三卷	Christian Association - 73	Straits Chinese Philomathic Society - 73									
第二卷	School Literary Society - 79/124	Christian Association - 79/124/192	Philomathic Society - 38/79/124/192	Men's Association - 38/124/191							
第一卷	Philomathic Society - 32/113	Association - 11/32/73/114/157	Christian Association - 31/72/113/158	School Literary Society - 72/113							
文章分类	Societies 社團 卷一										

